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CDN: PP10618/10/2012(030833)

燎火

❖纪念方修逝世10周年

❖它，给时代发出了信号
——论甄供杂文的现实主义精神 /中国北京·黄侯兴教授

❖论爱薇小说女性家长的建构 /陈菁菁

❖芙蓉中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三）

第61期
文学季刊
2020年4月出版

芙蓉中华中学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廿余载，始终坚持——

漓江

第61期

文学季刊

立足本土 面向全球
推动创作 培育新秀

目录

爝火61期 2020年4月出版 封面作品：叶玉佩



纪念方修逝世10周年

4 方修及其作品简介 /甄供

5 方修的生活与文学工作
——兀立、战斗、前进 /甄供

8 春风化雨 /驼铃

9 青年时期的方修 /柳舜·新加坡

12 片言摭拾 ·良辑录·
——《方修自选集》、《方修诗文选》

评论

14 它，给时代发出了信号
——论甄供杂文的现实主义精神
/黄侯兴教授·中国北京

20 论爱薇小说女性家长的建构
/陈菁菁·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生

诗

28 以诗传情（之五） /金苗

29 林边抒情诗（八）
情到深处——给舒眉

31 明天我依然深深爱你——给舒眉 /林边

32 反哺 /江上舟

32 锺夏田的诗

38 我都收藏 /草風

34 当代花木兰 /长谣·新加坡
——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5 郁金香 /柳喜雨

33 秋山的诗

36 王涛诗两首

37 晨里的思绪 /朝浪

37 冰谷诗两首

38 诗两首 /李楠兴

40 阔别 /宋铭

39 裸愿
——向已故陈金发恩公致敬 /巫晓馨

40 周子善的诗

36 寂寞下雨天 /月冰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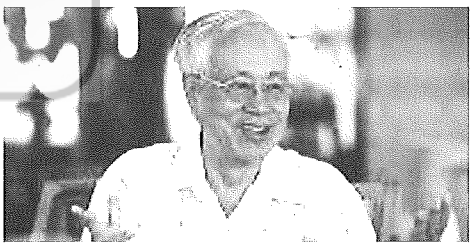
39 照妖镜 /一介

33 苍浪客无题诗两首

41 陈胜尧医学博士4语班顿

散文

44 从高青到郭洙镇 /冰谷



45 回首来时路（9）
父亲的遗愿 /翁诗杰

46 掺着一起吃 /黄浩宁

47 ng ā i n è ng您好！ /驼铃

48 铁桥村和我的童年 /高秀

51 红与专 /看看

52 东瀛追忆 /叶清润
山手线（やまのてせんYamanotesen）

53 Dr. Honey 走了 /谢伯校

55 笼子里的布谷鸟 /刘桂南·加拿大

54 坐巴士的岁月 /刘树佳
56 波萝蜜丰收记 /黄晶然
57 老伴侣 /萧洋
58 感恩生命 /石怀深
59 相貌让我想起的事 /章钦
59 我一只手跟你打 /吕才易
60 随笔两题 /陈瑞良·加拿大
61 心中住着武将 /二炮·新加坡
62 姐姐 /唐君復

序文

64 《1964——恶狼的年代》序 /丁云
66 方成英译《笑林广记》》（12、13、14、15与16）

小说

68 呼啸的风（续上期） /原上草遗作
75 饶恕他! /丁云
77 死里逃生 /宋铭
78 梦境——解脱的感觉 /纪亿萍
80 爱，长流 /洪伟健
81 草帽 /杨祥生·中国·江苏

芙蓉中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三）

83 以古人的智慧丰富人生 /许雪玲师
84 眼泪 /曾奂焜师
85 天清地静里的一枚子弹壳 /李殷乐师
85 咏三国名将 /陈静贤师
86 宋词元曲 /陈静贤师
86 恐怖分子的面具 /曾奂焜师
87 乡间的闪光体 /林俊梁师
88 不一樣 /王思齐师
89 時光巨輪 似水流年 /锺佳颖（高二孝）
90 一句激励我心的话 /吴彦芳（2019高三忠）
91 我懂得了感恩 /萧恺瑜（初一和班）
93 仿宋词元曲 /曾霓（高一爱）
93 仿宋词 /卢家文（高一孝）
93 七言绝句《军神传》 /卢家文（高一孝）

点评槟华、芙中学生作品

92 读槟华花鲜，芙蓉花美
——读槟华独中、芙蓉中华学生作品 /莫 钊·中国广西南宁
95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96 编后话

《燐火》文学季刊 KDN:PP10618/10/2012(030833)

社长： 梁冠中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创办人 甄供

主编 梁冠中

副主编 金苗

刊名题字 蔡发祥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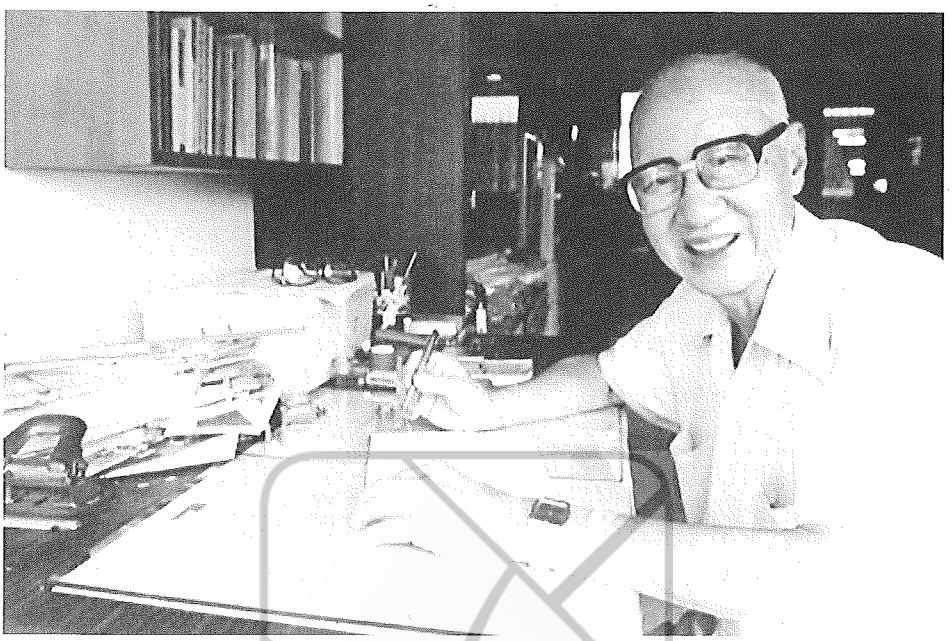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RM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或《燐火》

方修及其作品简介

◎甄供



方修，原名吴之光，另署观止，任辛等，祖籍广东潮安，新加坡公民，1922年生。曾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主编过《星洲周刊》、《文艺》、《文化》等刊物，新大中文系兼职讲师等。

方修是当代马华文学杰出的作家，著作丰富，成就卓越；他为马华文学贡献了宝贵的心血，对文学事业和文学后进的关心和爱护，一向不遗余力。

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 著述，他以杂文、文艺评论著称，著有《避席集》、《长夜集》、《炉烟集》、《小休录》、《文艺杂论》、《游谈录》等；

二、 收集、整理和编辑马华文学重要作家的作品，如以《马华文学六十年集》为总题，编辑了铁抗、张天白、金丁、胡愈之、流冰、老蕾等作家的作品选集；

三、 马华新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先后出版了《马华新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马华新文学简史》、《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马文学史论集》等等。

方修的道德文章，为世人所传颂，他的一系列著作，是马华文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探索的

（稿于莎亚南，2019年11月）

方修的生活与文学工作
——兀立、战斗、前进

◎甄供

本文尝试从方修作品、当代作家学者论述方修的文字中，探讨方修先生的简单朴素生活之因缘，以及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如何从事文学工作等等问题。

一、 方修的生活——简单朴素、淡泊自甘

认识方修先生的文友们都会知道，他的生活是极为简单朴素，“最甘于寂寞”的。他说：“多年来我确是朝着‘息交绝游’这个方向做去的；虽然做得不好，自己也很不满意，但还是没有放弃努力。我自信能够做得更好的，因为我是最甘于寂寞的一个人。”（注1）

方修先生为什么自称自己是“最甘于寂寞的一个人”呢？在他的《息游集》后记里，透露他近几年来“文章愈来愈少，集子愈出愈疏，懒散的程度，可说是无以复加了。”我想，这个时期（大约是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方修先生可能有很多时间用在其他方面，以致作品的产量未符合他的要求，因而兴起一种感叹吧？

读到他的《爱因斯但小故事》（注2），我才领悟到他的生活之所以不讲究，只要求简单朴素，再加上“息交绝游”，是有缘由的。因而他通过爱因斯但的三则趣闻引发出来的思考，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个在学术上有着大成就的人物，他的生活总免不了是极其朴素的。……起居饮食各方面，总是不能不尽量求其简单便捷，以便节省时间，用以从事研究的工作“。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究竟有限，如果生活太复杂，应酬太繁忙，则所有的功夫，已被剥夺殆尽，还能谈到什么惊人的创造或发明呢？

“……除了生活的力求简单朴素之外，他还必需集中精神，一心一意地在学问上做工夫，方能希望有所收获。……可见大学术家的成就，绝对不是能幸致，而是殚精竭虑得来的。现社会上有些所谓作家和学者，不但在衣着鞋袜上特别讲究，费时失事；而且在同事朋友之间勾心斗角，用尽心机，“其结果不成为空头文学家或不学无术者几稀。”

原来方修先生的生活只求简单朴素，是希望把时间节省下来，用以创作和研究工作。他的一些杂文集名，如《长夜集》、《炉烟集》、《游谈录》等，既是他的生活实况的反映，也是他在这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奋战的留影。

方修先生的居所，也是要求简单便捷，不像其他人那样讲究“环境清幽”和“高尚”之类。他说：“五十年来，我住过平屋、排屋，但有一半以上的时日是住重楼”——“我个人还是喜欢重楼——也即层楼、楼屋、‘柏门’（即Apartment——引者注）。

因为重楼有好几个特点。其一是人气旺；大都长日闹烘烘的，使你想生活、人世、社群。……其二是接近市区；搭车、上巴刹、问医买药都方便得多，其三是朋友们也是住重楼者居多；这样，作为重楼地区的住户，邻近经常会有三几个熟人；什么时候要朋友喝茶聊天、或托办一点琐事，联络起来非常容易，……”（注3）。

写到这里，我对于方修先生的“息交绝游”，有这样的理解：热爱“生活、人世、社群”的方修先生，怎样会完全“息交”呢？他在《怀杏影》诗中“说到人情多感慨，死生不负数周瞿”（注4），写的虽然是杏影的感慨，但也可作为方修先生的感慨来看待，鲁迅和瞿秋白“那样的肝胆相照，死生不负的崇高的友道”（注5），杏影和方修都是重视的。

综合上述，使我们认识方修先生的生活，既是简单朴素，又是平凡、他却自甘于此。在这氛围中，他探索，他攀登上创作和研究的上坡路，创造了许多不平凡：从1957年至今，出版了60部著述和纂辑的马华作家作品选集或大系！

二、方修的文学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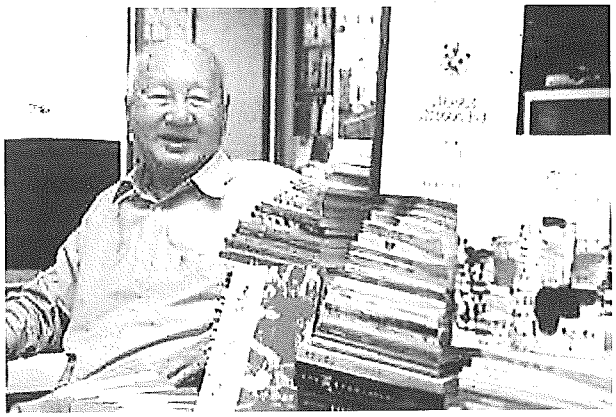
方修先生的文学工作，一是创作（散文、杂文、诗歌等），二是马华文学史的研究、著述、编纂及文艺评论。后者常为人所称道。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他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譬如他为了工作上的需要，饮食就更加简单：“您冲进／满身汗／笑说：“拍史料回来……”／显影／剪辑／誊清／扒碗潮州粥/上班去也”（注6）；方修先生常年“惯于长夜”的读书和著述，所以这个社区“在这条街最迟熄的灯下／笔尖发出的亮光／闪耀着探索者的心……”（注7）；劳累了、生病了，他豪情未减：“炉烟岁岁游谈健，长夜年年感慨慷”（注8）；……他的这些生活写照，反映出他的美德和工作风格：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不去和人家争名夺位。

1978年他的《沁园春（感怀）》，就直白地披露他的文学主张：“不赶热场，不要虚名。愿罗浮宫下，长充木石；兰台馆外，永作园丁”（注9）；“余生爱读六臣注，为记前贤荜路功”（注10），是他的誓言，也是他行动的纲领，表达他为做好马华文学史的著述、发掘和编纂作家作品大系的决心。

正为如此，方修先生的马华文学史的著述、文学大系的编纂，就显示了他的胆识和功力。我在拙文《董教总教育中心今年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里，特别强调这点。我说：方修著述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以及其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册）、《马华文学六十年集》（十册）、《马华文学作品选》（8册）与近期《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六册，350万字），是他耗费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以无比毅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这些著述里，我们看到了方修先生的学术胆识和气魄：从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勾勒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轨迹、总结文学历史的规律、发掘和汇编作家作品……等等。他是这项宏伟艰巨的文学事业的开山祖和奠基者。正因为方修先生不懈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使我们面对马华文学时，有史迹可寻，更有文献典籍可佐证，不会留下空白。

方修先生在发掘、整理和研究马华文学史料的过程中，遭遇许多艰难险阻，一是资料欠缺，二是政治的压力，三是形形色色的讨伐军的攻击、污蔑，但方修先生仍然坚持。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做为支柱呢？后来他回忆道：“我想可能是一种使命感在推动的缘故。我以为这种工作是我们应该先做的，……我们应该对前人有个交代，对后人也有个交代。同时，说得不自量些，也想尽一点承先启后的作用。”（注11）面对政治压力呢？他对马来西亚记者张玉云说：“我写文学史时，是新马的言论很不自由的时代，比今天敏感得多。在那个时候我所做的，以及别人容许我做的，都是不太敏感的课题，”因为“马华文学史，可说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社会史”（注12），新老殖民主义者都视之为“敏感课题”。

马华新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必带有反殖精神的烙印，方修先生说：“如果说反殖就是左翼，那整部马华文学史都是左翼。我认为写文学史的任务就是去记录和描写往事。至于把写文章的人看成左翼或右翼，那就不是写历史的人所关心的。尽



马华文学史既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社会史，清流与浊流的碰击或混淆在一起，都是无可避免的。

管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反殖都是左翼。我们却应该站在历史工作者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注13〕

方修先生忠于历史，在论述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时，便指出马华文学“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主义的，更不是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等等。”他的《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注14〕，是一篇重要的研究文章，可惜对马华文学历史知之不深的人，一直认为方修先生只提倡现实主义，忽略了其他流派有可取之处的作品。其实，方修先生所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法尽管采用其他流派的技法，只要贴近现实的作品，也被选入他编纂的大系之中。

马华文学史既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社会史，清流与浊流的碰击或混淆在一起，都是无可避免的。方修先生在《沦陷时期的马华文学》的著述里，就为我们勾勒日本侵略者血腥统治马来亚时期，马华文学界进行一场正邪交锋的图景。他正视这段历史，把日本法西斯扶植的汉奸文学、色情文学和消闲文学的“代表作”，摘引、剖析，并给以有力的批判。

方修先生的生活简朴，他以他的言行贯彻了人品与文品相一致的主张，深有体会的指出：“一个文学工作者，只要做人正直，对事业真诚，有正义感，有向上心，言行正常，则无论搞什么——创作也好、研究也好，总是不会太离谱的。”〔注15〕正因为他“做人正直，对事业真诚，有正义感，有向上心，”所以，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的文学事业——“创作也好，研究也好”，都做出完满的成绩。特别是在“文风卑薄堪惊”〔注16〕的今天，方修先生的上述议说，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的意义，需要我们认真去学习的。

（2001年10月稿）

注1　方修著《息游集》后记，《息游集》页172。
注2　此文收入《方修自选集1955—1977》，页1-3。
注3　方修著《重楼小诗》后记，页118-122。
注4　同上，页67。
注5　同上，页68。
注6　槐华《您的心和笔——致方修先生》，收入《重楼小诗·附篇》，页112。
注7　连奇《探索者——呈方修先生》，收入《重楼小诗·附篇》，页104。
注8　长河《读寒公〈重寄〉有感》，收入《重楼小诗。附篇》，页101。
注9　方修《重楼小诗》，页24。
注10　同上，页20。
注11　方修《新马文学史丛谈》，页31。
注12　同上，页35、37。
注13　同上，页37。
注14　方修著《评论五试》，页140-149。
注15　方修编《新马文学史丛谈》，页43。
注16　方修《重楼小诗》，页24。

春风化雨

◎驼铃

我与方修先生，始终未曾谋面。但从各方的评论以及其本身的言行，我深深体会了这前辈的温热心肠。

方老(原名吴之光)似乎很重视长篇小说，常鼓励曾经时代历练的文友创作。晚年大约听了文友的错误传说，而有所寄望，一再通过一位并不常相见的文友，催促我执笔。

对于这件事，起先并未认真看待，觉得自己不过是那一大群追求光明的所谓文艺青年的一分子。而且，也已经被人从一部早前出版的小说中认出来了；实在没有必要再以个人为中心进行什么创作。这不免有拔高自己之嫌。

怎料方老竟邃然作古，这才发觉自己待人处世事态度的轻率，居然一直没有任何回应。经过一番思索，终于决定有什么说什么，而虚拟方老的光临自己寄居的祖屋，夤夜长谈。文章一气呵成，并题为《华灯边上的寒星》，长约五万言。先于2014年印成小册子，分赠友好，征求意见，力求避免有关事件的讹误或纰漏；而迟至2016年，才交由“文运企业”申请书号，正式出版。

长篇小说当然是没有了，但机缘巧合，这篇散文成书时，适逢中国策划推出的《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征求文稿，结果全书完整地被纳入其中，而成了有关的历史文献的一部分。无可讳言，除了因此觉得事堪告慰之外，也没忘记当时执笔的动力从何而来。方老对晚辈总是满怀关切，实在不知该如何形容，“春风化物细无声”吧。

无可否认，方老的最大成就是在于马



华文学史料的蒐集、文学大系的编纂，以及个别作者作品的选录与评述。工程之大，卷帙之浩繁，于今仅见。因此，这也成就了众人所钦佩的主要方面。而我特别尊敬和感动的，却是他的真诚。

最后，且让我重复在赤道风出版的《方修印象记》一书里说过的话：对于所有有抱负有原则的人，我都深怀敬意，并不局限于那些见过面的，这就如对待中外古今所有那些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而奉献自己的一生的伟人，彼此又何曾见面？

青年时期的方修

◎柳舜（新加坡）

川波告我：2020年3月，是方修前辈逝世十周年。

许多感触涌上心头。

方修在创作上、文学史研究上的多方面成就，生前身后海内外论著浩繁，本文不想赘述。我感兴趣的，是他在二战期间，日军登陆前直至投降，以及光复后重返吉隆坡报馆，最终又来到新加坡执起教鞭——这短短数年他的生活变动。

他口述的（林臻笔录）回忆录，对这段日子的来龙去脉、报馆情况、来往朋友和同事等等，都有详简不一的叙述，但某些时候他的起居和活动着墨不多，让人只能借蛛丝马迹去猜度，去探索。

1939年春，十八九岁的方修从汕头南来，在吉隆坡近郊一个小镇安顿下来。像当时一般的中国移民，寻找工作，寻找关系，当了制造厂的员工，在同乡的商行学做生意。这个爱看书报、爱学习的青年，喜欢文艺，很快就学人家投稿，越用功越觉得时间不够用，想找一份工时不长的，能有较多余裕读书写稿的职业。

上面说的，是我们从回忆录获得的方修最早的资料。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声声逼近。

1941年春节过后，巧遇机缘，他顺利踏进新国民日报。文艺青年的第一个梦想实现了。

他有了接触社会各层面的大好机会。力求进步的方修，开始运用他潜在的敏锐观察力、剖析力，去了解周遭动态。当然，他不会放弃知识的追求，一面悄悄地建立自己的人生观。

头上战云密布。报馆当局在做停刊的准备，同事们不免人心惶惶。

1941年12月下旬，工作不到一年的方修，同几个较亲密的同事“逃难”到新加坡。这是他南来马来亚后的“第一次飞”。

新加坡之行

（1941年12月到新加坡。1942年6、7月回返吉隆坡。）

如果说，新国民日报这份工作，是方修进行社会探索的初阶，学到了怎样在复杂的报馆、纷乱的大环境去观察体悟和判别，学到了怎样分清黑白是非，同时结交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那么，“逃难”新加坡这趟行程，虽然仅仅六七个月，他却经历了别人穷一生无从取得的人生经验。战争在他的眼前荧幕般展开，炮弹在头上呼啸，友人四散，贫饿跟随，触目尽是毁塌和杀戮。

回忆录说的方修一行人逃难到新加坡，逃难一词使我百思不解。新加坡是南洋华侨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又是抗日援华的大本营，各地领袖精英常在此地策划、集会、发表公告、号召抗日。既是非常时期的龙头，日本人焉能放过。

方修和几个同伴，都是血气方刚的文化人，新加坡已成了抗日总部，他们是来“避难”的吗？他们热血澎湃，赶到新加坡不正是想尽一份力，为侨胞做点事，并且在战争来临前实地磨练自己，充实自己？

我这样的臆想，有事实佐证。

当时为了抗日卫马，新加坡华社成立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并且筹建民众武装，招募义勇军 。同伴中的李蕴朗、王式民投效义勇军秘书处，彭友真参加另一个抗日组织。文化界有一个规模相当的“文化界抗日联合会”

，由郁达夫、巴人、胡愈之领导，抗日文联积极活动，开办文化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培训抗日卫马的文宣。

方修前去报名，接受全面训练。青训班分为甲、乙两班，四个中队，每队25到30人，主办当局供住宿和膳食。训练课程包括讲座、朝会、晚会、课外活动、自修。

巴人、汪金丁、郁达夫、陈仲达、黄声都讲过课。

一到新加坡就投入轰轰烈烈的运动，像逃难吗?

1941年12月底，华侨义勇军由新加坡市区开往兀兰前线，总部的林江石、林亚当在誓师大会讲话。

英国人决定放弃新加坡。青训班领队告诉同学们，沦陷以后“抗日”转入地下，要继续参加抗日的分为三种，即全职、半职和部份时间，由同学自行选择。

问到方修，他的回答是：我是单身没有牵累，也没做事，不论全职半职或其他都行，由你们根据需要去决定。

回答如此干脆，可见心意已定。

方修留下通讯址，始终没接到消息。领队出了意外?

沦陷前几天青训班解散。

新加坡沦陷初期，他茫无所适，几乎居无定所，在麻将馆“隆帮”过，同三山五岳的人物打过交道，当过菜贩助手，差一点卖报纸，尝遍孤单无依之苦。

新隆火车恢复运行，本来约好丁史浪一起回去，启程那天找不到丁君。估计被日本特务掳走。从此杳无音讯。

回到吉隆坡郊外小镇

（1942年6、7月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共3年1、2个月）

这是一段“乏善可陈”的日子，先后做过掮客（水客），买卖香烟火柴等物，当过脚车店帮手。

日军通过爪牙搜捕知识份子。方修的三个朋友戴清才、丁克浪相继遭毒手。连同新加坡失踪的丁史浪已知的有三人。

他在广肇会馆发现一批藏书，让他在兵荒马乱的日子仍可以选择性地学习。

方修还叙述了两件很“凑巧”的事：

（一） 他和旧同事符宏开的相遇。符说，目前在石山脚做点抗日民运工作，问方修是不是可以帮一手。过后却不再联络。

（二） 日本投降前几个月，方修被捕入狱。说是由于一件窃案，警探当作政治案处理，“不知怎样把我拉了去：”发现方修的笔记称赞“黄帝”，警官作“英帝“——赞美大英帝国，不是抗日份子是什么!

关了两三个月，幸亏最终获释。

进入《民声报》工作

（1945年10月到1946年4、5月）

一般人熟知的抗日军创办的《民声报》，方修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家相当商业化的报馆，自由散漫的气氛很浓厚。

从工作人员的背景，参差不齐的素质，自由散漫的作风，方修不仅目睹，而且身受；内外勤他都做过，认识了许多当红人物。曾经跟随马共属下的青年剧团巡回演出，一边将特写赶送报馆。

报馆里的作家编辑，他最怀念的是周心默。另有吴冰、西玲，以及老总林芳声，翻译戴益美，回忆录对当年彼此之间的往来细节、人品性格都有饶有趣味的描画。

1946年他决定离开《民声报》，主要原因应是好友李蕴朗、王式民和侯斌彦合资创办《中华晚报》，邀方修参与工作。是否《民声报》某些方面令他难受也说不定。

然而《中华晚报》命运很短，几个月后宣布停刊。可想而知心里的滋味。他和

李蕴朗决定再往新加坡。这回，方修并不准备重操报业，他改变想法，想当个教师，做“猢狲王”。在报馆服务的一年间，读书少，休息不够，预设的读写计划多已落空，他认为教书工作可以储备更多业余的时间。

二度前往新加坡

（1946年7月直到放弃教职，长期任职《星洲日报》，“终老星洲”。）

以方修的学养，小学教师这碗饭并不难吃。不过当年华校每近年杪，教职员频频更动，常因迁校换址忙得不可开交，精力时间花得冤枉。他在边加兰教过，在印尼峇莱教过，最后两年在新加坡教了五间学校。

战后百废待兴，民智普遍觉醒，中国和周围殖民地的解放斗争，激励当地华人投身争取独立的运动。

这时候的方修，已经不是当年十八九岁的“新客”。经历了新加坡的“保卫战”，经历了炮火连天的沦陷和凄徨，进过日本时代的牢狱，蛰居吉隆坡的三年多友人罹难朝不保夕……然后日本倒了，文化堡垒之一的《民声报》，却燃不起他的希望之火。

决定前往新加坡当猢狲王之前，他的内心是何种感受?

他还是个真诚的文艺青年，他还想好好做点事，可是眼高手低。

他需要改变生活，充实自己。

他的人生观应已成形。

腾出时间是第一步。假期时间多，可以兼学英文，可以做更多事情。

一个25/6岁的好学青年——方修开始当教师，教书纯粹是一份职业，方修却意外地收获了另一些经验。

首先，认识了几个校长和教员，其中有战前知名的作家。沈思明不但在学校成为挚友，沈所组织的“求知社”，更在假日和放长假期间，成为他与一班热情青年欢欣相处，读书听课的好地方。

沈思明活生生是个左派，诚心诚意为朋友办事，住家就是社址，社友就是兄弟，他为朋友介绍工作，寻觅住处，“不管下一餐有没有白米，朋友来了一定要请吃一两碗饭”。太太向熟人诉苦，因为无从改变他的“为群众服务”的爱心。方修这么感慨说：在一个大时代里，一个好朋友常常不可能成为一个家庭里的好丈夫。

“隆帮”在求知社的独身汉、失业者此去彼　来，方修扩大了交友圈，刘思、黛丁就是在求知社结为朋友的，还有始终来往密切的以今、叶冠复等。

求知社每个月举行座谈会，讨论问题广泛，有哲学上的，有文学作品的，诗人铁戈的诗作曾在座谈会受到批评。马华文艺独特性这个课题，在一次座谈时沈思明引述胡愈之的观点。还有一次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余柱业讲解宪制白皮书。

青年方修应该是个有个性的人。他叙述的人和事，有时几近细节，对人的批判带着感情，有的先肯定后否定，有的先否定后肯定，都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他的个性之一是：想做的，一定戮力去做；认为不该做的，被欺弄的，绝对拂手不干。

二战前后历经苦难，良友凋零，他想必须做点东西，纪念正义的亡魂。拿到第一批马华文艺史料，他一段段摘写发表，得到好评；史料发现得越丰富，他自觉肩上的责任越沉重。

在求知社求到的“知”，伴随着他的研究、他的写作；如此鲜血淋漓的历史，如此众多的英勇事迹，浸透他的筋骨。他知道 自己不是冲锋陷阵的角色，他是一匹顽强的骆驼，惯于风沙，惯于跋涉。

这样，数十年光阴，方修完成了一部部著作，作为他对早夭友人深切的悼念。

新马文学界从此有了一部贴近灵魂、贴近史实的文学史。

片言摭拾

——《方修自选集》、《方修诗文选》

◎良辑录

1933年，萧伯纳东来游历，偶尔发些尖锐的言论，刺痛了一般绅士淑女，同时也就引起人家的憎恶，鲁迅先生因此曾为文替他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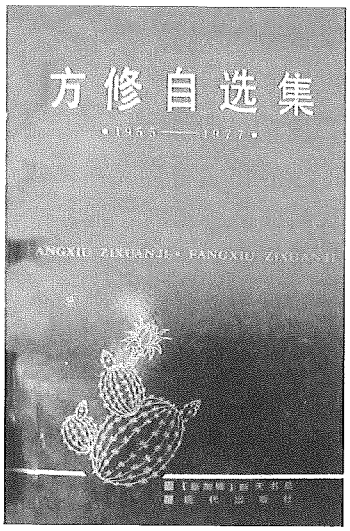
“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祇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爆弹，去投了的，祇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对于萧的言论，侮辱他个人与否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

“鲁迅先生明知有些人不无缺点，但却特别取其一段一节，加以褒扬，以利于为社会的战斗，这实在是他知人论世的一种独特方法。”——摘自《知人论世》



“凡是稍为读过鲁迅的文章或别人记述鲁迅的生活的文字的，谁都知道鲁迅自从在广州目睹某些青年的‘投书告密’和‘助官捕人’的行为，尤其是他自己的思想越过了进化论阶段之后，对于青年的认识已经极为正确；谁也都知道鲁迅曾经吃过青年人的亏，如‘义子’的故事，高长虹向培良的倒戈，做化学教师时受学生所戏弄，以致炸伤手脸等等。

鲁迅固然吃过某些青年人的亏，却也没有因此而‘对青年失望’。他所感到失望的，祇是青年中的一部份。对于广大的年青的一代，其寄望的殷切，是始终如一的。所以他说：‘青年又何能一概而



论，有醒着 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摘自《鲁迅和青年》

实际上，鲁迅就只有那么一个，无所谓真假，卸不卸外衣都是一样，不怕谁来加以彻底的暴露。执笔为文，议论积极，意态奋进，正是他的本色，并非为着读者着想而披上外衣；这一点，只需看看他一些原先并不准备发表的文字，就可得到证明。青年们也并不如某一种人所想象的那么幼稚，会把鲁迅幻想得太离谱。大家都知道，鲁迅是提倡“壕堑战术”的，“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

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但有时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鲁迅就是这么的一个战士。如果把他吸烟喝酒的一面，认为才是真的卸去外衣的鲁迅；把他向敌人开枪，以至短兵相接的一面，说是假的或青年们幻想出来的鲁迅，那正是歪曲了鲁迅。——摘自《关于鲁迅的传记》

报刊的文章，时间性较受重视；书籍方面，读者倒是比较要求内容的坚实的。鲁迅的杂文集就是一个例证。那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作品，“时间性”似乎老早失去了，然而读者却是愈来愈多。——摘自《翻书偶记》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七律的首句，方修的白话翻译，长夜的熬煎，消磨了我的青春；妻儿幸免饥馑，鬓发白了几根？“过春时”是对于青春逝去的略感悼惜。“惯于长夜”是一个意象，“过春时”是另一个意象，也就是说，作者所“惯于”的是“长夜”的生活。（因而在长夜生活中送走了青春）“惯于”这两个字，含有“放纵”“放任”的意思。鲁迅说他“惯于长夜”，相当于自言不会爱惜健康，放任自己长年累月地过着熬夜的生活。——摘自《鲁迅诗‘春时’小探》

因为鲁迅的真正特色是在于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代表着民族文化的正确方向，英勇的冲锋陷阵，成为华裔的民族魂。这样崇高的典范，求诸我们周围一般舞文弄墨的朋友，难矣哉！现在看来，倒是教育界的斗士林连玉，庶几近之。——摘自《关于林连玉》

我们这一代人，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的书，其次是郭沫若、茅盾等。我们就是从这些中国新文学大师——特别是鲁迅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而长大的。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我们这里还出过纪念特刊呢！——摘自《新马文学史问题访谈录（一）——答美国魏慧、杭州戴李黎问》

他们（指鲁迅、郭沫若等）引导你向上向善，精神有所提升，情操有所提高。这些作家各有各的特色，但总的方向都是鼓励我们上进，融入时代洪流去。就个别的作家说，鲁迅和郭沫若给我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的书我自然读的比较多。巴金的书也有很多人在读，而且有人受到他的鼓励而走上社会改革的道路。当时也有人说巴金的书思想深度不够，年轻人稍为成长了之后就再也没兴趣去读了。但当时的年青人还是不少很喜欢巴金的激情；他们还不能欣赏鲁迅的冷静。总的说来，在那个时代，像巴金这样的作家，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摘自《新马文学史问题访谈录（二）》——答（砂劳越留台学生）黄妃问

我所强调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只要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贴近现实，贴近时代，贴近历史发展规律，写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是象征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并非一定要一般所谓的“写实”不可。我所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诗集》里面就选录了不少现代派的作品。因为我以为那些作品很有点现实主义精神。——摘自《新马文学史问题访谈录（二）》——答（砂劳越留台学生）黄妃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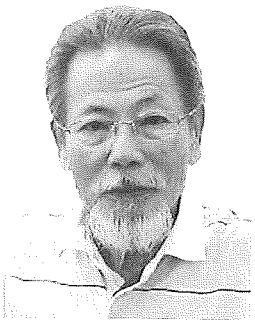
尽管杂文品种繁多，内容包罗万有，我个人总觉得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即鲁迅所谓“纵意而谈”的批评，包括一般时评、短论、随笔等，文字比较直露。第二类则是鲁迅所谓“砭固弊常取类型”的写法，艺术的概括性比较强，接近于文学创作。杂文

（文转第14版）

它，给时代发出了信号

——论甄供杂文的现实主义精神

◎中国北京·黄侯兴教授



甄供

在接触马华文学过程中，我的视线已经从吴岸诗歌礼赞的达邦树，移位到了甄供杂文所栽培的麒麟刺。

马华文学经过几代文学家们共同艰辛的营造，到20世纪末，业已形成一支颇具实力的作家群体，并陆续创作了各具风采的作品。在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我以为诗歌与散文各领风骚。成绩尤为突出，犹如马华文学的两朵绽开的奇葩。而在广义上属于散文的杂文，在这百花丛中又堪称是一枝独秀。

甄供杂文不啻是在“杂文荒芜年代”里显现出“真正的杂文”的特色，而且以它日趋纯熟多姿及其民族化、本土化的艺术走向，使马华杂文日见其斑斓。

做“消毒拔肿”的工作

鲁迅先生对于杂文这种文体有过形象的解说。“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①

甄供先生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裔杂文家，他的杂文系列，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战斗的传统，执著社会，执著人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勉地做照秽水、看脓汁、研究淋菌、解剖苍蝇的工作，终于有《里程集》、《春泥集》、《麒麟刺》、《叶的事业》、《蒜苔赋》、《甄供文集》等杂文集奉献给读者。

➤➤

（文接第13版）

作家的笔下，这两类作品常常是兼而有之。但风格总是各有偏向……我个人有时把前者称为广义的杂文，后者则为狭义的、或较为严格意义的杂文。……不管是狭义的杂文也好，广义的杂文也好，……。杂文的特质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它的揭露性、批判性、战斗性，负担着反腐朽事物，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良好感情的任务。——摘自《谈杂文》——连奇《小楼随笔》代序

甄供的这批杂文，内容涉及甚广。国家民族、政治经济、人情世态、社会风气，以至文学艺术、思想修养、读书生活、男女爱情等大大小小问题，可说无所不谈。作者对于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荒谬悖理的言论、以及危害社会大众的行为，都及时地予以强有力的揭露与批判。与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作者的笔底也不乏热烈的赞美和讴歌的一面。

真正的杂文的作者，必然是这样有所憎，有所爱；能憎能爱，爱憎分明的。——摘自〈甄供著《蒜苔赋》序〉

甄供根据自己多年创作实践经验认为，杂文写作是一项“严肃的劳作”，“不可掉以轻心”，而且“需要一点眼力、腕力和艺术技巧”，否则只是“徒有杂文形式而无杂文风骨的篇章而已”。他给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定名为《蒜苔赋》，便含有两层意思：“一，杂文写作固然需要一点眼力，但更需要有个引爆点，使思维活跃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好比炒菜，没有蒜苔‘爆锅’，纵使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也难美味可口的；二，我以为杂文的写法，不妨‘杂’一些，但却要‘文’——文采——来规范，使之内蕴丰富，形式漂亮一些。”[2]选准“引爆点”与讲究“文采”，构成了甄供杂文思想艺术的两大特色。

综观甄供杂文所包容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诚心、勇气、睿智和机敏。他真实地而不是虚伪地，充实地而不是空洞地，热情地而不是冷酷地，朴素地而不是浮华地，及时反映自己所目睹的或所体验的社会人生；作者以他那敏锐犀利的目光以及讽刺诙谐的才能，细细剜剔病态社会人生的种种痈疽与赘疣，专心做“消肿拔毒”的工作，[3]以期获得疗救的希望。

引发滑稽“文字案”的《要有八部天龙精神》一文，引起读者兴趣的不在于因它“抵触公司利益”而打的一场官司，而是作者那入木三分的议论与鞭辟入里的批判。该文写于1990年新春，年轮转入庚年的马年，作者从生肖、年俗进而议论华族二重社会心理——趋利避害，藉此揭露某些人靠瞒和骗去粉饰社会、麻醉自己和满足他人的伎俩，“马年说马”，作者已经警觉到“在马年中或者往后的日子里，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必然会削尖头颅，或假扮伯乐，四处招摇，或伪装成千里马，扬蹄作状，捞取名利的吧”。

他因此告诫“正直的人们在拆穿这鬼域把戏之余，在没有真正千里马现身之前，理应大力发扬八部天龙精神：认定目标，甘作人梯，不卑不亢，去踏破万里关山”。作者在鞭挞那些投机钻营的社会丑类时，希望在华人世界里能更多涌现这种默默实干、不争功取宠的八部龙马精神，坚持着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真、善、美的美学原则和“为人生”的文学道路。

现实世界给各色人等提供了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净末旦丑尽可以粉墨登场。但是具有清醒现实主义精神的杂文家，则以他的能透视人的灵魂的“镜”（显微镜抑或是照妖镜）去窥察和揭橥那扰攘纷繁的人生舞台。例如庆祝教师节，这原本寓有尊师重教的神圣的含义，有的名公却呼吁要在女教师中选美——“选出一些美女式的教师来”，还美其名曰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让学生“以师为鉴，搔头弄姿，一副乃师模样”。畸形社会里产出的“人妖”，已为正派人所不齿，然而却有一些性变态者把他（她？）视为“瑰宝”，玩赏之余，还要举办人妖“选美大会”，于是“冰肌玉骨”的、“色艳桃李”的、“油头粉面”的、“风姿绰约”的“群雌”成一大景观，还要选出人妖“皇后”。又如某报揭载一幅嗜毒者毒瘾发作后呈“似睡非睡”状的相片，配以文字曰“醉卧沙场”。作者因之指出，“肉麻当有趣的事，其本身毫无漫画化的，反而被披上正经的外衣出现。肉眼凡胎者不辨真假，不知美丑，当然也恬不为怪，于是当作正经的事物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下来，难怪我们这个社会里，问题的青少年穷出不已了。”（《肉麻当有趣》）

可以看出，当甄供沉潜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时，注意到了时代的嬗变与社会的病态，并在此嬗变与病态中执著于对人的本质、“人”的观念进行反思。

舞狮，是华族文化的一环；历史的积淀给它以“雄壮威武而又生动活泼的形象”，构成南派“醒狮”的特点。但在商业大潮席卷下，金钱的诱惑驱动，舞狮变得庸俗、市侩，醒狮不再清醒，“成为庆吊的陪衬品，名公要角出台亮相时的前奏曲，佳节时赚钱啖饭的工具”；所谓“百兽之王”，逢人只会哈腰屈膝；顶礼膜拜。这些举止虽然只是“某些类型的华人意识形态的一种表征，但作为整体的华人文化来看待，却是一种侮辱和歪曲”。作者建议南派不妨多学一些北派舞狮的翻滚、跳跃、跌扑，人狮对扑等表演方式，那反省的要害在于“醒”！（《舞狮艺术和华族文化》）一个“醒”字，传递了多少弦外之音！

传统的习惯势力与因袭的文化观念，给人们留下沉重的精神包袱，使国民变得愚昧、麻木、迷信、萎缩。因此，反对迷信、倡导科学成了甄供杂文的重要主题之一。例如当宇宙出现“九星会聚”的天文现象时，许多国家的百姓惶恐不安，以为地球将停止自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时新闻媒体本应以自然科学知识给予澄清，但印度《星期日先驱报》反而为迷信传播种种不祥的预测。作者认为，恐惧的由来，是基于“人类的本能以及人性的脆弱”，不必多加嘲笑；“可诅咒的倒是那些说海话的假科学家，爱吹牛的星相家，善于制造危言耸听的‘艺术家’、‘文化先锋’，在人类生命未完结之前，预设恐怖，进行戕害人类精神世界，使之濒临于‘末日’边缘”（《九星会聚”的恐惧症》）。作者还认为，泛泛指责那些相信命运的人的愚昧无知，固然无可厚非，但更要紧的是用科学去戳穿那些鼓吹宿命论的骗子的种种骗术。“只有以社会科学知识来扫瞄，才能廓清这万里尘埃；当人际出现虚假反常的时候，只有以冷静的心，渊博的知识来鉴别”，以期让读者看清那些“摇唇鼓舌的牛皮大王、摇旗的小卒、满嘴海话和扯淡的文场小瘪三”的嘴脸，（《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作者始终把镜头对准那些跳踉小丑，撕碎他们的伪装，让他们现出原形。现实主义的笔触使这些杂文具有一种震人魂魄的力量。

寻找最佳的“引爆点”

“在人的本性的最深处蕴藏着一个永远活跃的笑的源泉，它能够使事物深化，使可能被人疏忽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没有笑的源泉的渗透力，生活的无聊和空虚便也不能发聋振聩”。[4]在社会现实中去开掘“笑的源泉的渗透力”，我以为近似甄供要在构思一篇杂文时寻好的“引爆点”，从中提炼出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东西加以揶揄与批判。例如对于报章上刊布的讣闻或悼念文字，虽有“典范”“栋梁”一类的溢美之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以为是情理中事。但杂文家却从中发现其诡诞：“做戏的成份高过于真正的哀伤”——“叫叫嚷嚷，锣鼓喧天，目的在于耸动看客的耳目，悼念的成份经已淡薄了”。（《略谈悼念之类》）作者还发现一些悼念者借死人给自己贴金的卑劣的利己主义的动机。那是在翁美玲自杀身故以后。

作者说：“在灵前俯首的衮衮诸公诸婆中，真心哀恸固然有之，但是，借三尺灵台来演戏，凭藉死人灵光使祭奠者脸上增辉的，谁敢说没有呢？”（《略论悼念、翁美玲的追思之类》）如此注入“笑的源泉的渗透力”，即在讽刺文学的高层次结构上所凝结的这种渗透力，使甄供的许多杂文（如《狗·爬行·蔡金海》），《略谈兽性》，《龙的变异及其他》，《人言·鬼话·歪头申公豹——略论翁美玲之死》等）具有“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⑤的艺术功效。

初读《羊·狼·虎》一文，以为是对鲁迅《忽然

想到（七）》的刻意模仿，重复着“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的主题，但细细揣摩以后便可发现作者有自己立意之所在。作者想说的是，“羊的驯顺，狼的贪婪，虎的凶残，在华裔社会里，却被揉合而成为某类人物的一幅心图”。这种畸型心态，作者根据自己对华族社会的了解，以为他们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都是以“婢仆之态”露现，这也与华人的社会地位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关，作者因此强调“自救”以治疗华人的“心病”。这应该说是作者从“羊的驯顺”现象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最佳的“引爆点”。

古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友谊，留下了许多让人怀古的历史遗迹。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就有闻名遐迩的“三宝山”；然而传出州政府要铲平三宝山的消息后，华人领袖、华文报章频频呼吁，要求留存此史迹，俾方便后代寻根探源。作者据此对华人的灵魂作了深层的拷问。如若三宝山有幸存留下来，“华族文化是不是也在这样模式下保存下来呢？只有史的回顾底欢欣和荣耀，而不努力从古今一脉、古可鉴今、今来自古等各个方面去探索方向和发展的轨迹，只在修补老例下寻求满足，华族会不会步上山猿的后尘，成为世界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块化石呢？”这里既批评了华族，因循守旧的历史惰性，又指出了凝固为“化石”的危险性。保存史迹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鉴今，为了发展”——“发展我们优秀的文化，为国家文化宝库增添一些瑰宝，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如莺啼嗄，似虎长啸”。（《古今　古今　古古今》）作者在告诫华族同胞防止“化石”化的同时，还适时地给时代发出了立足革新与发展的信号。

鲁迅说过：“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6]甄供对于保存三宝山问题的再度思考，着眼于它的价值和意义：即不仅仅是保留祖先的坟地、风水和名胜古迹，还应该去“追逐那如澜似涛的历史浪潮”，由史家去研究华族的那段拓荒史，“以补充华族历史以至大马历史上的空白和不足”。（《风定始知蝉在树——谈保存三宝山》）研究历史是为了给华族后裔留下一份文化遗产，那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了“保古”。

甄供对于华族社会怀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从华族政党或社团的争斗、内讧中，作者洞察到了华族某一层面的“沙化”现象。如“自诩代表全体华人利益的某政党，党争喜剧甫开场，就已是锣鼓喧天了，迨至最近，凡有开会，双方人马除骂爹咒娘之外，还要以铁公鸡来娱宾，搞到头破脸裂，非劳动警伯到场劝阻才甘罢休”。作者意识到，这是“民族颓败衰亡前的征兆，正如花木身上的病虫枝和徒长枝，倘任由留存或蔓生，必然危害到它的主干的生长”；因此必须加以剪修，以期枯木逢春。然而作者诘问道：“谁可充当护花的园丁？”（《病虫枝·徒长枝》）以上这些战略审视，反映了杂文家胸襟之开阔与思想之深邃，是杂文家兼具思想家品质之所在。所以我说优秀的杂文家应该同时是一位思想家。

甄供对文坛文场的扫瞄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当人们慨叹华族地位日益式微，民族文化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也日益受到蚕食时，作者却从另一个视角发现华族文化艺术内部隐藏着的另一种危机：“自我的蚕食”。无论是舞蹈还是戏剧，多是常年尘封的节目，未能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这种毫无生气的艺术，“只是背负着传统的包袱而迈不开步子，即使不是外在的蚕食，它的生命也终会有一天自行枯萎，这是自我蚕食的必然结果”。怎么办呢？“创新”才是正途——“我们早就应该有现代题材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相臻完美的舞蹈和戏

剧出现在舞台上，以符合时代的节拍”。（《另一种蚕食》）这些真知灼见，同样传达了时代的声音。作者对于这样一项调查材料是格外重视的：“马来西亚的儿童每天都有机会看到8个杀人及50个接吻的镜头，52支各型枪械，28响的枪声。周六和周日的残忍镜头占每周残忍镜头的43巴仙；如果儿童由下午三时起至晚九时一直观看电视节目，就有机会看到4个杀人镜头，24支各型枪械，听到15响枪声及看到38次出拳打人的场面……”当恐怖与色情的影视严重毒害少年儿童，以至“作奸犯科的案件层出不已”时，如果以为“儿童不宜观看”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恐怕是一种心造的幻想”。（《娱乐与教育》）根源在于社会：“冷酷，势利，没有人情味的社会！”（《悬案之外》）就像“妓女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的悲剧，是社会罪恶的一种显影”，（《最古老的职业》）在较小的格局内去揭示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或揭露抨击，或嘲讽调侃，或议论，或纵谈，表现了甄供杂文的“匕首”“投枪”的犀利性及其攻击目标的准确性；作者所选取的题材和议论的问题，它的理想思辨的特点和严密的逻辑力量，都给读者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移人情”与讲究文采及其他

甄供杂文讲究文采，“内蕴丰富，形式漂亮”。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7]“移人情”是融合了时评、政论性质的杂文，因此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天马行空，纵横自如，显现了甄供杂文豪迈、奔放的风格特色。关于华族是“龙的传人”说，作者浮想联翩，就有许多精到的议论。“所谓龙者，不过是先民们的寓意和幻想，把鹰爪、蛇身、鹿角……等禽兽的特征进行另一种组合的产物罢了”，作者征引《庄子·列御寇》说朱泙漫向支离益学屠龙术，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为何学而不用？“因为天底下没有龙！”既然龙是虚假的，从历代帝王自称是龙的化身，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仍要把“龙”的纸冠套在族群头上，并以龙子龙孙自况。这只能说是人的焦灼心态的一种折射。作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真正的生龙活虎者”——“这就是那些默默贡献一切的人们；正是他们，推动了社会的齿轮，挥戈仗剑地维护了人间的真善美”。但也有“想摇身一变，幻成屠龙壮士”一类小丑，与其说他们是“龙中之龙”，不如说是“一条昏虫，一只浅井蛙”。（《龙·昏虫·井蛙》）

作者进而议论“一龙生九种”的民间传说，从中提取一二种加以辨析。例如“席位多分配几个，可捞性便大为提高，某党党要便满怀兴致地说，华社的权益是靠他们的官运亨通而福荫的，这不就是八蝮临河照影的姿态吗？风雨如磐、还磨刀霍霍，打击异己，争名抢位夺利，这副冷酷心肠，不正是睚眦的孝子贤孙么？”古代神话传说，作者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在谈古论今中，以厚重的文化涵盖，娓娓道出了华裔族群“是龙是虫”的本相。（《龙的变异及其他》）

简约生动地把思想形象化，是甄供杂文能“移人情”的又一艺术特点。这些杂文虽然也画出了时代的眉目，却不是报纸社论的翻版，也没有那些硬邦邦的概念化的政治说教，作者仿佛在广袤的大地上自由地驰骋：有的轻松活泼，谐趣横生；有的平淡无奇，意味无穷；有的笔力遒劲，寓意深远。作者总是在最少的文字中以饱满而热烈的情感和他的读者对话，譬如《混，混，混！》一文，借唐初大将程咬金于隋末被群雄拥戴为国王的历史故事，揭露那

种世代相传的“奉天承运”的造神术。作者指出：

时代虽然是80年代，想当“混世魔王”的人，还大有人在。你看，我们那些深谙“民族大义”三味的英雄，凡有集会，除做斗士状之外，还会歌星似的即席引哼高歌，霎时歌声嘹亮，引得人人要洗耳。听说，中外古今的政治家都会吟诗作对，什么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的名句也会脱口而出，目的在于述怀表志，制造形象，曹阿瞒横槊赋诗便是一例。可惜我们的英雄不会吟诗，只好以歌代诗了。

不会做诗固然可惜，但仍有术存焉，那就是假借。现在不是有人刻意扮成岳飞和文天祥的模样，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么？但结局不是赴义，也没有人蹈海跳楼，而是步上终南捷径：趋炎。

……

未了，作者慨叹道：“嗟夫，时逢‘乱’世，是混世魔头舒展拳脚的好机会。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腾跃跳踉。唏嘘啾唧，能‘混’得多久呢？”这篇借古讽今的杂文，在淋漓酣畅的夹叙夹议中，形成嬉笑怒骂，自成一家的格局。

谈古论今，借古讽今，以古鉴今，是甄供杂文常用的手法。在《盗·道·屠刀》一文中，古今之比照，意在揭示今之变质与颓败。作者从华人郭鹤尧遭绑架，华团呼吁绑匪能以华社前途为重，让郭氏安然归来，以示“盗亦有道”说起、而对于“道”之于盗、古今有别作了一番议论。《庄子·胠箧篇》记载着盗跖的门徒问跖“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作者藉此说明古之盗者拦路行劫，所得财物乃分予同一命运的可怜人，服膺于“道”。今之盗者，“包天的义胆，盖地的忠肝，这已是扔进垃圾桶里的废物，他们何曾信之有？只要阿堵在手，今之盗者不是为个已盘算，便是去充当‘火山孝子’，赌场的忠臣，妓寮的豪客。以古观今，可见今之盗者已不成气候，一蟹不如一蟹”。那结论是：“盗底‘道’的变质以至颓败，是社会浪涛冲击的必然结果，难怪其然的；你看，现实社会中，争名，夺利，霸位，时而有明火执仗的豪夺，时而是‘叶底偷桃‘式的巧取，这不是一种盗贼的行为吗？然而，它却是世俗所默许的事，光明正大得很。”作者对古今盗之褒贬，写来庄谐杂陈，挥洒自如，虽带着芒刺，却无剑拔弩张之势。

《月到中秋·人近中秋》堪称一篇“美文”。它近似鲁迅所称道的取法于英国随笔（Essay）的“五四”散文小品，“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8]作者从中秋明月“那一派清辉仍然是那么迷人”说起，重点议论赏月和吃月饼。先说赏月“说到赏月，古今中外都得讲究条件，直白他说，就是要有钱也要有闲。譬如，你拥有一幢别墅或一间宽敞的住所，闲时漫步登楼，‘举头望明月’，嚼着什么‘霸王莲蓉月饼’之类，伴与香茗或黄汤，雅兴勃发，能涂鸦几句，那真是风雅之至，纵使‘霸王’在世，威风也不过如此，可惜普通的人，特别是那些生活于水平线下的人们，并没有那么幸运，纵然有闲，但凭窗远眺，月亮却被窗叶割切得四分五裂这实在是大煞风景的事。”穷富之悬殊，是作者在漫不经心描述赏月中映衬出来的，说明赏月“要有钱也要有闲”。接着便叙述无闲赏月的“俗人如我者”尝月饼事。经济日益萧条，与“霸王”“加头”等名牌月饼自然无缘，只能莲蓉月饼了。月饼被切开，呈现出月亮被窗叶割裂的状态：四分五裂。原因是“油水”太少，松散乏味，“不似月饼

的月饼”。作者忽然联想起某公关于华社四分五裂的论调。“试想，华社之所以四分五裂，不正是那些高举‘义旗’的手滥砍乱伐、榨取‘油水’，买空卖空的必然结果吗？文章结尾把月到中秋与人近中秋融汇在一起了：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近中秋呢？特别是整个华社，会不会分外穷——贫瘠，山穷水尽——呢？这是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

我想，当时代陷入荒谬的极端，正是急剧转折的开始。你看，风砂扑面，荒凉不毛之地，不是时有清脆的驼铃的讯息，印证着古代诗人的预言么——

“劝君放眼寻将去，更有蓬莱在人间。”

这篇杂文不全然是讽愉和批判，它委宛地表现了作者思绪的起伏变化，吐露了作者对华族社会美好未来的幢憬。好的杂文就是一首诗，一首能拨动读者感情之弦的抒情诗。甚而至于描述富人登楼赏月、俗人品尝月饼也都赋予了诗的意境与韵味，让感情的溪流在哲理议论中回荡，哲理的火花又随情感的宣泄而闪烁，末尾更把读者导引到理想境界的“蓬莱”中去。其他如《暮色·噪鸦·耍嘴皮》、《阶梯琐谈》、《气焰》、《文界拾零》等诗样的杂文，遣字造句，斟酌浓淡，具有“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

毋庸讳言，甄供杂文明显受着鲁迅杂文的影响，早期杂文还多少带有模仿的痕迹。但是模仿并非抄袭，从模仿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建立自己的风格特色，甄供经历了艰苦的艺术探索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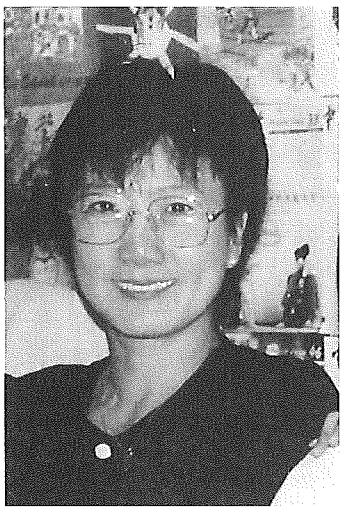
就以《说胡须》为例，这似乎是在重复着鲁迅。但作者叙说的是自己留胡须的原因和此后的遭际，虽然写作的缘由可能多少受鲁迅《说胡须》的启迪。作者因留须而遭到“家庭问题专家”断定“此公大约常与太座拌嘴，所以赌气留须，表示抗议”；“社会学家”则认为是“一种心理倾斜”；而“民族学家”则慨叹那“须式离经叛道，非我族类所应有”。作者从这些非议中好像悟出了某种“现世相…‘呜呼！胡须呀，你的冷暖，不正是世态冷暖的一斑么？”倘若不是作者的亲历和感受，是写不出这般辛酸的文字的。这就是作者跳出模仿的窠臼后显出从容裕如、游刃有余的文采。

同样，在甄供杂文里，虽然经常援引中国古今诗文和成语、典故，但读者仍然可以看到，作者所关注的是马华社会和文化，所揭示的是华族的人世。例如面对8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衰退之际，幽灵已化为厉鬼，张开血盆大口在吞噬多少人的性命。“你看，北马地区失业的矿工，除西北风之外，还需啃蕃薯度日，算是救穷之道。有的改行去捉蚱蜢，跋涉长途，流尽大汗，为的是丁点收入；苏亚珍女士因丈夫失业赋闲，为了减轻一家五口的经济重荷，便随邻居妇女到近郊淘洗锡米，不料又为千斤巨石所夺命……”（《幽灵种种》）还有一组论蔡安妮之死、论翁美玲之死的杂文，以及嘲讽蔡金海“做狗”的哲学（《狗·爬行·蔡金海》），无一不是在勾画华人的灵魂。在舞台上出现的“棕皮肤的手，黄皮肤的手，黑皮肤的手”，是马来西亚多民族和平共处的缩影；它发出的节拍，“是民族心弦的颤动，是民族友爱升华的表征”。作者因此要礼赞这些不同肤色的手——“是你谱出抒情的乐章，是你掀起海涛的激清！”（《手的礼赞——“百花之夜”遐想》）作者的喜怒哀乐，既是给时代发出的信号，又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喊出了真理的声音。我以为，马华杂文虽然应更自觉地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而褪去“鲁迅风”的影响，我们仍要称许甄供先生为马华杂文的民族化、本土

（文转第21版）➤➤

论爱薇小说女性家长的建构

◎陈菁菁（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生）



爱薇

在封建传统社会家庭里，“婚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 (史凤仪，1987，页25)。男性在家庭中拥有合法、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乃是封建社会实施了“三纲五常” 的传统礼制规范，并以它作为婚姻家庭伦理的基本道德准则。在此准则上，女性被次等化或卑屈化，她们无继承权、也无权当家长。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Angles)认为父权体制是“男性宰制女性的体制”（罗思玛丽·佟恩，1996，页83）。基进女性主义者凯蒂·米列（Kate Millet）则认为“父权意识形态夸大了男女间的天生差异，并建制化了男尊女卑、阳性气质与阴性气质”（同上，页168）。在父权体制的威力及压迫下，女性被关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与侍奉丈夫。她们没有自由，也没有决定权。

（文转第22版）➤➤

（文接第20版）

化的艺术走向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流光十四载，弹指而过，蓦然回首和瞻望，我仍看到有为的作家奋笔疾书的身影，在春暖，在夏日，在秋风萧瑟，在冰凝大地之际。我要表示我的敬意，并以他们为楷模，或引为知己，不懈地耕耘下去！”（《十四年磨一剑——代编后话兼致读者、作者》）这是甄供先生主编《文艺春秋》十四载以后于1989年春写给他的作者们的很动情的一段话。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今天，我想借用这段话，表示我对甄供先生的敬意，企盼他“不懈地耕耘下去”，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富于时代的民族的色彩的马华杂文。我相信，马华杂文会有更加璀璨绚烂的明天！

2000年5月4日完稿于中国北京官园寓所

〔注释〕

①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甄供：《蒜苔赋·后记》，《蒜苔赋》，长青书屋有限公司1989年版。

③ 甄供：《麒麟刺·自序》，《麒麟刺》，铁山泥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版。

④（俄国）果戈理：《剧场门口》（1836-1842），中国《春风》文艺丛刊1979年第3期。

⑤《三闲集·〈代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版本见注①。

⑥《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鲁迅全集》第5卷，版本见注①。

⑦《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版本见注①。

⑧《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版本见注①

封建传统礼教与西方父权体制在行政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男性拥有终极权力，是主宰者，操纵着女性的生活起居。

自由女性主义者贝蒂·弗利丹（Betty Friedan）指出男性中心社会认为拥有阳性气质的男人胆识足，富冲劲，能做大事；而属于阴性气质的女人则容易生疑与激动，做不了大事，因此被男性次等化。存在女性主义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认为男性视自己为“自我”，视女人为“他者”。男性因此常把自己理解成在战斗中勇于牺牲生命的“主体”，把女性理解成次等性的“客体”（同上）。

纵观上述女性被社会贬为“第二性”，凯蒂·米列认为女性若想要获得解放，她须“解构男性宰制，而且还须先泯灭男女各有划分的气质情性”（同上，页168）。西蒙·波娃则认为女性若不想再做“第二性”、不想再做“他者”，她须踏出家门去工作，勇敢地克服环境的限制，而且还要像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外，女性若想要超越男人，她须像男人一样“创造她自己的自我”（同上，页368）。

随着时代变迁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爱薇，一名小时曾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嫁人后因婚姻失败而受累的女性作家看来也不落人后，也响应女性主义号召。在其创作中，她如何着墨建构女性主体意识，并对传统父权体制下的性别象征秩序进行抗衡甚至起到某种程度的颠覆，从而提高女性身份地位与尊严？

一 女性家长的建构

家长，顾名思义就是一家之主。在传统父权文化家庭里，家长一般上由男性长辈担当，它多以父亲为主。在家庭中，家长通常“独霸家庭财产”（史凤仪，1987，页8），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凡家庭中一切生活与生产活动都由家长支配，家属只有唯命是从。然而，爱薇的小说里却出现女性家长，她们的身份与地位都不逊于男性家长。其小说女性家长的现身除了可表现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外，也蕴含其颠覆父权家庭男女主从象征秩序的意图。为此，本节将对爱薇小说女性家长的建构及其颠覆意义做一番探讨。

爱薇小说女性家长的建构可分为男性家长的“缺席”与“失势”。前者是把男性家长抽离或排除于文本外，使女性家长当家做主，从而塑立起女性家长权威形象；后者则因男性家长人格卑鄙与精神上的怯弱导致他们丧失家庭主导身份，从而使到女性家长当权。

二 男性家长的缺席

爱薇小说“男性家长的缺席”有父亲离世或离开家庭。在男性家长的离世下，家庭权力自动转移至女性家长；男性家长离开家庭则是丈夫与妻子离异，妻子过后携子自立门户，因而拥有家长权。小说中以父亲离世的家庭有发表于1977年的〈深造〉及1982年的〈稚子情〉。写于1984年的〈晚春曲〉则是离婚家庭的代表作品。

三篇小说的女性家长在丈夫的缺席下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们都被逼担负起养家责任，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大。〈深造〉（李忆君主编，2001）的母亲自丈夫英年早逝后便替人洗衣赚钱养家；〈稚子情〉（爱薇，1984）的父亲也在七个孩子尚幼时离世，母亲被逼日以继夜做工赚钱养家。她以割胶及制作糕点维持家计；而〈晚春曲〉（爱薇，1991）的母亲自与丈夫离婚后便负起养家责任，把孩子们抚养长大。上述三名女性家长在养育孩子上都历尽艰苦，有者甚至积劳成疾。如〈深造〉的母亲因早年劳累过度，以致老来疾病缠身。

上述三篇小说的母亲都母肩父职，但是对于孩子，她们都充满慈爱，说话轻声轻语，具有阴性特质。〈深造〉的母亲说话轻声细语；〈稚子情〉中的母亲也是个

温爱慈悲的人。当儿子要求她帮忙照顾孩子时，她一口答应。当儿子要带走孙子时，她以“眼眶内的水渍在闪动”（爱薇，1984，页46）表达她的感受；而〈晚春曲〉的母亲则是媳妇眼中“通达情理、懂得体谅人的现代家婆”（爱薇，1991，页151）。在上述慈爱母亲的持家下，孩子们都相亲相爱，大家和睦共处，共同缔造温馨家园。

在父亲的缺席下，上述三篇小说的孩子都很孝顺母亲。〈深造〉的孩子们虽然赚钱不多，但愿意为老母亲肩负起养家责任；〈稚子情〉的两名孩子小时虽然胆怯，但仍奉母命沿街叫卖母亲所制糕点；而<晚春曲>的大儿子长大后勤于工作赚钱养家以报答母恩。 为让母亲能安享晚年，他不惜奋力筹钱购置新屋予家人居住。

此外，上述三篇小说的孩子都很敬重母亲，他们也于家庭中赋予母亲崇高身份与地位。崇高象征权力，具有庄严感，也令人敬仰。 <深造>中的小妹罔顾当下家人需要她资助情况，准备出国深造。其大姐听闻消息后连忙从老远地方赶回家试图说服她展延出国计划。当大姐看到小妹不听劝时，立马表露出一连串不悦反应：她“脸上呈现出无言的痛苦”（李忆碧主编，2001，页3）、“以严峻眼光逼视妹妹”（同上）及“责备妹妹只为个人活，是卑鄙行为”（同上）。大姐的反应显示她对小妹抛下病重母亲，独自出国深造的自私行为感到不满。大姐处处为母亲着想，担心小妹出国后无人看顾照料病重母亲。她的举措充分显示她疼爱与关心母亲。此举也隐含她重视母亲，母亲于她心中具有崇高地位。

在〈稚子情〉中，作家运用了一些意识流写作手法道出了儿子心中三件对母亲歉疚的事，借以突显母亲在孩子心中重要地位。在叙述者小时卖糕一事上，他两兄弟由于害羞，彼此互相推辞拒绝协助母亲出外叫卖糕点。后见其母眼眶噙泪，兄弟俩方才为彼此不孝行为感到歉疚。为避免母亲难过，他俩便急忙循母要求，厚着脸皮沿街卖糕。

第二件事是当母亲准备安享晚年时，叙述者夫妇却因忙于搞事业，把两个稚子委托予母亲照顾。叙述者曾为此事感到自责，并多次在夜晚时辗转难眠。对于母亲，他深感歉疚因为母亲劳劳碌碌了半生，身为孩子的理应在自己事业有成时好好奉养孝敬母亲，让母亲安度晚年。但自己却因个人自私理由把孩子交予她看顾，使母亲成了“儿孙的牛马”（爱薇，1982，页46）。这将剥夺母亲晚年闲暇时光。叙述者再次对母亲感到歉疚显示母亲在儿子心中占有至高地位。

再者，当叙述者的孩子稍长大时，夫妇俩为增进亲子关系决意把孩子带往城市居住。这对母亲来说是种打击。她因此听了消息后“如泄了气球般软瘫在沙发上”（同上，页44）、“脸上显现出强压抑的痛苦神色”（同上）及“眼眶有水在闪动”（同上）。母亲对孙儿的不舍反应使叙述者对母亲感到歉疚。

儿子三番四次发自内心地对母亲感到歉疚明显说明他敬重母亲，并于心中赋予母亲崇高地位。

〈晚春曲〉的儿子从购买地皮、建屋至入伙新屋等情节都显示母亲在儿子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在视察与购买山坡地皮甚至筹钱兴建屋子事件中，儿子处处征询母亲的意见。从“妈，你看这地点如何？”（爱薇，1991，页81）至“妈，由你决定吧！”（同上，页116）充分说明儿子以母亲的决定为依归。儿子的举动说明他尊重母亲。

儿子是公司未来的营业主任。在公司，他是个有主见、倔强及有尊严的人。但是在这起购买地皮建屋至迁入新屋事件上却这般在意与接纳母亲的意见。此举说明儿子敬重母亲，也显示母亲在儿子心中具有崇高地位。

纵观上述小说，在男性家长的缺席下，女性家长被逼寻找生计养家说明她们能独立自主，具有主体性。此外，她们的孩子自小便由母亲抚养长大，对母亲充满感恩之心。即使当时母亲们

都已步入晚年，失去赚钱能力，但是儿女们仍十分敬重母亲。他们关心疼爱母亲、在言行上处处顾及母亲感受及以母亲意见为行事取向充分说明母亲于孩子心中具有庄严感，受孩子们尊重敬仰，并被他们赋予崇高身份与地位。女性家长的建构已让女性从父权二元对立的客体中跳跃出来，成为主体。在此情况下，她们不再是社会男人的屈从者。女性家长的主体建构也在某程度上起到了颠覆父权主从象征秩序的作用。

三 男性家长的失势

爱薇笔下男性家长的失势的小说有男性家长“人格的缺失”与“精神的怯弱”。前者的人格卑鄙无耻，因而使他们丧失男性尊严。此情况促使妻子于家庭中建立起家长主体身份。后者可解释为心灵上的残缺或怯懦。男性家长的怯懦使到她们在强势妻子的主导下自动丧失男性尊严。此情况轻易令妻子于家庭中塑立“至尊”身份与地位。为此，本节将从这两个视角挖掘作家小说女性家长的主体性及其潜在颠覆父权象征秩序的可能性。

爱薇小说男性家长“人格的缺失”的代表作品有写于1979年的〈浊流〉与1984年的〈明日的阳光〉。

上述两篇小说的男性家长都是不事生产、烂赌成性并以卑劣手段骗取赌本的人。〈浊流〉（爱薇，1999）的男性家长是个散工，常向人骗取赌本。他甚至为了赌本强行贩卖自己襁褓中的孪生子；〈明日的阳光〉（爱薇，1999）的丈夫也是赌徒。其妻自从改嫁给他后，被他骗走了几千元积蓄。

上述两位男性家长的人格卑鄙无耻，导致他俩于家庭中丧失尊严。〈浊流〉的男性家长忘恩负义地鹊巢鸠占其岳母家。此外，他假借替亲戚找帮佣之名诱骗拐带亲生女儿到外地卖淫。令人感到愤懑的是这名父亲竟还充当上述卖淫活动的“龟公兼皮条客”以赚取廉价赌本。其卑鄙行为致使女儿在遭遇多番性凌辱后身心灵受重创，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更甚的是，他竟把此名无法分辨是非的弱势女儿当成自己免费发泄色欲的工具。这名家长的人格可谓卑鄙至极。他不但没为之前拐带女儿卖淫一事感到惭愧懊悔，反而还趁女儿处于弱势状态占其便宜。

这名父亲的卑鄙人格可谓天理难容。为此，其子长大出外谋生后都唾弃他。传统父权家庭的父亲具有尊严，但是此名父亲的卑鄙人格明显已令他在孩子面前丧尽尊严。此外，其妻也因目睹他性侵女儿，在怒不可遏下奋力用扫帚打他。身为父权社会“他者”的妻子能肆无忌惮地棍打教训丈夫隐喻丈夫的尊严扫地。

〈明日的阳光〉的男性家长的卑鄙人格也显露无遗。此名家长有次向妻子讨钱还赌债不果除毒打妻子至昏厥外，还用利刀侵胁妻子，差点使妻子成刀下亡魂。此名丈夫四肢健全，身无残疾，理应尽男人本份赚钱养家，但他却终日沉迷于赌桌上。他为赌债早已榨干妻子积蓄。现下又因向妻讨钱不遂，便杖恃父权文化男性至尊地位肆意欺凌威胁妻子性命。可见其人格卑鄙无比。

当妻子决意携带与前夫所生儿子离开他家，暂时投向有经济基础的前夫时，这名丈夫竟探知到消息，卑鄙地找上门来向妻讨钱。他为博取妻子同情，竟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同上，页97)。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只能跪天地与父母。但是这名男人为了达到目的，竟心甘情愿地在属于第二性的妻子面前下跪哭泣，可见其人格的无耻。同时，身为“主体”的丈夫向具有“他者”身份的妻子泣求讨钱显示丈夫男性尊严的丧失。

上述两篇小说男性家长卑鄙无耻行为让家中妻子在身心灵上受尽折磨，但摧毁不了她们的心志。女性家长的坚强最终让她们于家庭中建立起家长主体身份。〈浊流〉那“目不识丁、没见过多少世面”（爱薇，1999，页128）的妻子虽曾多次因丈夫种种无耻行为想了结生命，但最终改变悲观想法，变得坚强独立。为摆脱丈夫桎梏，她先妥善安排仅剩下

的两个弱势儿女，然后出外谋生，做个独立与自力更生的女性。〈明日的阳光〉的妻子在遭受丈夫凌虐至昏厥后的第二天早晨便收拾行李准备携子离开夫家。她虽被欺凌至伤，但仍显出坚强不服输样，大方摊开所有行李箱让其夫检查，并声称绝不会带走他的任何物品。她尔后找到一份收银员工作，这显示她能在经济上独立与做个自主的女人。

在男性家长的人格缺失下，上述两名妻子虽受尽丈夫凌虐欺压，但她们最终都能坚强地站起来，自主决定自己与家人未来的路，从而建立了女性家长主体。妻子主体的建构也说明父权社会性别主从秩序结构受到动摇，甚至遭到颠覆的命运。

男性家长具有“怯弱精神”的小说有写于1982年的〈晚来风急〉与1984年的〈两代亲酬〉。上述两篇小说的妻子都比丈夫能干强势。她们都是家中重要经济支柱，也掌控大权，是家中之主。〈晚来风急〉（爱薇，1982）的妻子拥有一间颇具规模、具有200名员工的外销制衣厂。所有家庭成员都以她的意见为依归；〈两代亲酬〉（爱薇，1999）的妻子则是一名拥有医务所的中医师。其丈夫每月都把薪金交给她管理，家人凡事都征求她的意见。

上述两名妻子都很精明，善于投资，在经商面向上充满魄力。〈晚来风急〉的妻子有远见与胆识。她大胆投资外销生意，曾因服装代理销售权合约问题连夜赶搭晚班飞机前往菲律宾谈生意。其制衣厂每年都有盈利；而〈两代亲酬〉的妻子则注重“学问投资”。她鼓励儿女努力求学，也已为中学未毕业的孩子们筹足留学教育费。其精明筹划终让儿子顺利完成医学课程。

基于上述两位家长具有超强办事能力，因而被家人称为女强人。<晚来风急>的大女儿认为母亲是“超越父亲不知几倍的女强人”（爱薇，1982，页21）；；〈两代亲酬〉的儿媳认为其家婆是个女强人。其次子则认为母亲是个比女强人还优秀的“成功的女性”（爱薇，1999，页135）。在父权社会的设想中，“女性一般只适合看护工作，对管理等多半力不从心”（罗思玛丽·佟恩，1996，页44）。但是上述两名家长的表现似乎推翻了上述的看法。

上述两篇小说的男性家长在家庭经济上的贡献远不及家中妻子，甚至还陷入自身难保境地，因而于家庭角色中显得弱微。〈晚来风急〉的父亲是个月入只有二、三百元的小书记；〈两代亲酬〉的父亲则是名退休技工。此外，他们在精神心理上也显得怯懦。〈晚来风急〉的儿子有次只通知父亲他不回家用餐，因而激怒母亲。她怒目圆睁、肆无忌惮地奚落其夫一顿，并声称她才是家中之首。其夫当时心中即使满腹委屈，但都撇着气，不敢吭声。他更在女儿面赞同妻子的作法。其实，丈夫身为儿子至亲长辈，有权力知道儿子的动向。但其夫却为此事感到自责与沉默。再者，他应妻子要求辞去他那份低薪工作。他虽然对此建议有些不满，因为一旦辞职，他将“无所事事、无聊地呆在家里”（同上，页33）。但是在强势妻子的命令下，他只好唯命是从，丝毫没考量到家人将各忙于事业与学业，他退休后的生活将枯燥乏味。此名丈夫的懦弱使他的生活受人摆布。明显的，他于家庭中失去了男性自主权，同时他的懦弱也令他丧失了男性尊严，成为了主客体的“他者”。

〈两代亲酬〉的丈夫的怯懦行为多表现在其胆怯心理上。身为丈夫，他无法尽夫之责保护妻子免受老母刁难。此外，他因收入不多不敢应妻子要求搬离祖家，因此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家人欺侮。身为人子，孝敬母亲是合理之事，但也应尽夫之责适时开口保护妻子免受家人欺负。可见这名丈夫是个怯懦的男人。再者，丈夫基于两夫妻微薄收入反对送孩子出国读书。他也认为妻子以投资店屋赚取孩子学费的作法不实际。丈夫的反对或许情有可言，但他没想到正确的投资能让他的小本钱翻数倍。妻子的果断最终令他们赚取一笔足以让孩子出国深

造修读医科的学费。这名丈夫的悲观心态显示他是位缺乏勇气的怯懦男人。

上述两篇小说“女性家长的强势”与“男性家长的怯弱”充分显示女性主体的展现与父权文化男性尊严的瓦解。此外，女性家长的当权也使到男女两性面对尊卑或主客体置换的命运。这隐喻父权主从象征秩序的颠覆。

两篇小说相比，两位女家长都是女强人。但两者之间的处事态度仍有差异。〈晚来风急〉好强的妻子在行事上较倾向于“权力凌驾”。女性主义者弗伦区认为“权力凌驾具有破坏性。它以操驭控制别人，建基在宰制他人的价值观上。”（罗思玛丽·佟恩，1996）对于怯懦丈夫，她于日常生活中常大力贬压鄙视他。她有次在女儿交男友一事上与丈夫意见相对，便在言语上大力谴责嘲讽其夫没出息。在指责丈夫时，其手指“几乎戳到了他的鼻尖”（爱薇，1982，页43）。这名妻子过度鄙视驾驭其夫的举措最终导致她俩二三十年的婚姻面临破裂命运。

〈两代亲酬〉的女性家长在办事上一点都不输予须眉，但是在处事上却重视“爱与慈悲”。对于男女老少病人，她都显得和蔼可亲，成为病人倾诉心声对象；在家里，她也关注家人的健康。她丈夫有次早上肚子不舒服，而她中午又赶着赴约看诊，便叮嘱媳妇早点回家准备清淡食物给其夫吃。她当时虽无暇赶回家照顾健康欠佳的丈夫，但内心仍挂念家人健康状况。可见她对家人关怀备至，是个充满爱与慈悲的人。她的举措也令她深受家人与病人的爱戴。

此外，她也重视“权力给予”。弗伦区认为“权力给予”是美好而富人性的。“它意图为每个人创造推促欢乐，是建设性的”（罗思玛丽·佟恩，1996）。在家中，她虽掌管一切大小事，在象征意义上可谓一家之主。但是对于怯懦丈夫，她时刻尊重其意见。凡家中事务，她都会与他商量，给予他机会发言，并听取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虽然两人的性格有差距——她做事干脆俐落，其夫做事慢条斯理，但在生活中，她仍尊重丈夫，两人也常相辅相成，愉快相处。因此，她与丈夫的感情融洽，彼此有一种不需言宣的默契。再者，她甚至对其怯懦丈夫心怀感恩。她感激其夫对她的谅解与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让她“渡过一个又一个生活难关”。（爱薇，1999，页141）她也视其夫为“三百年修来同舟共济的男人”（同上，页142），并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丈夫。这名女性家长常以感恩与谦逊有礼态度对待其夫最终使她赢得了美满快乐的婚姻生活。

从两篇小说的女性家长看来，〈两代亲酬〉的女性家长可说是“完整”的女人。因为她结合了女性传统美好的阴柔特质与能发挥正面意义的刚毅男性特质，因此属于真正成功的女人。这也符合女性主义者弗仑区的精辟见解；〈晚来风急〉的女性家长只重视操驭权力控制家人。她看来过于“自我”。存在主义者沙特认为“自我对自由的需要是绝对的”（罗思玛丽·佟恩，1996，页353）；“自我也是以权力寻求凌驾其他存有的过程”（同上，页348）。一般上，男人为了保持自由，将自己当成“自我”，把女人次等化。而这名妻子在建构女性主体时也像男性一样，力图将“他者”客体化。然而，她在建构主体的过程中似乎有些过度。因为她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排除异己。她对儿子不把她当一家之主看待感到生气，便厉声谴责丈夫，并告知丈夫自己才是当家人。她的霸道行为已把丈夫于家中身份地位与尊严踩踏得粉碎。她即使于家庭中赢得了至高权威与地位，但是却输掉了家庭幸福，因为家人都对她敬而远之。爱薇曾说“如果男女双方过于重视“自我”，再稳固的婚姻基石也会动摇”（爱薇，1982，页9）。这名女强人的“权力凌驾”处事作风与治家方式，在爱薇看来似乎不大可取。

总的来说，上述两篇小说妻子的强势与丈夫的怯懦促使妻子于家庭中顺利获

得第一把交椅。这也让她们顺利建构女性主体。此情形消解了男性家长于家庭中的尊严，尤以〈晚来风急〉丈夫为甚。在建构女性主体的同时，妻子的凌势使丈夫成为二元对立中的“他者”。在象征意义上，男女主体的置换说明了女性已从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客”思维中解脱出来。此外，小说中男性家长丧失一家之主的安排也象征传统社会主从象征秩序的颠覆。

四 结语

在传统父权家庭里，男性家长占有至高无上的主体性和权威性。但在爱薇小说的“女性家长建构”中，男性家长主体受到了作家的质疑。取而代之的，女性家长的主体性于家庭中男性家长的缺席与失势得到了确立。

在“男性家长的缺席”中，三位母亲在丈夫的缺席下坚强地负起养家责任，她们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育成人。母亲的辛苦付出最终使她获得了孩子们的认同与感激。孩子们孝顺敬重她，甚至于家庭中赋予她崇高身份与地位。

在“男性家长人格的缺失”中，小说中的母亲也在丈夫的卑鄙人格下变得坚强独立。她们最终懂得安排自己与孩子的生活，做个自力更生的人；而在“男性家长精神的怯弱”中，精神懦弱的男性家长在女性家长精明能干下丧失了家庭主导身份。取而代之的，女性家长成为家庭主导者。她们是家中经济支柱，具有权威形象与拥有发言权，而男性家长则在某程度上失去了话语权。虽然如此，女性家长在追求独立自主之际也应顾及家中丈夫感受，不要一味过于“自我”，以致最后赔上了婚姻与家庭。这样的人生看来缺乏意义。

从爱薇小说女性家长的建构来看，爱薇较认同女性主义者弗伦区对“完整女性家长”的看法：即能结合女性传统美好的阴柔特质与发挥正面意义的刚毅男性特质。此外，爱薇也重视给予家庭成员爱与慈悲。在此事件上，女性家长除能发展自己的事业外，也常在处事上怀感恩心与尊重家人。这让她顺利为家庭缔造温馨欢乐气氛与生活环境。她也在丈夫家人的支持与赞扬下获得了人生的幸福。

女性家长的建构已让女性从父权二元对立的客体框中跳跃出来，成为主体。在此情

况下，她们具有权威。女性家长的主体性也在某程度上起到了颠覆父权主从象征秩序的作用。

参考文献

- 爱薇（1977）。〈深造〉。刊于新加坡《文学月报》第11期。被收录于《马华 文学短篇小说（一）1965-1980》。
- 爱薇（1979）。〈浊流〉。刊于《星洲日报》。被收录于《变调的歌》。
- 爱薇（1982）。〈稚子情〉。刊登于星马报章。被收录于《落日故人情》。
- 爱薇（1982）。〈晚来风急〉。被收录于《晚来风急》。
- 爱薇（1984）。〈晚春曲〉。刊于《星洲日报》。被收录于《回首相关》。
- 爱薇（1984）。〈明日的阳光〉。刊于《南洋商报》。被收录于《变调的歌》。
- 爱薇（1985）。《正面反面》。柔佛：南马文艺研究会。
- 爱薇（1998）。〈两代亲酬〉。被收录于《变调的歌》。
- 黄锦珠（2005）。《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 林幸谦（2000）。《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台北：麦田出版。
- 林幸谦（2003）。《女性主体的祭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罗思玛莉·佟恩（1996）。《女性主义思潮》。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史凤仪（1987）。《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
- 西蒙娜·德·波伏娃（1988）。《女人是什么》（王友琴、邱希淳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以诗传情（之五）

◎金苗

（喜爱读诗和写诗的女方被逼《抉择》，而男方则坠入《沉思》网中……）

·抉择·

你的眷恋
　　温暖我飘浮如潮的
　　心灵
你的恩宠
　　让我不再遗憾失去
奈何
　　无缘的结局
　　早已决定分手的命运
是天意　是宿缘　抑或命运注定
你　终究不能在我心中
　　停驻
你　始终只属记忆中的
　　过客
纵使
　　我愿以一生作赌注
　　换取你的相守
然
　时空的差异　可否容许

明知天意难违
　　我唯有选择离弃
莫须道别　亦无须重宰
不是狠心　更不是无情
命中的主宰
　　让我失去抉择的权力

·沉思·

我跌进一张沉思的网中
　在一条爱河上
爱河闪着柔和光芒
　唱着甜蜜歌声流向远方
在这张软绵绵的网中
　我沉思……沉思……
沉思我们之间的机缘和际遇
沉思我们之间的爱慕之感情

我们之间
　没有代沟　没有隔膜
　　像生活在同一个年代
我们之间
　是知音　是知己　是爱人
　　心有灵犀

千百年前的前世
　我们一定非常熟悉
　　还结下了缘
今生　你来迟了
　但终于还是出现
我愿意　和你续前缘
　我愿握着你 的小手
　　共同谱一首优美的
　　纯洁的恋歌
但不是今生　是来世

来世　我会在那座桥上等你
　只等你一个
亲爱的　如果有来世
　你会不会登上那座桥
　　来和我相逢……

林边抒情诗（八）

情到深处——给舒眉

（之四十三）快门倩影

你一脸开朗
连巴城稀薄阴霾
刹那之间
也消失无影无踪
这样晚秋天气
迎接我
一个风尘仆仆游子
好难得找到
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没有更好报答
唯有用快门捕捉
一朵朵盛开笑容
从你脸上
移植我心中
直到永恒

（2011年11月24日凌晨）

（之四十四）巧思妙手

像邻家少女
亲切可爱
散发青春气息
一头新剪短发
清新写实

别后三月芭城
弥漫浓浓情愫
一双神仙巧手
无限构思创意
美食佳肴
吃在口里
甜在心里

（2011年11月24日）

（之四十五）温柔的夜

窗外霓虹闪闪
夜在升华
雨中丝丝寒意
冷却不了
两颗 燃烧的心

情人的关怀
流淌在眼眶里
晶莹的泪珠
安谧的夜
变得更温柔了

（2011年11月25日）

（之四十六）因为有你

尽管你口里
没有只字爱怜的话
我真真切切感到
你无所不在的
爱情的热力
像春风及时送暖
雨水适时降临
滋润焦渴的土地
世界变得分外可亲
鸟儿的歌声优扬悦耳
花朵开得芬芳秀丽
生活中因为有你
每个日子都有
不同的意义

（之四十七）指挥棒

你的足迹所至
总少不了欢乐和笑声
无私的胸襟
包容多少爱和怨
你勤劳的双手
像一支指挥棒
调动每根心弦
把平淡无奇的生活
奏成一首优扬悦耳的歌

（2011年11月30日）

（之四十八）跨越

没有遇见你之前
我以为这一生
就是如此淡泊
一颗沉睡的心
再掀不起一丝涟漪

世界改变如此迅猛
我不甘沉默孤独
和面子书结缘同时
和你从相识到相惜
是一段奇缘的开始

爱情路上携手同行
道途尽管崎岖不平
只要同心同德
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2011年12月2日）

（之四十九）爱之路

你的爱心
像一砖一瓦
我沿着你铺设的
石级，一步一步
登上一条
踏实又浪漫的
青云路

（2011年12月3日）

（之五十）长春树

我心中
有棵长春树
吸取日月精粹
滋润正茂年华
风儿为她鼓舞
蓝天为她放晴
我轻轻伴和
她清脆的歌声
一春又一春
快乐的心
如小鸟啼唤黎明

（2011年12月4日）

（之五十一）心的安适

自从遇见了你
生活便有了新意
每天听你隔空传来
清脆的轻声笑语
如同听到一支支
歌颂美好的乐音
我的心灵随之荡漾
萌生一股股
对生活的信念

愿本浮游的一颗心
找到了地方安适
如同飘泊的船只
找到了地方停泊

（之五十二）星空

那满载星辉的夜空
像千万双眼睛眨着妩媚
是一扇扇心灵之窗
向多情的人间抛送秋波

星子们不说话
她们用眼神传达讯息
亿万年的默契
铸造了不老的情缘

璀灿一条银河路上
永远散发温柔浪漫气息
一个个爱情故事
一代又一代传唱不绝

（之五十三）真情

我不要虚情
也不要假意
在你身上
这些都已绝迹
只有一颗真心
不需要语言包装
不需要刻意打扮
朝朝暮暮
像四时的风景
总有不同的气息

（之五十四）苦酒

回忆是杯苦酒
用泪汁熬成
味道已消散
欲仍积淀
岁月的渣滓
闻之欲呕

（之五十五）周旋

你的神彩飞扬
轻易击跨
雄性不起来的
阴鸷的笑
然后灰溜溜
夹着狼尾的
鼠窜

向前几步
陷阱在若隐若现处
重要的是武装
和一身保护色

（2012年1月6日）

（之五十六）记事

七十后，我在那里
梦想变为真实
满室香馥
已不是中年的往事
一朝都到眼前来
我热泪盈眶
恰似一个游子
回到家的怀抱

经过多少年飘泊
这回是真真切切
看清楚银光泻地
一片片碎金
握在手里
感觉烫热与温馨

（2012年1月20日）

（之五十七）故事

谁没有故事
一路走来
总有一只隐形的手
让沿途的风景
装在岁月包囊里

然后筛选梳理
让秘密或者埋葬
或曝露于阳光底下
到有一天
纵然细说从头
已经是别人的故事
当年意乱情迷
在凝眸之际
释放了所有的解悟
（2012年1月21日）

（之五十八）牵手

无需太多言语
这牵手一刻
是说不尽的情意
那默默流动的画面
曾经淡入昨夜梦魂中
天地依然亮丽如昔
更亮丽的是两颗心
执子之手同行
再也不怕
大大小小坑坑洞洞
或者有形无形的
蜚语流言

（之五十九）现实

当你陷入低谷泥沼
呼天唤地无门
只有自己咬紧牙根
不让命运之神将你带走
再生的力量给你勇气
现实摆出势利嘴脸
叫你见识什么世故人心
包括儿女私情
也显示过度关怀
过去已是一条不归路
未来的路子在你脚下
又何劳旁人指指点点
（2012年1月26日）

明天我依然深深爱你

——给舒眉

◎林边

我是那么深爱着你
那怕即使一天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都会感觉世界在天旋地转
就像婴孩依偎在母亲怀里
需要不停吮吸母亲丰满的奶房

你无需怀疑我的真诚
爱上你是一种幸福
就像日月星辰永不言倦
我的爱既已付出
便再也不能停歇

上天似乎和我开天大玩笑
走了人生大半路程才遇见你
而你恰像上天派到人间的天使
在我仿徨无依时来到我身边
告诉我前方的路仍有星光闪铄

当你诉说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多希望有一支援手适时拉你一把
想想那个时候我在那里
是不是也经受人世痛苦的煎熬
一样走在迷雾里认不清去向

牵你的手是多美妙的事
从你手心传递的热能
引出了我沉睡已久的深情
在那一刻我暗暗对自己说
幸福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

每天都有千言万语要向你倾诉
那心中的情意像缓缓溪水
长年到头不分昼夜地奔流
两颗真爱的心得到活水浇灌
生命的花圃才不会枯萎凋谢

你充满苦难的人生
从没向人倾吐只有默默忍受
我把这些牢牢记在心里
所有不安的阴影都会随风飘逝
只要一天我守候在你身边

我该如感谢你的眷顾和关怀
因为你的出现让我重燃生机
梦幻一般的奇迹发生在我身上
连同那原已无望的爱情
也像春天的降临百花怒放

依偎在你身边我好舒坦
你无微不至的照拂如夏天的雨露
每一丝每一滴都是爱的甘泉
即便再硬的心肠也会被融化
何况是一副有血有肉的身躯

我会用加倍的爱报答你
看你美丽的脸颊永远绽开灿烂的笑容
每个早晨醒来第一个想起你
每一个思念每一次心跳都是为你
我的每一滴泪珠也是为你

也许有一天你要对我说再见
也许你我曾经的拥有都变成回忆
我会理解你一切的决定
我会默默的为你祝福
明天你依然是我深深爱恋的人
（2012年1月25日）

反哺

江上舟

小时候是你们
牵引我的小手
教我如何走路
我就跌跌撞撞
走上人生第一步

长大后
踏入生活疆场
用我勤劳双手
赚取第一碗白饭
来献给父母温饱

父亲中风后举步维艰
他以顽强斗志
来坚持多走几步
无数次跌伤
手折脚断
意志始终没被击倒
只是受伤

今天父亲老了
半边瘫痪身体
走路走得鸭步鹅行
开始力不从心
需要孩子的支扶
需要孩子的双手
推着轮椅
推着……
推着……

（注：孩子小登科晚宴上，我需以轮椅推上台，当晚回来有感而作。）

钟夏田的诗

（一）茶禅 一味

茶重气浓入世深，
禅音散落离胸襟。
一声暮鼓红尘里，
味化青烟无处寻。

2020.01.14

（二）找宝物

他，
游手好闲，
食同瞰 食同瞰，
好不快活。

某日，
心血来潮，
他找遍抽屉衣橱，
说：
我的宝物不见了！
他跑到旷野，
大声吼叫：
还 我 宝 物！

一个声音冷回答：
你这德性，
要找宝物？
你配吗？

2019/10/10 哥文宁城

（三）情为何物

罗朱铸情万世传，
梁祝化蝶情更专。
总为真爱平仇怨，
亦期遗恨破旧框。
谁责查王恋新侣，
我怜戴妃赴仙山。
嗟乎情者重如此，
世人宜慎莫轻尝。

2019/8/12 修

（四） 相遇

（佛曰：相遇是缘
此生缘中来）

与历史相遇
哭泣汉都亚
悲伤叶亚来

与唐诗相遇
葡萄美酒夜光杯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与白云相遇
无心出层峦
飘飘随野鹤

与伊人相遇
前半红似火
后半止如水

2019/11/20 哥文宁城

卷浪客无题诗两首

1.

COVID-19
横行霸道
金元国政客、文痞
大喜过望

一个无形
散播毒菌
一个有形
誓死诽谤
对手强大
沉着应变

你落井下石
龇牙咧嘴
我救死扶伤
豁出性命
救我同胞

你只顾欺侮弱者
却动不了
我一根寒毛

2020年开笔



2.

鬼使神差
我登上宝座
骂我走后门
说我没廉耻

诓骗无知民众
掠取国家财富
造谣中伤异己
制作种族猜忌
任我行

是你们纵容
我们走后门神技
炉火纯青

2020年2月

秋山的诗

1. 停电

失去光
才知道
光的可贵

摸黑时刻
烛光
骤然亮起……

2. 地瓜

汗水灌你
红土坑你
烈火烧你
造就了
香喷喷的
成熟的
壮烈的
你

3. 政治

一块石
几时
碎成了
一粒沙

一粒沙
几时
筑成了
一座城 ……

4. 智慧

高山阔大深谷胸怀
小河汇成一片大海

草地默默营造青绿
湖水静静容纳天空……

5. 路灯

孤独
站着一辈子
只为了
照亮
一条路

6. 龙椅

被时间拉长了

位子会不会归你
风冷冷的
冷冷的
笑……

当代花木兰
——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 长谣（新加坡）

你英姿飒爽
挽强弓，连发七箭

太无知
太无耻
太虚伪
太自以为是
太狂妄自大
太缺乏教育
太可笑

这强弩
声如惊雷，疾如电闪
把那不可一世秃鹰身上的遮羞布
——民主 人权
洞穿，射下

你让世界人民看到
这嗜血秃鹰如何鸠占鹊巢
在美洲长驱直入，占领，屠杀
让四百万红印地安人锐减至四十万

你让世界人民看到
这自以是白鸽的好战秃鹰
如何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
煽动恐惧，散播仇恨，制造死亡
十多年来，死伤人民超过百万，难民无数
至今许多难民船仍在海上漂流
非洲，欧洲大地上难民的血迹斑斑

你让世界人民看到
新疆在正确施政方针治理下
人民脸上又露出笑容，到处欢歌笑语
职业培训中心学员满心喜悦跨出校门
他们远离仇恨，他们眼前是祥和的天地
新疆已是世界反恐的典范，三年来没有恐袭

你让世界人民看到
这秃鹰是如何居心险恶
它见不得人好
总要无事生非
搞事，捣乱，破坏
然而，中国人民早就知道这个道理：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
这就是它的下场

6-12-2019

郁金香



柳喜雨

四月暮春
北京植物园
郁金香
仍然多彩耀眼
红的热烈，粉的浪漫
橙的宁静，黄的开朗
紫的忠贞，白的纯洁
更有喜相逢双色相间
向前来的观赏者
释出不同的爱意
一行行
一排排
一片片
在园里的地上
尽吐芬芳
与其他绚丽的花卉
一争春光

多年前
曾在
世界闻名的
郁金香之乡①
观赏过
不同品种
娇艳欲滴的
郁金香
正是春季
整齐斑斓的花田
襯托着耸立的风车
在运河的两岸伸展
花海缤纷
像多彩的地毯

郁金香非中国文化
古代诗词
似乎不见吟咏②
据说源自于土耳其
公元十一世纪
波斯人
就已对郁金香情有独钟
公元十七世纪③
荷兰人
成功培育多品种、名贵的④
郁金香
掀起一片狂热

如果牡丹是中国的雍容华贵
郁金香则是外来的娇小玲珑
各领风骚

我爱郁金香
那浓郁得化不开
醉人的
色彩
是谁
把天上
一道道彩虹
移植
地上人间?

后记：

2018年4月27日下午，和两位学生与一位林科院科学信息所的年轻博士，同游北京植物园。

注：

① 荷兰有"世界花店"之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市场。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也是土耳其、伊朗、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国花。

② 唐朝李白的《客中行》有以下诗句：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可是诗中的“郁金香” 却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郁金香花。而是一种名为“郁金” 的中药放入酒中所散发出来的香味。

③ 公元十六世纪，郁金香从土耳其传至荷兰，掀起"郁金香狂热"。

④ 北京植物园的一块展示牌有如下记载：
“‘永远的奥古斯都’ (Semper Augustus) 是最昂贵、稀有的品种。1637年2月，一枚售价曾高达6700 荷兰盾。这一价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当时荷兰人的年平均收入大概在150荷兰盾左右。”

王涛诗两首

除夕

当我经过一个小镇
车子在车龙里堵塞
街上挂起红灯笼，串串
灯笼今年被风吓了一跳
年兽逃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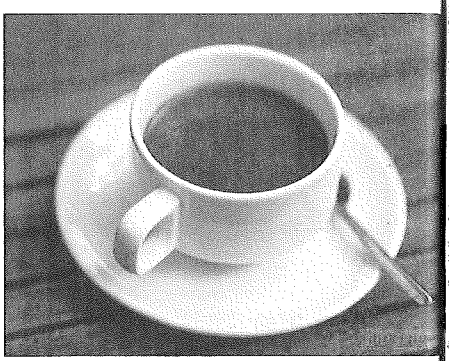
华人赶路回家
吃除夕团圆饭
马来人印度人其他人
各自也赶路
度农历新年假期
仿佛人人在逃避
浓烈的狭隘的
种族宗教极端气息
那无影无形的流感肺炎病毒

我回看车镜
一个断了脚的男人
吃力的滑动轮椅车
购买蕉甘和口罩回家
越过
一辆辆
灰尘满脸的车

24.1.2020 于大山脚

只好一杯，再来
——诗人李宗舜赠诗《有谁不想喝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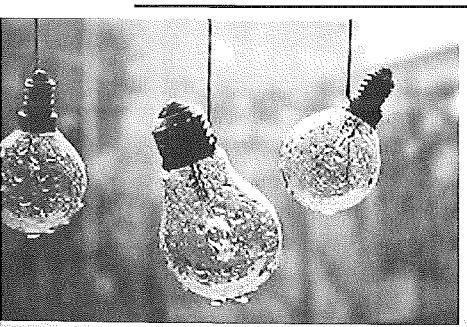
风打过的海岸，雨！有人说
又咸又湿，我猛然忆起秘方
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不加盐
——加盐，就有好康头？
加奶，还他奶奶的不是真的奶
精打细算的厂家这年头
其实最想赚诗人们的钱
而我血液抗拒咖啡因
像抗拒伪诗
我的桑梦，胃痛
醒在一滴雨的兴奋
老虎咬狮子
来一杯
不管三七二十一



2017.2.8 红土坎 罗梦

寂寞下雨天

◎ 月冰雨



窗外细雨蒙蒙
一本书　窝在家里
打开　合上

音乐　悠扬
雨 荡漾思绪

曾几何时那些记忆
有你没理
记不清　淡了

即便寂寞
也不再想你

晨里的思绪

朝浪

庭院一片清凉
晨阳依然迷茫着双眼
水珠滴落叶面草地
长短的音调，和着
大自然柔柔的微风

翠绿的园景
此刻更加油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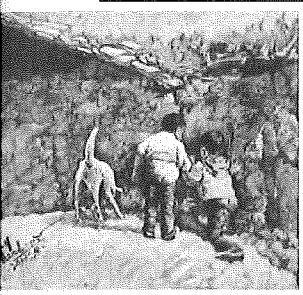
看！ 开满枝头的红玫瑰
深血色桑葚果实已近熟透
左边小鸟花冒出新芽
右边的沙漠玫瑰也开了

听！一对蜂鸟嬉戲花丛
鸟儿叶间啁啾，音频不断
名字不重要
曾经相遇，曾经是知音
也是人生一乐

渡步庭院，让内心沉淀
退休中慢活
寂寞孤独的时候
且谱一曲黄昏之恋
伴着一本诗刊，一首怀念曲
让美好寧静的晨光
从指缝中溜去

25/8/2019 晨。

冰谷诗两首



画/陈琳

蟋蟀的墓志铭

断墙榻瓦下的
演奏，是夜的寓言
好奇的童年，被触动了
堵着我活动的缺口

月亮俯耳倾听
地穴里传来的热闹
频密的鼓声不绝如雨
敲击着历史的慌言

豪气和神勇
是断臂折骨的隐喻吗
明天的墓志铭
爬满你唧唧的哀伤

24/07/2019



画/陈琳

童年的小路

簷前与校景拨开的
距离，跋涉成我们的小路
弯弯曲曲的伸延
和迭宕，拉壮了我们的步伐

归途上，厨房的烟囱抽起大烟斗
羊儿的舌尖在嫩绿的竹筐里徜徉
我们用童年铺筑的小路
却在时间里瞬息苍老

22/07/2019

我都收藏

◎ 草風

儿时的记忆
小时的心愿
学生时代的希望
少年时代的渴望
青年时代的理想
中年时期的冀盼
老年时候的祈望
所有的喜忧和哀伤
所有的仇恨与平和
所有我喜爱而你不喜爱的
所有你喜欢而我不喜欢的
我都收藏
有声音问我：
我用什么收藏?
我说：我的心是宇宙
你我他，肯定
永远探究不完

(27.7.2018)
(27.7.2019修改，金宝)

诗两首

◎ 李楠兴

一）爱与恨

打开了视窗
认识了世界
无心卖萌
一张嘴巴
为啥配两只眼睛

日子爱炫耀特权
优先挂在嘴角
习惯把爱看在左眼
把恨看在右眼
岁月左右纠缠
爱恨在两眼酝酿

有人穷一生学习爱
爱得凄凉
惟有多加粉饰
有人提倡恨
恨得好无辜
被逼与妖为伍
两眼一盖
爱恨乱成一团
大红花迷路
该往那里去
才能找到自己

2019.09.15

二）旧仇新恨

邻居烟霾
阉了人性
埋了天良
怎缺少家教
又跑来我家撒野
年年此季里
嫉妒我蓝天白云
一个不得人心过客

脸皮厚
教养少
可恨家里风扇
不夠风力
连嘴巴也用上了
就无法将晦气送还给他

还是拜托
精灵小猴儿
邀他祖师爷孫悟空
再借来芭蕉扇
搧醒无知，刁蛮，陋习
善用人间烟火

爷爷说:
以毒攻毒为上策
要不，等季候风转向
全国大团结
同心共力
齐放三千万个屁
轰他不聋
也臭他三百六十五天
一雪心头之恨

2019.09.10

裸原—向已故陈金发恩公致敬

◎ 巫晓馨

走着
寒风飒飒
　刺骨
　　彻心靡
脚步
　颤颤
　　而蹒跚

环视
满目疮痍
　可见的
　隐藏的
摔个翻天
　　还不心死?

这路
　还走吗?

抬头
天
　仍然蔚蓝
旭阳
　傲然发热
蓝了心
　暖了心

想起
　那年的旱季
　骤然大雨滂沱
雨露之恩
　岂能忘记!

哪怕
　狂风暴雨
坚信地
　接受挑战
这一次
　选择
　　与现实正面对峙

历经磨练
　不知多久
被扒下的外表
　被粉碎
最终剩下的
是
　一片
　　真心

说明：本人为2004年陈金发中文系贷学金预先配额受惠之中文系学生，为报答其恩情，为华教服务至今。为不负陈先生当年雨露之恩，如今虽遭困境仍未忘恩，继续与现实拉据角逐、抗争到底，必定以涌泉相报之力坚持回馈华教。本人必须经得起考验的，即使被现实攻击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仍要坚定地走下去。

现实最终削去的是真心的外壳，心里多少次自问：选吧，选随波逐流，还是继续留守真心——而我选择留下真心，削去的外壳已死去。

我看到了我的真心，是经得起现实残酷考验的。

我的真心，赤裸裸，而不羞赧。

我的真心，赤裸裸，不再犹豫。

我的真心，赤裸裸，不再动摇。

照妖镜

◎一介

热战　冷战
贸易之战
台湾问题
香港暴乱
武汉肺炎
大马政局
……

变现出
照妖镜

是人
是兽
是妖
是鬼

是魔
照妖镜前
露出原形
无法遮掩

祸中藏福
福中有祸

周子善的诗

1. 与锺夏田谈时局

狼在号
心在跳
种族主义言论声浪高
执政者
静悄悄
国泰民安何时真尝到

波暗涌
何时了
鼠年希望时局会转好
施政偏
要改好
各族和谐盼望日益高
2020年1月1日于大马首都吉隆坡。

2. 无情暴雨下

天空无端黑云密布
一场来势汹汹的暴雨
将会凶狠的横扫大地
人们都感到惊怕和六神无主

更使人们感到困苦的
是政棍欺诈人民的甜言蜜语
骗取人民天真地接受他们的谎言
事后使人民感到有冤无处诉

更有无耻的种族主义极端分子
有意无意散播种族主义的言语
造成种族间的紧张和不安
政客们完全没顾及人民的凄苦

人民无时无刻都生活在不安中
都拜无良政客欺骗人民的孽果不误

2020年1月1日于大马首都吉隆坡辖属之文良港。

3. 政客的谎言

政客的嘴里
仍然想要说出不能兑现的谎言
那些受骗过的羔羊
时时都想着报复梦未圆

每一个受骗者
都追悔受过509骗局的蒙蔽
政客口花花所许下的空虚诺言
使羔羊找不到方向返回家园

被骗的人民终于清醒了
清醒到不再轻信政客的谎言

2020年1月1日于大马首都吉隆坡辖属文良港。

阔别

◎ 宋铭

我们在一个旅途中相遇
相互带着怀疑的眼神
个别道出了自己
你一脸的红润
告诉了我
你在人生的旅程上
春风得意
你质疑了我的瘦削与苍白
但并不追问

一对阔别的知音
在异域的餐桌上
我们侃侃追述
顾不了满眼的醉意
你一直截断
我提起旅途的荒寂
与其作无谓的嗟叹
不如高举满满的一杯
潇洒的歌一曲
“从头再来“

为剩余的生命
谱一新曲

告别在即
你一再一再的叮嘱
要重燃心中的烛火
照亮各自的生命旅途
不要嗟叹韶华之易逝
让欢乐回绕身边
珍重自惜

20/3/2019

陈胜尧医学博士4语班顿

1. Faham Perasaan Orang فهم ڤراساءن اورڠ.
将心比心 Sympathize With Others

فهم ڤراساءن اورڠ.

وابق ويروس كورونا: 12.2.2029: لبيه 1100 ماتي دان 44,653 كيس. ڤد تاهون 2019, لبيه 143 جوتا انسان ملاوت چينا دان 166جوتا رعيت چينا مڠونجوڠي نڬارا-نڬارا دنيا.

اورڠ چينا دتيمڤا ساكيت،
ڬامم انسان تنتڠ دريتاءن؛
اورڠ چينا دهينا ڤريت،
وهم ڤراساءن اورڠ برلاءينن.

Faham Perasaan Orang

Wabak Virus Corona (Covid-19): 12.2.2020: Lebih 1100 mati dan 44,653 kes.

Pada tahun 2019, lebih 143 juta orang melawat China dan kira-kira 166 juta rakyat China mengunjungi negara-negara dunia.

Ada orang China ditimpa sakit,
Gamam insan tentang deritaan;
Ada orang China dihina perit,
Faham perasaan orang berlainan.

Sympathize With Others

12.2.2020, Corona Virus Epidemic: Over 1100 deaths and 44,653 cases.

In 2019, more than 143 million people visited China and 166 million Chinese citizens travelled to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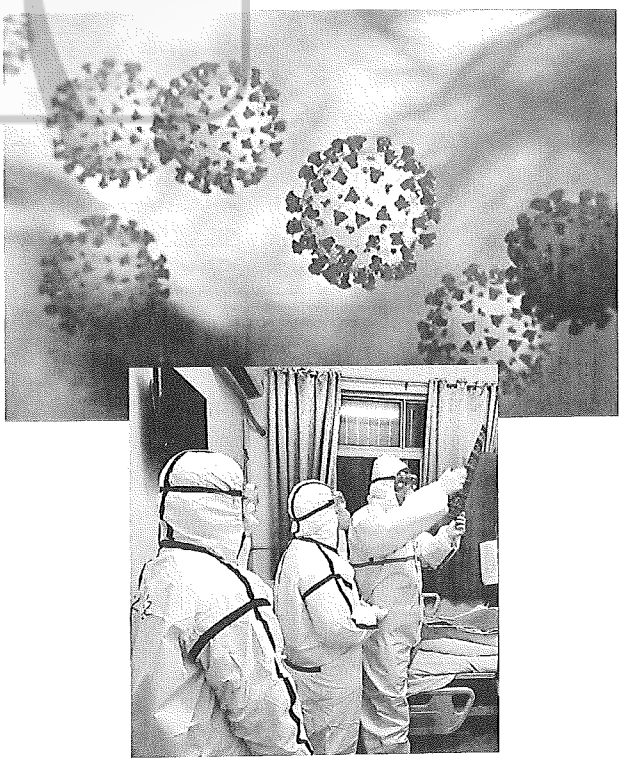
China is struck with epidemic,
People fear Corona virus disease;
Some despise Chinese tourists,
We sympathize with those who panic.

将心比心

12.2.2020， 新冠毒流行症：超过1100死亡，而44,653 病例。

2019年，逾1亿4千300万人访问中国，而1亿6千600万中国公民旅游世界各国。

中国突发流行症，
人对症有恐惧心；
有人遭歧视发愣，
仍然要将心比心。



2. Bimbang Wabak بيمبغ وابق
担心流行症 Worried About Epidemic

بيمبغ وابق

چينا كيت كاولن وابق،
كورونا تيدق تڠكوه جڠكيت؛
ورك ليهت كاءداءن وابق،
موك تيدق جاتوه ساكيت.

Bimbang Wabak
China ketat kawalan wabak,
Corona tidak tangguh jangkit;
Warga lihat keadaan wabak,
Moga tidak jatuh saKit.

担心流行症
中国加强控疫情，
冠毒不断地传染；
人民关注病流行，
但愿不会被感染。

Worried About Epidemic

China tightens measures against the epidemic,
But, Corona infection hasn't reached the peak;
People watch out for the disease,
Hoping they'll not fall sick.

3. Wabak Corona Jejaskan Kehidupan وابق كورونا ججسكن كهيدوڤن
新冠毒影响生活Corona Epidemic Affects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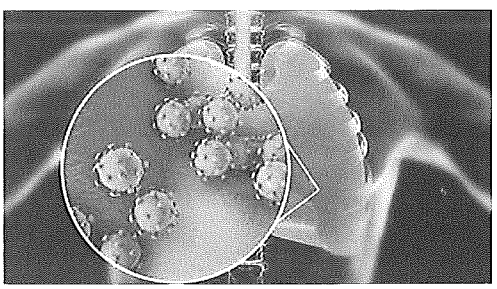
وابق كورونا ججسكن كهيدوڤن

وابق كورونا روكيكن ماءنسي،
كرقن چكهكن چابرن بومي؛
وابق كورونا جڠكيتكن دنيا،
ججسكن هيدوڤن دڠن ايكونومي.

Wabak Corona Jejaskan Kehidupan
Wabak Corona rugikan manusia,
Gerakan cegahkan cabaran bumi;
Wabak Corona jangkitan dunia,
Jejaskan hidupan dengan ekonomi.

新冠毒影响生活
新冠毒伤害人类，
全力以赴对挑战；
染世人上万计累，
生活经济被打烂。

Corona Epidemic Affects Life
Corona epidemic hurts people,
Face the challenge with full energy;
Corona spreads to the world,
Affects life and economy.



4. Kuarantin Provinsi كوارنتين ڤروۏينسي
封闭湖北省Quarantine Province



كوارنتين ڤروۏينسي
رومه دالم دكوروڠ اداله اورڠ جوتا 50 لبيه.

چينا رنوڠ ستراتيڬي سكتي،
كورونا تولر تنڤا ترنمڤق؛
چينا كوروڠ ڤروۏينسي هوبي,
اوسها هيندر بنچان وابق.

Kuarantin Provinsi

Lebih 50 juta orang adalah terkurung dalam rumah.

China renung strategi sekati,
Corona tular tanpa ternampak;
China kurung provinsi Hubei,
Usaha hindar bencana wabak.

封闭湖北省

超过五千万人被禁锢在家里。

中国用策略控防，
新冠毒传染不停；
湖北省人口禁软，
竭尽所能防疫情。

Quarantine Province

More than 50 million people are confined to their homes.

China uses preventive strategy,
Corvid-19 spreads regardless;
Quarantine the province of Hubei,
All efforts are to contain the virus.

5. Warga Emas وڑك امس
乐龄 Senior Citizens

乐龄

世界的乐龄人数日益增加。在大马是140万人，2040 预测为600万。

乐龄生活比较好，
服食和运动壮体；
乐龄人数逐年高，
社会和医药问题。

Warga Emas

Bilangan bertambah di dunia. Di Malaysia, ada 1.6 juta dan pada tahun 2040, dianggarkan 6 juta.

Kehidupan warga emas baik,
Tambah bedal dan senaman;
Bilangan warga emas naik,
Masalah sosial dan kesihatan.

وڑك امس
بيلاڠن برتمبه ددنيا. دمليسيا, اد 1.6 جوتا دان ڤد تاهون 2040,داڠكركن 6 جوتا.

كهيدوڤن وڑك امس باءيق،
تمبه بدل دان سنامن؛
بيلاڠن وڑك امس ناءيق،
مسئله سوسيال دان كصيحت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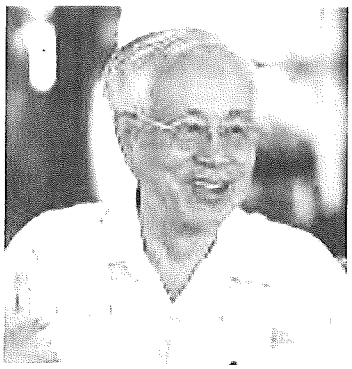
Senior Citizens

The number increases in the world. In Malaysia, it is 1.4 million and by 2040 the forecast is 6 million.

Senior citizens live a better life,
Their food and exercise are fair;
The number of senior citizens is high,
There're problems on social and health care.

从高青到郭洙镇

◎冰谷



我是先发觉高青这位作者，后来才知道原来高青是郭洙镇的原名。我于50年代末期初中时代开始学习投稿，投去香港的《世界儿童》月刊，该刊每期都辟6版〈儿童园地〉以满足各地小读者投稿。当年的《世儿》销量极广，遍及东南亚各地，马来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寮国、印尼、汶莱、东帝汶……，每期销售十多万份。

投稿《世儿》的小作者当中，已故何乃健写得勤快，也写得好，所以文章频频出现。我文笔散漫，多被编者投篮，却也隅有被录用的。有一个小作者名高青的，也和我一样隅然出现，他写的是十多行的新诗。至于什么时候“发现”高青就是郭洙镇，一时也记不起了。不过我想，拿督斯里郭也怀念当年年幼时曾经写诗的日子，因为他逝世前在《爝火》写的诗都用高青发表。

郭洙镇于1941年出生于柔佛州的峇株巴辖，2018年5月21日逝世，享年77岁。他毕业于新加坡新大律师系，从政后获选多届国会议员，官拜贸易与工业副部长，为民政党署理主席，一次与主席林敬益争主席位失败而淡出政坛。

郭洙镇弃政从商，他与家族合股经营的乒乓较较饼如今已成国际品牌。这里我撇开他的官场成就和辉煌事业，就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去剖析或分享郭洙镇的社会贡献，我想他成立的“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简称双福会馆文学出版基金)对带动与推广马华文学的路上，功不可没。双福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不只开创了华人团体组织拨款支持华裔子弟出版马华文学的先河，同时也领导其他华裔团体纷纷效仿，兴安会馆、潮州会馆、广西会馆、嘉应会馆先后响应，设立文学出版基金提供支援，虽然形式各异，但异途同归，都为马华文学增添风华，加深了华族文化在国家文化上植根的厚度或影响。

这里必须强调，不少会馆和团体或因经济问题或由于人事变迁，有的文学出版基金只维持了几年，有的出版了几届丛书便收档；而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自1977年成立迄今已经43年了，出版基金会主席黄茂桐先生和评审主任郭洙镇先生先后骑鹤归去，但出版基金依然如细水长流，站稳支持马华文学的岗位，继续拨出基金提供申请，热爱文化的精神值得我们鼓掌！

在网络迅速发展纸面文字逐渐萎缩的今天，人人出入手持一机，阅读成为老套可有可无的事项，出版业尤其文学类书籍的销售量每况愈下，福建会馆却毫无倦意，继续在出版基金上往前冲刺，的确难能可贵。希望爱好文学的作家们，写出好质量的作品，别辜负会馆的苦心经营！

回首来时路（9）

父亲的遗愿

◎翁诗杰

庚子年（2020年）伊始，大年夜我如常到东禅寺烧头香，心里没啥奢念，既不求加官进爵，也不祈日进斗金，当时只期湖北武汉的流疫（当时尚未正名）能够尽快春至疫除。

短短几天的春节休假，尽管马来西亚仍然侥免于疫情，可病毒疫情席捲神州的来势之猛，却攫住了当地每一位追踪大陆疫情者的心弦。

手机平日已是生活的贴身工具，新春伊始，信息量更是超乎寻常。不同的是，往常过年的各方贺语少了，可今年却过得一点也不平静。从大陆各地友人的“回报平安”，到境内外疫情信息的分享；从国际媒体对疫情新闻的抢时报导，而至中外智库各路论述的博弈，已令我应接不暇；何况我还得四处打听医用物资的供应货源。

新春休业期间，忘年之交的合作伙伴小班找人掏钱捐赠本已不易。而募集了款子，买不到物资支援中国的抗疫一线，那考验才真令人焦虑。其间，每一则发出的信息、每一通拨出的电话，都注满了我们几许的期待与希望。

中、马两地的朋友知道我淡出政界后，近年来涉华的活动不少。从文化交流、商贸对接，而至智库合作，大江南北都时有我的身影。乍看似是情义驱使，可我内心明白，这不正是父亲在我儿时反覆的嘱咐吗？——长大后，力所能及时，能为他的祖国尽点棉力！

这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的遗愿。回首那风雷激荡的年代，两地意识形态的隔阂，让他回不了家，也圆不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值生活物资普遍匮乏的年代，他唯一能慰籍乡愁，为祖国尽力的，莫过于逢年过节给家里的儿孙汇钱寄物。即便是再折腾烦琐，他也毫无怨言。

记忆所及，最令他折腾难安的一次，是60年代初家乡爆发自然灾害时，为了运寄猪油回乡接济家里老小，他确实煞费周章，从备货、装罐、运载，而至下船启航等，不知折腾了多少天。过后又患得患失深怕猪油罐送不到儿孙的手中。于是，汇兑钱庄［注］便成为了他希望的寄托。

这些尘封的记忆片断，让我蓦然感悟：父亲当时的思维，或许只定格在我长大后能够秉承他给家乡汇钱寄物、添砖加瓦的传统。

毕竟他等不到我成才就已骤然而逝；他也看不到马、中两国的建交和自己祖国的崛起。这一切都不是他生前所敢想像的。

超过半世纪后的今天，盯着眼前那一箱箱贴上“中国加油”标语，准备运往疫区的医用手套，一股蓦然而至的激动涌上心头，我似乎听到自己心灵深处对亡父的告白：

“爸，您交托的，孩儿终于做到了！”

注：汇兑钱庄——当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民办的涉华邮政服务，以安排跨境汇款服务见称。

源远流长的情结，父子一脉相承，文气连贯。——编者

掺着一起吃

◎黄浩宁

小时候吃东西有个习惯，那就是把主观上认为最好的留到最后才吃。比如吃炸鸡饭或咖喱鸡椰浆饭，一开始绝对不碰鸡肉，而是先把饭和其他杂料吃了，再用手握着那完好无缺的鸡肉，慢慢咀嚼，似乎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盘饭的灵魂和自己的胃口，才是最惬意的享受。

印象中河婆客家人有句话叫“留粮（良）”，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好吃的不能急着马上吃，心急不但吃不了热豆腐，也无法很好地品尝美味的鸡肉。因此食客在进餐之前，一定得先弄清楚食物的主角和配角为何。它们可以同时出现，粉墨登场，但配角需要先离场，主角则必须待到最后一刻。在所有陪衬物都退去以后，在一盘饭或一道菜肴中，它才能占据最显眼的位置。食客此刻和它近距离接触，直到吞入肚里，既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又彰显出其作为主角的重要性。食物，也分等级，也排座次，也论尊卑。

然而，这都是小时候的事。到了中学时期，“留粮（良）”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中与我脱离了，脱离了以后就从此绝缘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不清楚。反正和同侪影响无关，和老师教诲无关，和父母劝诫无关，就是自然而然又不知其所以然地建立起另一种饮食观念，简单地说就是把所有好吃的掺着一起吃。管它是肉是菜，是饭是面，是豆腐是鸡蛋，食客面前，一律平等。这到底是在捍卫食物的尊严还是糟蹋食物的灵魂，这是否会扯断那保证食物等级结构井然有序的链条，我不知道。准确地说这也不应该是需要我过多去思考的问题，填饱肚子补充营养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再回顾这一件小事，感慨感触都有了一些。这也可能是我们写作人的通病：感情和想象力都太丰富。在人生的初始期就去遥想人生终结期的情况，就要去诉说一番人生宏论。可不管好不好，我暂时就是这样了。我认为，从“留粮（良）”阶段过渡到“掺着一起吃”阶段，是一个人渐趋成熟的表现。如果要以人对待钱财的态度来说明这两种情况，“留粮（良）”大致代表了那些拼命工作又拼命省钱的人，“掺着一起吃”则多指努力工作也不吝花钱的人。

钱是好东西，又是保全自身的救命泉水。“留粮（良）”之人对此特多顾虑，过于谨慎，因此总是小心翼翼地用钱。这本来无错，节俭也是人们应该奉行的美德。但此类人往往神经过敏，无时无刻在计算这么做会损失多少钱，那样做又能节省多少钱。与其说他们在做风险评估，不如说他们根本是杞人忧天。今年某月去一趟旅行，停工几日要扣多少薪金，旅行几日要动用多大笔资金，退休后又少了多少钱可用，甚至可能会“晚年不保”。左算右算，上计下计，反正都是不划算不堪计，结果在壮年时期只是埋首工作，不敢去旅行，不敢吃大餐。要把所有的钱留到晚年才尽情享用，认为这才叫保险。孰不知一生多反复，造化常弄人。拼命工作缺少放松惹来了一身病，这时想去旅行也无能为力，想好好活着恐怕都有难度。假若最终搞到“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那就真的是悲剧中的悲剧了。“留粮（良）”的本意和结果，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想把炸鸡和咖喱鸡留到最后品尝，可结果却一口也没吃上，岂不是

赔本的买卖吗?

“掺着一起吃”则显示出豁达的胸襟。这类人同样努力赚钱，但他们懂得及时行乐，他们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有花堪折直须折”的硬道理，因此决不会把所有本钱都放到“最后一个篮子里”。他们工作、他们旅行、他们吃大餐。他们有烦恼、有压力，但始终过得潇洒和有滋有味。（拿钱去狂赌导致倾家荡产的则另当别论）他们知道钱的重要和节俭的必要，却没有沦为“算死草”，不至于每天为了几个零头小数点用破一身心。吃一盘饭，就肉饭菜一块吃，同时品尝各种美味不好吗？为什么偏要给自己设限，留一样什么精致美味到最后才吃呢？无常在呼吸间，别以为吃一盘饭或一碗面的短时间一定不会出什么意外。从今天到翌日，从此时到彼刻，从大地到苍穹，既近也远，既远又近，一个偶然因素可以随时随地拉开或拉近两者的距离。明知如此，还要刻意去留什么到最后呢?

掺着一起吃，美食无界限。掺着一起吃，人生更美好!

文章结构严谨。领悟人生及时行乐，当然是在能力范围内。——编者

ng āi n è ng 您好!

◎驼铃



现在霹雳州的曼绒县，从前叫做天定州，大小市镇有十来个。其中的甘文阁、三条路和二条路（也叫转弯头）均为美以美教会带领的拓荒队所开辟。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不但三地接壤，民风也相通。尽管后来闽南以及龙岩、永定等客籍人士也陆续落户于此，但市面上仍然一片福州乡音。几家做小生意的淡米尔人，好像并不介意被称为kilingiang，他们总是溜着福州话，与左右邻人谈笑风生。称这地方为‘小福州’，实在恰如其分。

我的六年中学教育都在这里的南华，朝夕接受那思想态度保守，方言与普通话搀杂运用的学习。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福州十邑当中一些特别而生动的俚语。叫人警惕自重的隐语，以至令人闻之莞尔的反话。在后来漂泊的生活中，固然鲜有用场，但偶然用上，却有如电报秘码，只有圈内人能破译，可说一绝。

我是南华的第一届高中生，1955年毕业前夕，因为参与驱逐曾经是戴笠手下的校长的运动，全班十五位同学，四人被开除学籍。这四个人，顿时变成戏里常见的正邪之争的所谓坏人（ng āi　n è ng）。后来其中一人，自称改邪归正，ng āi n è ng于是只剩下三个，即彭龙飞、连天进、刘守皇，现在的年龄分别为84、86、88。校长以及拥护他的同班同学，全都早归道山。何以如此，除了天意，还真无法解释。

由于长寿，有时不免会与了解当年实情的老校友邂逅。对方那ng āi n è ng长ng āi n è ng短的问候、亲切的握手，对于寂寞老怀，可说既是一种敬意，也是一种抚慰。而今我们三个ng āi n è ng，天南地北各居一方，还真令我怀念。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果不其然，庶几如此。

铁桥村和我的童年

◎高秀

我童年时住过的地方原本就是僻壤，而且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不曾在我的记忆里消失。当年年纪小，却因经历过不少难忘的事，所以连带人、时、地都还记得一些些，介乎清楚与模糊之间；有时候一想起，最先涌现脑际的，就是度过孩提时光的小小村落了。

它叫铁桥村，又叫第五甲。它当然不曾在地图上出现过；真要知道他在哪里，就只能说柔佛州居銮县拉央拉央镇境内的偏南方向，无从知道确实位置，因为沧海桑田，变化太大了。已经过世的老爸曾告诉我，说现在南边的那一大片属于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园坵就是铁桥村的所在——是说偏处其中的一个小角落吧；面对莽莽芭地，望也茫然。

为什么叫铁桥村呢？不是因为村里有座铁桥，不是的；其实村里只有小溪，和铁桥扯不上关系。原来拉央拉央镇有轨道通过，途经德华兴河，跨越一座有围栏的铁桥，由于村子在轨道的另一边，过了铁桥，还要走好几哩路才能到达，所以就想到地标什么的，索性用铁桥作为它的名字了。

至于第五甲的来由倒不难理解。所谓甲，指的是中国旧时的一种户口编制单位；若干户编成一甲，意味着同一个区域里有好几个村落，第五甲只是其中一个。依排序，铁桥村的前方还有第一甲至第四甲，但我知道而又曾经过的，就只有第四甲，又叫“薯廊”——那里有一家生产木薯粉的小工厂，因而得名。

说起铁桥村，不能不提我的父亲；小时候听的故事，长大后也重复听过，关于村子的开发，父亲是功臣之一。大约是在1940年间，南来当苦力的父亲辗转半岛多年而仍飘无定所，不免愁涌心底；经过一番沉淀和考量之后，决定找一个地方从事农耕，顺带安家。在英殖民时代，地方政府对土地的管治还没那么严苛，或者说还没有什么规划，因而让父亲“有机可趁”，往山林深处寻寻觅觅，发现一大片空间较大的地段，于是联同叔父号召并鼓励同族的过番客加入集体垦殖的行列。

铁桥村在十户戴姓、一户汤姓、一户赖姓及另一户陈姓人家聚居下形成了；没有准证、没有地契，但却毫无霸道和非法的感觉。也许吧，也许在那类似“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荒年代，艰苦的生活环境已经不让父亲等人有什么顾忌和畏怯了。

村民们当然都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打造家园，而且事事因陋就简，特别是搭建屋子。父亲在下南洋之前就已掌握了两门手艺，一是藤织，另一是木工；所谓“触类旁通”，盖房舍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妈妈告诉我，所有的樑柱和板片都是父亲和叔父从山里砍伐而凿取的；当时工具缺乏，不难想像准备建材有多困难——那可是体力和毅力的考验啊。

板片都有斧削的痕迹，也就是未经刨平，面粗带刺，而且上下不均，又大小不一，用来围墙，板和板之间就出现缝隙了。所有的窗口都没有开关，但有木条间隔；印象中，只有大门比较像样——可以关得牢。屋顶盖的不是亚答，更不是锌片；就是茅屋啊，刚盖好时，茅草厚甸甸又绿油油的，煞是好看，直到日晒后干枯，屋顶的颜色也就转褐

了。

屋与屋的距离或有某种协调存在，都隔得很开；屋前的开阔空地就是各自的耕种区了，尽头处恰好有一弯细流经过，水声淙淙，点缀了田坪的秀丽景色。屋后是绵延舒展的灌木丛，再远一些就是树林了，但没听说过有什么野兽出没——是大人们不让小孩们知道有这样的事吗？　没吓着也好，真的。或许是天真无邪吧，又或许喜爱田园风光吧，在恬静和幽雅的环境下成长，我是快乐的。

我家前面耕地究竟有多大？　没有什么概念，但记得其中约四分之三用来种植旱稻，分成一畦一畦的，可以想像它的面积并不小；另四分之一是菜园，妈妈和守寡的伯母每天都忙着掘土、浇水和施肥，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蹦蹦跳跳的我，却喜欢守着稻田赶鸟，和散置在中央和各个角落的稻草人负起同样的任务；有时一阵风吹过，看稻穗微微的摇摆着，小小心灵有一丝触动，觉得那景象很美。

我还想说，稻草人和稻穗都是我深刻的儿时记忆，不时牵动我的思绪。稻草人是爸爸认真制作的，栩栩如生——我曾因此忍不住和它们打过招呼，散发真情的直白。至于稻穗，特别是新绿、轻盈而又稚嫩的那种，喜欢把它托在手上，悦赏它的姿采。十几年过后，有一回逛书局，受到书本封面设计的吸引，我买下了叶圣陶的童话创作《稻草人》和于沫我的小说集《穀种》，显然是怀旧感作祟。

和其他村户一样，除了种稻种菜，我家也养猪。猪寮简陋，用的都不是坚实的木料，因此横梁上出现好些个蛀洞；每当在灶间帮妈妈准备猪食料（砍番薯叶和香蕉茎）的时候，偶一抬头，就看见白脚蜂从蛀洞里钻出来。顽皮的我，攀上梯子，将玻璃瓶口对准横梁的蛀洞，接着用木枝轻轻敲打，白脚蜂一受惊吓就会掉进瓶里——这可是我儿时把玩的“宠物”　啊，喜欢听它嗡嗡叫，独居而又不伤人。

我和弟弟的童玩很少，而且还都是爸爸亲手做的。其中有两个是我的最爱：一是纸摺风车扇叶，用小竹枝插着，在路上迎风奔跑，看扇叶呼呼转动。既兴奋又过瘾；另一是推轮，用铁钩托着铁环（不知父亲从哪里弄来的），边走边向前滚动，很考功夫，但每回都玩得很尽兴。此外，母亲怕我没事做似的，总是要我负责养十来只小鸭，于是挖蚯蚓、捉蜗牛和赶鸭子到溪边就成了日常工作——我当它是伴我成长的童玩，因此很乐意很喜欢。

记得屋后近树林处曾发生野火，至少有过两回，火势不大，但蔓延迅速；一听到通知，村里的老老少少就都赶来扑打茅草和树枝，你呼我应，全然是群体力量的发挥，还蛮有气势的。另有一件事攸关生命，在我家发生：母亲怀着二妹，临盆的时候，只靠伯母一人打点一切；岂料胎位不正，不能顺产。伯母一时慌了手脚，父亲更是心急如焚的请求村里的几个有分娩经验的老妇施援——她们都二话不说就赶来，有多快就走多快。那时那刻，空气中尽是悽叫声和助喊声，还有我不能理解的敲打声，浑成一团；因为气氛有点诡异。我也就吓哭了。幸好母亲和二妹都平安过关，而我在长大后才深刻体悟村民们守望相助的可贵。

日军南侵时，节节进逼；不久，突然传来烧忖的消息，小孩们不懂什么，大人们可惊怕了。为了躲避凶残的日军，村民们纷纷扶老携幼逃难，并匿藏在树林里。那时候的我已经五岁了，把父亲的一件宽厚的上衣当作长袍，穿上了，连双脚也罩住了，既御寒又防蚊，然后坐在菜箩里，由长工挑着走——这段经历还

真有印象。原来日军只是路过，算是逃过一劫了；庆幸之余，村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返回铁桥村，开始过着日据时代的日子。

日军投降后的第三年，我才接触文字的学习；就在村里，和十来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小孩接受私塾式的启蒙教育。其实原本可以前往镇内的学校就读，却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安全考量，父亲于是附和大家的意见，以共同承担经费的方式，从镇外找来一位老师，并在适当的空地上盖一座类似亭子的茅屋充作课室，让僻静的山村响起朗朗的书声。

说类似亭子，是指没有围墙；四面通风，够凉快了。最具特色的是桌椅，都是长型的，而且都钉牢在固定的位置；四或五人排排坐，好动的我觉得不太适意。有校名，但没有校牌；校名不以村名为着眼，取名“马华”，据说是老师的意思（马华公会是在较后1949年2月间成立的，显然不是取名的灵感来源）。

有一种温课情况很少见——啊不，对我来说，那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午后时段，有时老师出门去了，同学们受嘱自修；不知怎的，在懒洋洋的下午，感觉蚊子格外肆虐，于是各自从家里取来破衣或碎布，拧成密实的一团，放在桌下点火生烟。如此这般，蚊子被熏走了，但烟雾缭绕，偶尔还呛鼻；小小年纪哪知道什么烟害，反而觉得好玩呢。

从镇上来的人不多，最常见的是那个踩着脚车兜售面包的林姓阿伯。丁零零的铃响、有气无力的叫卖（roti-roti）和香味四溢的椰渣包，都成了那年那月的印记。林姓阿伯是海南人，后来在拉央拉央大街开咖啡店，我碰到他时，总会聊起铁桥村的点点滴滴。还记得另一件事：同学们的饮用水既是自备又是共用；原来是各户孩子轮流在家里用火水桶煮水，冷却后提到学校去；我和弟弟用扁担挑着去，一路摇摇晃晃，很感吃力，但却有分工合作的体趣。

老师姓张，我人生里的第一位老师，连名字都是他改的，进入中学后，我不时回想起他的身影，更后知后觉地欣赏他的才华，包括书法、绘画和音乐等，样样都在行。我还记得，他每回上课都带着一份《南侨日报》（不知道他是如何取得的）；他教我们唱的《青年航空员》和《义勇军进行曲》，后来都被禁了。更令我疑惑的，是他奖励成绩好的我和另一位同学，带我们到村外见识见识；跟着他进入树林，辗转迂迴，窣呀窣的，到了一个有火车站的乡镇——我以为是拉央拉央，原来不是。怎么能走路到古来（Kulai）呢？铁桥村的位置让我迷糊了。张老师也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铁桥村被疏散时，他没说再见就失踪了。

村落疏散就是迫迁啊·，那可是件大事了。1950年间，也就是马来亚紧急法令实施后的第二年，拉央拉央被划入黑区，和其他周围的村落一样，铁桥村面临被“瓦解”的命运。其实，铁桥村是有马共人员出没的；曾见过村路上有人揹着长直型布袋，踽踽独行，父亲告诉我，那人就是和英殖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的“山老鼠”了，布袋里装的是枪。他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不得而知。

英殖民政府为阻止村民接济马共，断然采用“化零为整”的策略。在固定地点设立新村，把村民集中起来；就这样，铁桥村淹没在“紧急状态”的洪流里，而我那整整十年浸润在乡居生活里的童年也跟着结束了。（2020年2月）

母亲刻苦耐劳，父亲能工巧匠，迷一样的启蒙老师；山乡牧歌，守望相助，读来亲切。——编者

红与专

◎看看

红是中华的专宠

红，似乎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专宠。红的衣，红的脸，以及什么红的装饰，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似乎缺一不可。看到外国民族，有者爱青、黄、蓝或白，甚至有喜爱黑色的，不一而足。

专，那是与文化有关，也与传统性向有关。早期希腊学者，似乎喜专多于红。他们喜爱的专科学术，也辉煌一时，特别是他们的哲学、数理、历算、天文等，专门的学向，常叫人惊叹！

红有直上云霄之势

扯远了，不多谈古昔的红与专，即以现代来说：红与专，是二个耀目的名词，不但让人趋之若鹜，也叫人惊艳；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红已成一个标志，一直延展到现代，历久不衰，而且有直上云霄之势。你看世上红色当空，红云飘扬，叫人看了，目不暇给。专，原本是人之专注本体，只有广和博，没有专长，那不是学问，只是花巧。五四文学运动时代，有人讥讽文学运动大师胡适，徒有博学，没有专长。谈文学只蜻蜓点水，写哲学史，连唐代佛学一关也过不了，难怪他的中国哲学史，只有上卷，却缺下卷，比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相差一万八千里呢！

主义总是好的

说回红，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代，红卫兵声势浩大，席捲天下，不但老的人要靠边站，还得遭清算，自我批判，公审、劳改，甚至下田、洗厕所，看牛棚等等等；思想涂毒、身心受残，说穿了，只因为他们太专，不红，如果是红卫兵一伙，那准是红透半边天，坐拥名利与权势。

我的家乡老屋，二百多年的祖屋污墙上，满是红卫兵图象及毛主席画象。九十年代我回乡探亲，问起这种涂鸦，何成体统，我死去一年多的堂兄，气愤之下说：他们（红卫兵）做的，让他们自行清理吧！结果红光不再，画象犹存，到老屋倒塌，红的才消失无踪。

到了二千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一日千里，经济蓬勃，乡村发展起来，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不见红，只见专，世间之事，却是那么不可思议。想起当年，（六十年代ノ红的年代，有人高喊“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其实，什么主义，都有其利，也有其弊，看你执行如何而定。有资本主义的国家，哀鸿遍野；也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民不聊生啊！

红似成一道天符

反顾现代社会，红似乎已成一道天符，有人焉，名成利就，红透半边天，什么赌王、鸡王、香蕉大王、地产、石油、电影大王等等，不胫而走。电影红星，天皇歌星，五星球星，其至地府大王，也争相鹊起，靠着那片红光，飞扬天下，年入亿元，身价亿万，让人惊叹红的魅力，千千万万行业，还得瞠乎其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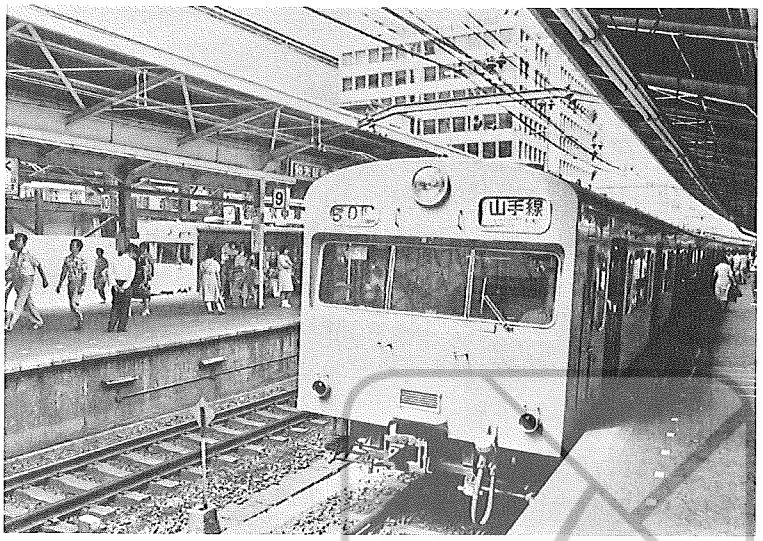
难怪你是专家学者，满腹经纶，见猎心喜，不禁要纷纷“下海”，弃专业而趋红事，你说这个世界奇怪不奇怪？

人，要生得逢时，也要生得逢地，错误的人，生在错误的时代，准是一筹莫展。哲学家尼采说：人要适时而生，也要适时而死，过早出生或过迟逝世，都成不了大业，真是一语破道的金玉良言也！

东瀛追忆

◎叶清润

山手线（やまのてせんYamanotesen）



1976年的山手线/作者摄

对留学日本的同学来说，如果他留学的地区是在关东地区，即东京方面，对山手線是非常熟悉的，几乎每天上学或打临时工，都得利用它。

山手線是一条环状线电车，把东京的附近地区都连接起来，共有29个站。它分外围圈，顺时针方向行驶；内围圈则逆时钟方向行驶，不管是按顺时钟坐，还是逆时钟坐，只要不下车，一小时后就会再回到原地，这条线是东京的交通命脉。

1975年在千葉丽沢日本语学校毕业后，我原本由导师户田老师推荐到大学读经济系，报名入学前，经过好几夜不眠的思考，因自己的背景，归国后要立刻负责起养家的问题，当时大学毕业后，薪酬也在Rm300左右，很难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于是果敢的違背了初心，选读了技术学校——東京写真专门学校。因为当时彩色摄影刚开始，希望把日本的彩色摄影的技术学好，以便回国后开始创业，希望能打开天地。然而这逆转却被我的导师戶田老师大骂了一顿，说我違反了初心，一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青年。

当时的学校在东京千代田区神田駿河台，由班主任西山老师介绍兼担保人，租了较远的板桥的四叠半的出租屋，每月一万租金。当时的汇率为RmO.95至1.OO等于¥100=，则Rm100=左右，可以说很便宜了。客厅兼寝室外，还有一个小厨房，晚上改装一下便是洗黑白照片的暗室，其间还有一个小厕所，但沒有浴室，冲凉必须到车站附近的公共浴室，每次¥100=。

从板桥乘电车到学校，必须换二次车，转上山手線到御茶之水车站下车，步行到学校。

アルバイト（arubaito)课余临时工，对于家境不富裕的留学生，是最能協助完成学业的途径。

当年得到学长的介绍到学校附近的幸福楼中华料理上班，由下午5时到晚上10时。下课后到上班前这一段时间，如何争取休息是很关键的问题。

平日看到日本人在火车上看书、阅报甚至睡觉等场面可给了我很好的提示，是

否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火车上休息，同时利用山手线的环状线的特点，只要不下车，便可在火车上睡上一、二小时？于是便开始尝试了，第一天、第二天因铁轨的摇晃和杂音都不能入睡，从第三天开始便习惯了，渐渐地可以達標至二圈约二小时的休息，于下午5点前準时上班。

夏天炎热，山手線车内有冷气，舒畅之極；冬天寒冷，车内有暖气温暖了整个心房。

人身事故（じんしんじこ Jinshinko）——某日火车突然在抵达新宿车站前停止，火车门打开了，服务员跑进来说因“人身事故”，请各位下车；“人身事故”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新词汇，不知道其意思，下了车询问在观望的日本人，才告诉我说是跳火车自杀，我立即感到異常震惊。

服务员已围起了線条不准人们向前走进，我是比较胆小的人，不敢向前看望如此的惨局，只默默的坐在椅子上远远的观望。约一小时后，看见工作人员的担架上用白布包着的物体抬离了车站；半小时后火车又开始跑了。

这是人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的惨剧，内心却不能安静下来，睁开着眼睛，跟随山手線一站一站的旋转，脑海里不停的在冥想……

相隔了不到一个月的下午，我正在山手線上甜睡着，却被服务员叫醒说：

“发生事故了，请下车吧！”

下车一看火车停在池袋站，每个人都向着不远处好奇的观望着，又是人身事故，跳火车自杀了。这次我可不安静了，跑到不准进入的红線前，提起了我随身带着的照像机，将工作人员把自寻短见的人用白布包扎好，然后用担架抬离车站的情形都拍了下来。

夜晚在暗室中看到冲洗出来的照片，较胆小的我，真感觉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当晚躺在畳（たたみTatami）辗转不眠，脑袋一直在想：

万物之灵的人类，何以把生命看得轻，“蝼蚁贪生”——蝼蛄和蚂蚁那样的小虫也贪恋生命啊！……

这就是我留日时最深刻的山手線。

Dr. Honey 走了

◎谢伯校

年初十上午11时，堂主率领下，我们一行八人带了礼物，兴高采烈到Janda Baik 向Dr. Honey拜年。

到了门前，看见景色一片肃穆，没有丝毫新春气息，迷茫间，佣人告知，Dr. Honey走了。

怎么，前几天她还送了我们许多红枣和蜜枣，好好的，怎么会走了呢?

突然传来的噩耗，令我们难过万分呆在路旁。新春的喜悦刹那灰飞烟灭，拜年变成了吊丧。

无限感叹，无常，无常，生命，真是无常！

（2020年2月）

坐巴士的岁月

刘树佳

我23岁那年考到车牌；26岁才买下生平第一辆车，而等巴士坐巴士的日子占了我青春岁月的一部分。

念大学的时候，挤巴士的日子是苦涩的。当年，被马大宿舍踢出去之后，我和几个不同科系的朋友在校外的十七区租了一间排屋。每天，我必须乘马大巴士去文学院上课，再坐马大巴士回家。有时，上一趟该来的巴士没来，所有的学生都争着搭下一趟的巴士。巴士一到，苦学子们都争先恐后地上巴士，你推我挤，把“知书达理”都挤掉了。

上了巴士，放眼望去，位子上都坐满了人。我身后迟上巴士的学生只好站在巴士入口的折门边，他们不怕被门夹到或跌出去吗？怕也没用，这就是苦学子们要过的生活、要面对的现实。背着书包的我只好无奈地站着，一手抱着文件夹，一手紧握着吊环，就这样摇摇晃晃地去上课或回家。有好几次，司机突然紧急煞车，我差点连人带书包扑倒在地。

本科毕业后，我选择在怡保路的吉隆坡中华独中执教。看到家境不错的同学开车去上班，心里头总是有股酸溜溜在翻腾。当年我是坐巴士去上班的。当时，我已从十七区搬到SS2。周一到周六，我清晨五点半就得出门，步行到离租屋颇远的巴士站等12号巴士。走在静悄悄的路上，街灯把我单薄的身影拉成长长的孤单。寒冷的晨风迎面吹来，一阵阵凉意提醒我一定要咬紧牙关，坚强地走下去。偶有摩托车与我擦身而过，我会立刻提高警惕，想必是因为打劫的新闻看太多了。

巴士到了，我往往是第一个上车的乘客。在巴士上，我会闭目养神片刻。巴士到了富都那一带，我又得转搭另一辆巴士前往怡保路。下车后，我必须走一段10分钟的路，才抵达中华独中。到了办公室，我已累得不想说话了。休息片刻后，我便开始投入工作，忙着上课和批改学生的作业。当年，我一直胖不起来，想必是我体内的脂肪在我长时间走路的当儿被燃烧得所剩无几。

放学后，有些时候我坐同事的顺风车回家，有时她提早回家或留校补课，我只好顶着烈日或冒着恶雨，步行到校外等巴士，一等就是半小时。等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上了巴士，我累得倒头大睡，有好几次到了终点站还未察觉，被检票员摇醒后才惊觉已错过了站。这样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我曾尝试在等巴士的时候读一本我喜欢的小说，可是吵杂的人声和来来往往的车辆，剥夺了我细细品尝文字的雅兴。天上的火红太阳也一点一点地燃烧我看书的专注力和耐性。读了几页后，只好作罢。

遇上下雨天，我被迫跟等巴士的陌生人一起挤在巴士站雨盖下避雨，与他人手臂碰触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有时乘客太多，我只好撑着伞站在外头。雨水顺着雨伞边缘滴在我的衣裤和背包上，弄得我满身黏黏湿湿的。当下真想立刻飞回家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有时，我伞上的雨水也会在我转身时，滴在别人身上，让我尴尬不已。我忙不迭地道歉，幸好对方没破口大骂。

九个月后，我毅然辞去这份相当吃力的独中教职，回到母校马大念硕士班。我当时虽存了点钱，可是不足以付一辆车的首期款。没有私家车代步是很不方便的。上课天，我得步行大约十分钟到幸福园站，乘坐轻快铁前往大学站，然后转搭马大巴士进入校园。巴士通常在总图书馆后面的车站停下。下车后，我还得步行大约五分钟，才到达我上课的讲堂。到了讲堂，湿透的T恤衫已紧贴我的背部，湿湿的头发也黏着额头，而我，已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汗人”。

有时，姗姗来迟的巴士害我迟到了。幸好我硕士班的讲师们都很善解人意，她们知道我这个苦学子没有车代步，因此没出言责骂我。而今，我的身份从学生转换成大学老师。看到走路或坐巴士来上课的学生喘着气推开课室的门进来，有的连声向我道歉；有的一声不响地走到座位坐下。我没说什么，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看着看着，我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在大学执教数月后，我因不想再浪费时间等巴士和轻快铁，于是买下了我生平第一辆车子——掀背式的普腾威拉。我贪这类车的冷气够冷，车尾箱够大，可以装很多东西。有了车子，我上下班就方便多了，想要去任何地方都通行无阻。有时开车经过挤满人的巴士站，我还会不禁想起那段等巴士、挤巴士的苦涩岁月。若看到我的学生在巴士站，我会载他们一程。

笼子里的布谷鸟

◎ 刘桂南（加拿大）

50年代的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法令，强迫深居偏乡僻野的华印族民，包括我家八口，迁移到集中营式的新村去。村子是用双层带刺铁丝网同高压电网围着。众民困居一处，犹若笼里的鸡鸭。

我便这样被逼在新村里念小学五年级。一天上华文课，年轻华文老师叫我们作作文，由同学们自由选题。他嘱咐后，转身返回办公室。老师一跨出教室，同学们就把脸上的严肃松下来了，嚷着要叙述割胶啦、照顾弟妹啦，捉鱼虾小鸟啦、挑水捡柴啦等等。我觉得这些事儿太凡俗、太表层化。可我却也一筹莫展，对着本子的方格子出神，笔干在手指间打转，脚底的白帆布鞋在地板上蹦个不停。快半小时的时光悄悄从我空洞洞的脑袋里流逝了。等到老师重现眼前，他尖锐的目光镇压住了我颤动的脚，使我从失神中缓醒过来。只剩一刻钟就要交卷了，我心急如焚。

蓦然，我想起邻居檐下笼子里的布谷鸟。哪鸟儿们失去自由使得我悲伤，它们日日夜夜困在笼里谷谷哀号令人心寒，那情况无异于我们受困的村民。在心腔澎湃的激情下，我急忙地动笔疾书，我要冲出笼子，像老鹰般在天空任意翱翔。于《笼子里的布谷鸟》一文里，我抒发内心的愤怒与反抗情操。按时交了卷。

次日课间，华文老师对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要我去会议室。他拎着一本子，好像是我的。他令我端立于墙角处，而他一只脚跨在桌沿上，弓着背，压低声音问：“你们家同马共有关系吗?”。我使劲摇头否认。我的心跳频率大幅度上升，低头垂眼不敢直视老师，我生来胆怯腼腆。他还警告说不可以写“不正当的事“，否则政府会逮我去坐牢的。我意识到，我的作文簿在老师手里簌簌作响声中，变成雪花纷纷飘落在垃圾桶里。顿时，我的情绪坠落在深邃的黑洞里，一直延伸到我白发苍苍的今天。



波萝蜜丰收记

黄晶然

大年初二，收获了三大颗波萝蜜果子。已经巴望了近五年，经过一年多的多次花蕾结不成果,或是果实腐烂夭折的失败，终于迎来庚子开年丰收的喜悦。

把芬香扑鼻的第一粒剖开后，果然其甜如蜜，黄澄澄的果肉饱满,口感好鲜嫩得能嚼出汁来，纯属上品，绝非市面上的”俗物”可比。不枉我这些年付出的汗水和心思，不由得喜出望外。

欢喜过后，接下来的问题却是，该如何处置这些从六七公斤到十二公斤的庞然大物？因为，在这非常时期，冰箱，早已没有多余的空间。最简单的方式，自然是把熟透的第一颗自己享用，其他两颗一古脑卖给水果小贩算了。不过，大过年的，有几处水果小贩开档呢？总不能厚着老脸皮在自家门前亲自上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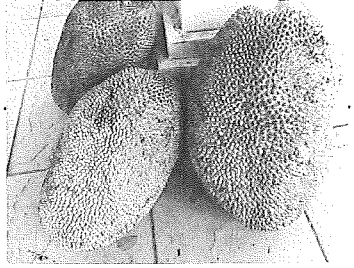
第一颗，切下整理出两小盒给自家享用也就够了，其他部份唯有分割后四处派送。不过，现在正是大瘟疫搞得风声鹤唳之时。热脸可能会贴到冷屁股上。这时节，天真的同胞可能顾忌更多——”che，新年流流送我”瓜”，我choi过你!”我之所以选择在初二采撷果实而不是大年初一，也是出于这层考虑。送人果子之前还是必须先问过有无忌讳为妙。

第二天，来到了第二颗，目标是转移到友族芳邻们了。马来人喜爱波萝蜜,甚至拿来做菜吃。比起我家的极品杨桃，此物更能讨他们博取喜欢。毕竟大家有缘成为邻居已经多年，聊表心意也是应该。斜对面角头屋的马来人家，之前已与他们约定，我家波萝蜜成熟后要换他们家的红艳艳的苹果芒。芒果树有十多年了,撑出屋前大片浓荫,却对路面和沟渠没有造成任何损坏。每年花串盛开，结出累累的半红半绿美如仙桃的硕大果实，而且每年两度，让我垂涎不已。之前我们曾以杨桃与他们交换到一些芒果，味道果然鲜美。但相信他们更喜欢波萝蜜，所以预先通知，意在希望他们把树上的果子留下一些。这家人曾爽快地说，你们要就采吧。但怎么行呢，旁人见到我们去采人家的果子,很可能产生误会。那天傍晚，他们便派了个孩子送上一大袋芒果，所以必须回报。又过了几天，把已经变得浓香扑鼻的第三颗波萝蜜剖开后，我再把一部份送给这家人，那人在庭院见了我，便翘起姆指赞前几天的果子好吃，我说:”这粒更甜。”数天后我驾车经过他门前，恰好遇到，他笑嘻嘻的与我招呼。

接下来，便是该向我左邻，一位退休高级警官，表示一下了。警官退休前似乎有意与邻居们保持距离，大家碰面只是略为点头而已，没有交流。即便附近另二家马来人，也不见有与他来往。数月前，我在后园的篱笆内拾到垃圾袋，查看之下，找到警官家人的文件。这之前，他们的家人，已曾把好几个垃圾袋抛到我家后园外的野地上。我没作声,曾把垃圾袋收起放回到他们门前的垃圾槽内，希望他家人能察觉而有所反省。如今似乎变本加厉，把垃圾抛到我家范围内，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我相信，那是偶而回来探望的其中一个儿媳妇干的。如果是住在警官家的人的行径，恐怕便会天天发生。话说我把垃圾袋收起，转到屋前，正又想把它放进警官家门前的垃圾槽内，只见他家栅门大开，警官太太正坐在院子里，见我望过来便报以微笑。捉着这难得的机会，我把垃圾内的文件取出上前向她出示并说明。她道歉了，并表示会告诫孩子们。

如今多个月了，果然不见有垃圾丢过来，连偶而洗地水从楼上往我厨房后淋下的事也不再有。说句良心话，警官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曾仗势欺我或横行霸道。前些年他屋子大改装，影响到我的围墙，也曾征询我的意见。他家人多车多，有时甚至两辆并排停在门口，但从未逾位阻碍我的车子出入。

我有个兄长，在蕉赖老家住了数十年都与邻居相安无事。自从隔壁屋主换了个在市



政局当鼻屎大的官的华人后，便因长期饱受欺负，最终干脆把屋子卖了。

所以，现在不正是该向人家表示点谢意和亲善吗?还有一点，如今，他既已退休，我再也无须顾忌有巴结奉承之嫌，而他也可坦然接受。虽然只是一点点东西。

我推开退休警官栅门上的出入口，上前敲门，恰好对方在家，我叫了他的名，告诉他，我有nangka要给他尝尝。他收下并与我握手，说道:" kongheefattchoy! "

紧挨着芒果树屋子的那家也是马来人。那家的孩子和芒果屋孩子们，曾很喜欢我家的已经逝去的小狗，常常来到我家栅门前看它，想逗狗玩但又不敢。我也很放心他们，从不在一旁监视。但是一家华人的同样小的孩子，经过时却用石头丢我狗儿!

那家人的屋主是中年人，他每见我便微笑招呼，还似乎喜欢与我交谈。有次他家办喜事，也发请柬邀我过去聚餐。

照样切了块果肉，包上塑袋上门，门铃似已坏掉，栅门虚掩，也是上前敲门并问有无人在家，不一会，一个少年开门,知道来意，向我道谢之余，还来个深鞠躬!

位卑不忘忧国，饱受折腾的马来西亚，我还能为你做的，就是这一点点了!

老伴侣

萧洋

人到老年，越觉得“老伴”的重要，难怪人们常说“老伴”、“老本”、“老友”三者都不能缺。

而老伴排在第一位。至于“老本”指的是“金钱”，“财富”，“金钱”当然重要，但是，如果健康不好，万一生活不能自理，钱再多也没有乐趣。

更不幸的是“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一切等于零。

人到老来，身心退化，最明显的是“头脑”。

我家冲凉房的灯，常开到天亮，睡前我明明熄灯，怕多花电费，半夜起身上厕所，不必开灯，你会发觉灯在亮着。肯定是“老伴”先我起身，用后没熄灯。

水的情况也一样，水喉开后装水，水满后就没关水喉，任它水流，真浪费，我只好规定，开着水喉，必须耐心的等着水满后，关了水喉才能离开。

厨房最重要，我规定，厨房的瓦斯开着火头煮食，必须熄火后才能离开。

今年是鼠年，是老伴的本命年，已经70岁了，虽是 七十古来稀，记忆力开始衰退，在生活上给我很大压力。

她每年都要去蒲种政府医院做医药检查，农历新年在一月份，她不时问我，什么时候要到蒲种去看医生。我告诉她是5月7日，农历新年后，她过几天又问什么时候要去看医生。真是不胜其烦，其时年未到，更不必说年中了。

老伴有空时，也会到邻居去打“麻将”，年青时我反对，认为很浪费时间，而年老了，我们全家都赞成她去打发时间，也可训练头脑，加强记忆力，她反而不去了。

原因是十赌九输，她遇到“老雀”的赌友，她手上拿什么牌，她们都知道，虽然是赌小小的，几个小时，输一两百元是常事，想她去交学费，反而不去了。

邻居有懂民间偏方的，都常教她试试看，全无疗效。

幸亏老伴健康还好，每天照常到广场去做“气功十八式”的运动，除善忘外，没什么大碍。

又有朋友，善意的建议，不如到隆中央医院去检查看，不过还要排期一段时间，只能试试看。

妻子是青年人的爱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英国哲学家培根语）

老伴在人牛生旅途中对我很重要，整个家的事务，都是她撑起来的，对于她记忆力的衰退，有时变成笑料，是我最担心，也无可奈何!

稿于2020年2月6日炮竹声中

感恩生命

石怀深

在记忆的脑海里，几乎没有映现过自己“庆生”的影像。回首漫长而坎坷的生命之旅，我天天都是“生日”……

四十年代，日寇占领马来亚三年八个月，在各地所犯下的“烧杀淫掠”暴行罄竹难书。森美兰知知港余朗朗村惨遭杀光烧光，顿时天地变色，人神共愤。在黎民血泪交织的日子里，幸有人民抗日军奋勇抵抗蝗军，坚苦卓绝展开保卫战。在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在胶林里避难的一个十六妙龄少女，为了避免落入“鬼子”魔掌，嫁给一个大她十七年的男子，结果生下了我。翌年8月，这个小小的生命,懵懵懂懂地听见震天撼地的抗日胜利的欢呼声！……

马来亚光复后不到三年，卷土重来的英殖民者，颁布《紧急法令》，实施紧急状态，把屠刀挥向抗日有功的二战同盟军，即人民抗日军，大肆逮捕、虐杀、监禁、驱逐爱国志士。于是抗日军转为抗英民族解放军，为马来亚民族解放与独立而战。十年间，全马约百万乡民被驱入所谓“新村”或“重组区”，陷入毫无自由、水深火热之境。五十年代初，凶神恶煞的雇佣兵荷枪实弹，把我们一家及所有胶工、家属驱离芙蓉拉务园丘，幼年的我，眼看整座长长的“公司屋”卷起熊熊烈火。迁入巴尾新村，高高铁丝网围篱外的胶林，每当响起猛烈“驳火”声，父母慌忙拉我们“小瓜”，搂伏在床底。迁至拉杭椰园不久，父亲就被抓去“集中营”，煎熬了四年两个月。这期间，母亲带着四个儿女颠沛流离。父亲获释归来之时，母亲抱着跟别人生的女婴离去……

独立后的六十年代伊始，践踏人权至极的《紧急法令》化作《内安法令》，权势者专用这条“无需司法审讯”的恶法，以所谓“颠覆国家”或“危害公安”的构陷之名，长期拘囚社会改革者、民主追求者、政见异议者。这种无限期的两年监禁，对扣留者，是惨无人道的身心迫害；对双亲，是椎心泣血的骨肉分离；对爱人，是漫漫长夜的相思



苦待。经年漂泊的父亲万万想不到，他那青春热血的儿子，竟也被“黑夜的魔手”带走，辗转于芙蓉黑狱、麻坡扣留营、太平甘文丁扣留营、华都牙也特别扣留营。熬过了十四个“人间地狱的严冬”，走出“鬼门关”，恍如隔世，仿佛再生。廿一年后，特选这“重见天日”之日，与患难老伴共同“庆生”，有二百亲朋来祝贺。

回眸血泪斑斑来时路，根本不知生日过。我能度过生命的每一天，就是无上的幸福。我感恩，感恩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燃烧生命！我也感恩，感恩创造人类的地球妈妈，感恩开天辟地的轩辕始祖，感恩南来拓荒的先辈，感恩生我劬劳的父母，感恩抗日英雄，感恩独立战士！

2019年4月17日完稿



我一只手跟你打

◎ 吕才易

……。

“……我回村里去，说你批评XXX做错了……你！”他勃然大怒，双眼如同冒火。

“我的孩子也是他的支持者……”我急忙澄清。

“那你就是反自己的孩子……”他把脸一翻。

“我父亲和你父亲是朋友，我们是世交……”我提起彼此的交情，想缓和他的怒火。

“谁跟你是世交……”他怒目圆睁。

“当初，你到工地去学工的时候，是我让你砌砖和抹壁……”我说。

他怒气冲冲地走开去，不一会又绕过桌子走回来，死力一推隔邻的椅子，作出轰然巨响。

“我看你简直是一堆烂泥，一滩污水……我呸！”他说。

我默不作声。

“你出来！出来！有本事就出来跟我打一架……”停了一会，他看我没反应，又轻蔑地说：“我用一只手跟你打……”

我恐怕会错意，以为他始终手下留情。

“我这只手受伤了……”他举起绑着纱布的左手解释。

相貌让我想起的事

◎ 章钦

我的身材高瘦，皮肤黝黑，面长眉粗，嘴宽齿长，因为这样，所以就让我想起相貌的事。

有一天早上，我到巴杀去，电单车放在街道旁，坐在单车上读报纸，有两个年青人走近，站在一旁看了看我，就对另一个说：“　　你看这个死老鬼，看我们来都不会让开，阻着我们开档。”

我看了看他，年青的小贩以为我是个马来人，用广府话讲。于是我用广府话低声对他说：“　后生的，开档可以告诉我，不管什么种族，你要尊重老人家，不要一开口就是死老鬼，这很不好！”

两个年青人听到我的回话，顿然脸色大变，尴尬难堪。后来我在想，如果我用甘榜马来腔回话，他就肯定以为我是个会听广府话的马来人了。

在一条回家的路上，路边有一档口卖“煎蕾雪”的，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是一个印度回教徒，他的“煎蕾雪”好吃，我常常帮他买，但很少多谈。

有一天，我骑电单车载老婆去买“煎蕾雪”，我和老婆讲话，他就久久看着我，然后微笑地说：“　老哥，你和我买东西已经十多年了，今天才知道你是华人，哈哈！”说完大声笑起来，我也笑起来，笑声里充满了友爱。

还记得那是1974年，我回乡探望父母，回来怡保时，来到和丰道上，当时是傍晚，遇到军队截车搜查，那个年代和丰的森林会有马共的出没，路上常有军队截车搜查。我坐在的士的前座，后座是老婆及一对华人夫妇。军队示意的士停下，一个兵士上前叫后座的人，拿出身份证检查，另一个兵士走近我前面，用手电筒照了照我，不说一话，也没有要我拿出身份证，之后摇手叫司机行走。

我在想，车内只我一人不用示出身份证，怎么会这样呢？真是百思不解，于是就问起司机，他就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像足是个马来人，因为马共少有马来人，所以你容易就过关了。”我在想，高瘦黑，相貌不好看，留着两撇，像个马来人也不错，有了一个方便，只要不像个坏人就好。

如果有一天你和我相遇，不要和我讲马来话就好，因为我是章钦！

随笔两题

陈瑞良（加拿大）

（一）捉蚊蚊

两岁多的信信，洗完澡後，躺在他爸妈卧房的地毯上，让公公婆婆（我和内人）给他穿尿布穿衣服。他两眼看着天花板。忽然，他伸出右手指着天花板，用广东话说，“一隻飞虫！”我们马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一隻黑蚊子，在大灯罩下面飞来飞去。我对信信说，那是一隻蚊蚊（广东话发音）。刚说完，蚊子已往窗口飞过去。窗子没打开。玻璃窗有很强的反光，所以蚊子飞过去后，就看不到了。我过去把窗帘拉下，蚊子已不见了。外面天气还冷，门窗都是密封的。那隻蚊子很可能是在我们进出大门时《溜》进来的。看来房间里就只有这隻蚊子。

信信忽然说，《在这里》。原来蚊子正往房门的方向慢慢的飞过去。高度比我高一点点。我马上追过去，伸出右手，手掌打开，往左边挥过去，一面挥一面把手掌合拢，捉那隻蚊子。没捉到！蚊子好像已飞进小衣柜间里。我马上把大门关起来，到小衣柜间里，两手挥来挥去赶蚊子，然后把门关起来。可是蚊子不见了。信信静静的坐起来看；然后他也伸出右臂，向左挥一两次。

婆婆给信信穿上睡衣睡裤后，就打开房门，我和信信先下楼。我在前信信在后。下到一半，我的手机响了，那是信信的妈妈打来的电话。我刚接电话，就看到蚊子在我眼前慢慢的飞下楼。我左手拿手机，右手很快的挥过去，没捉到但碰到蚊子了。它掉在楼梯的地毯上，还在动。我马上用手掌压了它一下，再用拇指和食指轻轻的捏着它，并继续对着手机讲话。讲完后，下了楼，我叫信信过来看。两指打开，露出一隻蛮大的，约一厘米长的黑蚊子。我对他说，“公公捉到蚊蚊了。”信信不做声。我就把死蚊子带到厨房去，丢到垃圾桶里。

我才转身，就看见信信在不远的走廊里，右手掌打开，右臂往左一挥，手掌合拢起来。他马上走到我面前，用广东话说道，“比比捉蚊蚊。”（比比是信信的乳名。）我问他捉到了吗？他把手掌打开，说道，“嗯！捉到了。”然后他就煞有其事的两手合拢，走到厕所里，两隻小手，把想象的蚊子丢进小垃圾桶里。走出来后，他又右手一挥，又捉到一隻蚊子了！他又把这想象的死蚊子丢到垃圾桶里。

几分钟后，他往楼上走去，大叫道，“公公来。捉蚊蚊”我跟他上楼去，他右手一挥，我也右手一挥，我们一同捉蚊蚊，都捉到了。我们一同走到装尿布的垃圾桶前，他右脚踩开关，把垃圾桶顶上的盖子打开，再把想象的死蚊子丢进去。然后示意我也把捉到的蚊子，丢到桶里。我学他做了。我们捉了几隻想象的蚊蚊后，就走下楼。一到楼下，信信就大喊道，“婆婆来！”婆婆走过来问道，“信信要做什么？”“捉蚊蚊！”信信一面说，一面挥右手。於是婆婆也学信信，挥右手捉蚊蚊，再两手把捉到的想象的蚊子丢到厕所的垃圾桶里。我们三人，在走廊和饭厅里走来走去，一同挥手捉蚊蚊。捉了十几二十分钟后，妈妈下班回来了。抱着他亲了几下，往楼上走。信信还在挥右手，我们就解释给他妈妈听，信信在捉蚊子。

2019.04.10

（二）哦…阿…吗…

加航的空姐，很多是年纪较大的，是当年的美女。应是人权的原因，她们还继续干。她们都是彬彬有礼。

东方的空姐，都年轻貌美，彬彬有礼。

我们且听一听，长荣航空飞机上，空姐问旅客时的声调。

不好意思哦…..

请小心阿…….

你要喝咖啡吗……..

她们每一句话的细长尾音，　对我这不常来往台湾的人来说，听起来很特别，而且也给人一种撒娇式的温柔。

这似乎是近二三十年的现象，近来在大陆上，好像也听到这《嗲嗲》的尾音。

我就和坐在身边的内人谈这现象。这种尾音，50年前在台湾，当我们还是学生时，好像没听过。

内人忽有所悟：“学日本女人的《温柔》音嘛。”

我也觉得有道理。日本人早年到中国去《取经》，所学到的礼仪文化，给我的感觉，好像保留了很多下来，有些东西，似乎还是原封不动。他们谈吐应对时，总是彬彬有礼。尤其是女人说话时的语调，听起来特别温柔。

台湾和日本之间，起码有一百多年的密切关系。因此，台湾的国语，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日本话的影响。这是无法避免也是无可厚非的社会现象。因此，声调变得温柔些，既能取悦对方，又能招徕顾客，何乐而不为?

2017.09.09

心中住着武将

——新春感言

◎二炮（新加坡）



庚子年伊始，各家媒体频繁出现“武汉疫情”四个字，频率比“新年快乐”还多，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外，大人们心里总是阴阴的，乐不起来。

本来就少出门，如今空气中多了一种不明病毒，就更有理由闭门不出了。小时候过年有鞭炮声，曾几何时，爆竹挥挥手走远了，只剩舞狮采青的锣鼓声。今年病毒肆虐，连醒狮也不敢出来，这年啊，不是普通的静!

手机不时有信息传来，开头即是“武汉”二字。这个名词，给人孔武有力的感觉，怎么就这么脆弱，轻易被微小的病毒击倒? 这似乎很讽刺。

记得小学时读地理，初识“武汉”这个地方。当时，最先联想到的是历史上那位骁勇善战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也想到辛弃疾。渐渐地，我发现，班上很多同学也认识这些历史名人，在一起玩的时候，都会轮流饰演，还争论谁的武功最好，甚至自编剧情，让他们跨时空对打，一一列入武功排行榜。

也许心中住着武将，昔日的小孩不轻易掉眼泪，不容易生病，很难被击倒。吊诡的是，随着数据化时代的到来，当年的小朋友长大了，频繁地移动滑鼠、不停地滑手机，竟把住在内心的霍去病和辛弃疾渐渐地抹去，莫名其妙变得脆弱了。

时代发展到今天，征服火星已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人类却越来越不堪一击。是不是这一路上丢掉太多? 是不是应该找回那些曾经让我们内心强大的名人和英雄!

霍去病，辛弃疾，作者联想力丰富，有的放矢。有学识，有声有色——编者

姐姐

唐君復

贫困家庭，有一个温柔体贴的小姐姐，照顾年幼的弟妹，分担做家务，家就充满幸福。

我去拜访活到八十多岁的姐姐，却被我察觉她的颈项长出一粒大如鸡旦的无名肿瘤。我指着她颈项，问她为何不叫孩子带她去看医生？她笑说不想添子女的麻烦。这岂不是癡瞒病情？宁可挨痛！错失治疗期，眼看着她被恶瘤熬痛至死。

婴孩时，姐姐曾经照顾我一段长时期。很遗憾，我们姐弟一直以來都活在贫困中，如今她逝去，姐弟之情也随烟消云散。留下想报恩却无能为力的我，遗憾终生！

我出世时，是二战前三年，属英殖民地时期。那年姐姐九岁，姐兼母职，又如同小保姆，听见我放小屁，就催促我作解大小号，替我穿裤时不忘拍拍我的小屁股，举止像母亲，表示屁股已抹干净。

双親大清早出门去園坵铲初萌荊棘，铲橡树头的野草，或做施肥工作。那时，我牙牙学语，也学爬。姐姐用椰壳装稀饭喂我吃饱后，顺手带一小罐泡便的煉乳，小心翼翼地背着吮母指的我一起去串小朋友的门。小朋友到齐了，姐姐放我坐在泥地上，她就和小朋友玩又抓又抛的小石子游戏，玩腻了又转玩跳格子的游戏。我独自抓泥沙乱撒，累了，睡意來了，就躺在地上睡着。

小嘴巴初长乳牙，牙龈癢难耐，总想咬东西，咬自己的手指怕痛，只好趁姐姐背着我时咬她的肩膀，她痛的哎呀呀叫，生气地把我放跌在地上责骂道;你再咬，就把你丢掉，让猴子教你爬树吃树葉。我会听有话却说不出口，坐在泥地上哭丧着脸，伸出双脚不停地摩擦，把松软泥土搓出两條痕跡。姐姐搓搓咬伤处，心软了，又哄又骗，又将我背起來。

从此，我怕挨骂，学乖了，不敢再咬她，只好偷偷地咬自己的衣袖，以解嘴馋之癮。

周岁过后不久，我生了一场几乎致命的大病。病得脸青唇白，额头热到炀手，两颊塌陷，瘦如殭尸。小镇去医院太远，父親暫时把我留下來，搜尽民间偏方都无法治癒我的怪病，只好将我送进城市的中央医院，让我独自留院治療。

在这段时间，父亲每隔一天就搁下工作，趁早赶搭经过小镇进城燃烧煤炭载客火车來医院探望我。后來父亲沒來探我的病，半个月过去了，父亲來了，才知道他为了节省开销，自动減少抽提神補气的雅片，沒料到他身体缺少毒素，失调了，支撐不住，病倒了。父亲病，我又病，又沒钱，双重打击下，寸步难移。后來，父亲又有钱了，才來探望住院的我，钱从那里來，父亲沒说，躺在医院受病侵的我並不知道。

我住院超过半年，病情才稍微康復。又想起父親已很久沒到医院探望我。我每天枯坐在软绵绵的病床上，静寂地张开无神的双眼盯住医院出入口，巴望父親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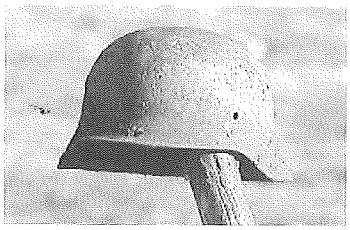
那天，瘦骨嶙峋的父親，容貌憔悴，无精打采的來医院。我看見父親手肘受伤瘀血，怜惜地指父親的伤处。父親说追赶快要开动的火车，不慎跌趴在铁轨上，我听了心滴血！

父親來得正合时宜，医院当局允许父親接我出院，缴清少许住院费，了却我住院的日子。

我患病日子太久，元气尽失，跑路脚步巔三倒四，精神不振，眼神呆滞，沉沉欲睡，记忆歸零。父親手中若有钱，就会买几毛钱黃牛肉熬粥给他補身，沒钱时寻找躲在家里家外，或柴房鸡埘里的蝦蟆，剥皮掏出肠肚，清除它身上的毒液，用小冬菜缸熬粥给我吃。

当我的病情好了些后，父母又重新回去工作，把我带到工作地点，在我身边燃烧驱蚊火堆，让我坐在父親特制的儿童木椅上看他们做工。午歩时一起吃，放工，一起回家。

好战的日军，发动二



战，带着毁家灭国的枪炮，长驱直入打进來。当时我三岁，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根本沒体会到国殇家难，只知道要吃饭沒饭，要吃粥沒粥，吃木薯地瓜，苦不堪言！

二战结束，曙光蒞臨，枪炮硝烟也跟着绝跡。时间送走艰辛，迎来万众期待的和平。

第二年，母親爱女心切，高兴地带着我，沿着粗糙的马路去见久违的姐姐。当时有残旧公交车按时川行在马路上，但我妈沒钱搭车，只好劳动双脚慢慢跑。

跑到半路，我憋不住心里的疑惑，问母親;我居然有姐姐，为什么她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接着母親才告诉我说;当年是你姐姐照顾你。但你住院时，父親也病倒，生活过不下去！父親只好将姐姐以一百英殖民币送去给曹家当童养媳。那天，父親早上骑着脚车，把你姐姐放进后架的竹篮里送到曹家，並吩咐你姐姐好好地在新家新环境中住下去。姐姐不鬧也不吭声，望着语重心长的父亲交待曹太太多多关照年龄尚小的姐姐。

曹家有一对比你姐姐稍大的兄弟，他们都很欢迎你姐姐到來。那晚，你姐姐和曹太太共床睡。

那里晓得，次日早上，他们发现你姐姐失踪，曹先生火速踏脚车找上门要人。原來你姐姐早已想妥逃跑的预谋，在三更半夜，趁曹太太酣睡的如猪时，她蹑手蹑脚趁机摸黑跑十公里路逃回家，安穩地睡着。

在你姐姐睡意正浓時，曹先生來吵醒你父亲，要接你姐姐回家。你姐姐淚流满顋责问父親;爸爸把我卖掉，不爱我了！

你父親看见姐姐都这么大了，又善解人意，心也不捨，便感触良多地说;我们都爱你！

那您为什么把我卖给别人？你姐姐紧紧抱住父親的腰，接着又说;这个叔叔我不认识他，我不敢去他的家住。我要留來照顾弟弟;当弟弟大了，我出外做工，争多多钱给您用！

此时，你父親鼻酸酸，淚水盈眶，抚摸着你姐姐的小头颅，编一个美麗的谎话说;爸爸向这位叔叔借了很多钱，现在你跟他回去做工作還债。三五年后，债還清了，你就可以回家！

你姐姐仰脸看一眼曹叔叔问;‘我爸爸真的有欠您的钱？’曹叔叔露齿笑笑，接着点点头。你姐姐破瀼而笑，坚决地说;我情愿跟曹叔叔回去做工，替父親還债！

你姐姐那次重回曹家，是一九三九年。迄今已将近七年，不曾回过娘家。

去到曹家，姐姐很激动地出來迎接我和母親。我看见亭亭玉立的姐姐，证明姐姐的生活过的很好。

姐姐摸摸我的头说，弟弟也长大了，再过几年就能替父母攒钱了！

毋亲说，你都好多年沒回家看我们，是工作忙？

姐姐说，我们在曹家各有各的工作，所以我走不开！

姐姐将我和母亲安敦在一间打掃干净的卧房，把简单的行李安置在木板床上，带我们走进橱房吃午歹，桌上尽是新鲜蔬菜，和自家养的淡水魚。

姐姐的住家靠近往返淡边芙蓉大马路。大木屋坐东向西。住家四周是一片广阔的农耕地，种满各类蔬菜，将採割的蔬菜由曹家孩子用脚车载去城市卖，养几栏大猪，接近年关才卖，绿油油的地瓜叶是猪隻的上好词料，也种好几畝旱地稻米。付出劳力，换來衣食无愁的好生活。

我在姐姐的家住了两晚。白天我忙着在旱地稻田里看守成熟的谷子，小鳥飞來偷吃谷，我就飞快去赶它们。

那天，吃过早歹，我和妈妈准备回家，姐姐给了一些农作物，又给了一筆她平时节省下來的私房钱给母亲，还吩咐我们要坐公交车回家。我们为了省下几毛钱车资，照样跑路回家。

过了两年，英殖民政府施行新村政策，姐姐跟着曹家丢下租赁的耕地搬走。从此，我们和姐姐的音訊断绝了好多年，国家独立后，姐姐才带着她的孩子回家來团居几天。从那时起，我们又连续上了！

《1964——恶狼的年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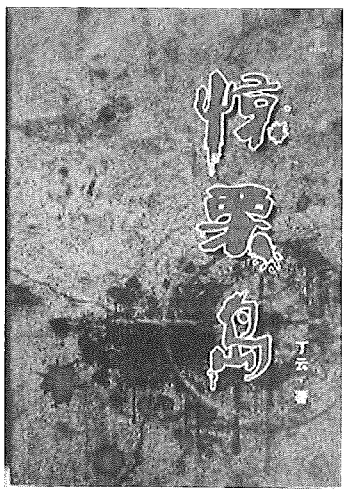
丁云

（1）

写长篇，总是波折重重、跌宕起伏。

因为创作的时间跨度长，思绪时而紧绷时而松懈，也随着生活的颠簸动荡而影响心情，因而今天写的明天否定、明天写的后天否定、后天写的大后天否定，如此折腾磨蹭，写到最后，又反悔了，急忙把起初丢弃的开头找回来！总之反反复复，修修补补，直至终篇，往往已经筋疲力尽。

我已经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包括33万字的《赤道惊蛰》、10万字的《攀绝峰》



，还有10万字的《惊栗岛》。目前除了这部已经完稿准备出版的《1964——恶狼的年代》，还有完成了初稿的《幽暗家园》和《三个革命者》。

《1964——恶狼的年代》算是《惊栗岛》的续作。为何说是续作呢？我在收集狮城历史资料时，最吸引我的当属1963、1964、1965此3个年份。1963涵盖了打黑的“老鹰行动”、刑事修正案第55条、安乐岛无围墙监狱暴动，还有社会动荡与惊天绑架案！1964则有种族暴乱、马印对抗、黑帮横行，还有印尼特工制造骚乱，1年内发生数十起爆炸案。1965呢？大家耳熟能详的是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课题、警匪对立，服兵役保家卫国等等。

我当时躲在电视台华文戏剧组的资料室，啃着大堆的新闻剪报与档案资料，废寝忘食，兴奋不已。就心想，如果把这3个年份发生的事写成狮城三部曲，肯定精彩万分。于是凭着这股冲动、这股推力，完成了《惊栗岛》、《1964——恶狼的年代》。当然，我不是写历史小说，自然把虚构与历史事件交错、交融、打散重新拼贴。我采用的视角很独特，不是正经八百通过正面人物去看历史，而是从黑帮分子的偏角度来看社会的动荡、时代的变迁、人物的命运，而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里，在这个价值观崩解的社会暗角里，作为小人物的黑帮分子——马仔，如何自处？如何安身立命？如何扭转命运？

《1964——恶狼的年代》到底写些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写一个黑帮人物如何改邪归正，成为一个陶艺家的故事”。文艺一点的说法，则是：“黑帮男儿，如何在动荡的年代中摆脱心中恶狼，成为良善的人”。

狮城三部曲已经完成了



两部，第三部资料齐全了，只需要梳理与沉淀。几时动笔？则需要等候时机与推力了。

（2）

《1964——恶狼的年代》之可以顺利出版，当然要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慷慨赞助部分出版经费！也要感谢“八方文化创作社”的协助，当然，主编冯婉明的热心帮忙，让我感到温暖。我一向坚持，作家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好，如此而已。至于搞出版，卖书、打书，则不应该把他累死。有了“八方”，我将无后顾之忧，继续朝着狮城三部曲的第三部《1965——建国》的写作计划迈进了。

还要特别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一再提供协助，第一部《惊栗岛》，第二部《1964——恶狼的年代》都获得艺术理事会的“创作基金”赞助，让我得以在不担忧生活费的情况下如期完成作品。

想想自己真幸运，可以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里，完成6部长篇。以后，数量也许不是6部，可能是10部或更多！我肯定会继续长篇的经营，新加坡的精彩题材，也不仅仅是1963至1965三个年份啊！以前当文艺青年时，有一位老前辈曾经对我说：“只有拿出长篇，你才算拿到小说家身份证！”这句话刺激了不服输性格的我。这么多年过去，老前辈已去世，但我想无愧地告诉他，“我拿到了小说家身份证了！”

也要感谢我家人的包容、信任与鼓励，让我在安稳的环境里完成这些长篇。当然也要向文艺界前辈们说声抱歉，在埋头创作期间，真的脾气超不好，仿佛与他们断绝来往、息交绝游。不礼貌之处，还请见谅。

啰啰嗦嗦谈了这些，是为序。

请期待《1964——恶狼的年代》的出版吧！

稿于新加坡

6.11.2019

方成英译《笑林广记》（12、13、14、15与16）

OLD CHINA HUMOUR 12

ONE WHO DOESN'T FEAR DEATH

After getting married for more than a year, a young wife conceived. When the baby was due, delivery proved to be a remarkably difficult process, and baby took two to three excruciatingly painful days to see the daylight. It was a boy.

Wife told husband, "I almost kicked the bucket because of this lump of flesh. Since with this male baby the family lineage is assured, henceforth you and I shall not sleep on the same bed for should I conceive again, I am certain to perish. If you really love your wife, do sleep in a separate room so I may live out my remaining years peacefully."

The husband agreed and began to sleep in a separate room.

One late night more than two months later, when the candles had been extinguished and the husband had climbed into bed, content to sleep alone and gradually float towards the realm of dark sweetness, suddenly was heard loud knocks on the door. Awakened, the astonished man asked who it was. A woman answered, " It's me."

Husband asked," But who are you ?"

The woman repeated, " It's me."

Exasperated, the husband repeated his question.

" It's the one who doesn't fear death, quickly open up," said the woman at the window with a chuckle.

不怕死的

有新妇进门年余，孕已满月，临盆极难，胎转之际，腹中绞痛几欲死，迟两三日方下，视之男也。妇谓夫曰："吾为此一块肉，几濒于死。既有此子，宗祀可不绝。愿从此不睡合欢床，若再怀胎生产，我必不能活，君如念夫妇情，请异室独居以救余生。"夫诺之，即遵阃教，设榻别室，距子生已逾两月余，一夕更已深，夫展被登床，灭烛独卧，渐入黑甜乡，不复有他念矣。忽敲门声甚急，夫惊醒，问为谁？妇曰："我。"夫问汝为谁？妇又曰："我。"夫问汝究竟是谁？妇隔窗笑语曰："不怕死的人来了，速开门。"

OLD CHINA HUMOUR 13

IN DEFENCE OF HUSBANDLY HONOUR

Perennially abused by their women, ten hand-pecked husbands come together to prick their fingers and smear blood on their lips in a solemn initiation ceremony to form a clandestine union wherein they take a vow to come to one another's rescue in time of wifely perils.

As they are performing sacrificial rituals to the deities and draining their wine goblets, out of the blue their wives swoop on their secret nest! Nine of them flee for their lives, only one holds his ground, remaining seated quite still where he has been. The nine are immensely impressed by his incomparable courage, so say they among themselves, " What man is this, certainly is he made of sterner stuff. He ought to be elected our leader!"

In a while when the wives have dispersed, they approach the man to take a closer look. Alas, this one has gone to meet his maker, probably on account of the scare.

正夫纲

众怕婆者，各受其妻惨毒。纠合十人歃血盟誓，互为声援。正在酬神饮酒，不想众妇闻知。一齐打至盟所。九人飞跑惊窜，惟一人危坐不动。众皆私相佩服曰："何物乃尔，该让他做大哥。"少顷妇散，察之。已惊死矣。

OLD CHINA HUMOUR 14
PORTRAIT PAINTER

A portrait painter has never been able to procure any client. He is advised to do a portrait of himself and his wife and put it up for public viewing. That way he might attract some business.

The painter does exactly that. Then one day his father-in-law pays him a visit. When he sees the portrait he asks, " Who is this lady?"

The painter answers, " She's your dear daughter."

" Why is she seated together with this stranger?"

写真

有写真者，绝无生意。或劝他将自己夫妻画一幅贴出，人见方知。画者乃依计而行。一日，丈人来望，因问："此女是谁？"答云："就是令爱。"又问："他为甚与这面生人同坐？"

OLD CHINA HUMOUR 15
NEVER SAY LOST

A conceited fellow who thought very highly of his chess-skills met his match and lost three games consecutively. The following day someone asked him, " How many games did you play?"

He answered, " Three ."

" How did you fare?"

" I didn't win the first game. My opponent didn't lose the second. In the third game, I had wanted to force a draw, but he refused."

讳输棋

有自负棋高者。与人角，连负三局。次日，人问之曰："昨日较棋几局？"答曰："三局。"又问："胜负何如？"曰："第一局我不曾赢，第二局他不曾输，第三局我本等要和，他不肯罢了。"

OLD CHINA HUMOUR 16
WELL-PAINTED BEARD

Upon completing his work, a portraitist says to his client, " Please show it to passers-by and ask if it is an excellent depiction of the subject."

The client does as is told. He asks the first man he meets, " Which part of the painting bears the best resemblance to the subject?" To which the man answers, " The soft cap."

To the second man who comes along he asks, " Which part of the painting bears the best resemblance to the subject?" " The attire," says the second man.

Before he asks the third man, he cautions him saying, " The soft cap and attire have both been commented upon, please do not repeat. Pray just say which in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has the best resemblance ?"

The third man hesitates for a long while before answering, " The beard is most well- depicted."

胡须像

画士写真既就，谓主人曰："请执途人而问之，试看肖否？"主人从之。初见一人问曰："哪一处最像？"其人曰："方巾最像。"次见一人，又问曰："哪一处最像？"其人曰："衣服最像。"及见第三人，画士嘱之曰："方巾、衣服都有人说过，不劳再讲，只问形体何如？"其人踌躇半晌，曰："胡须最像。"

呼啸的风（2）

◎原上草遗作

“你为什么尽看着我呀？”　嫂嫂笑得多可爱。“我们又不是别人，你有话就问好了。”转身拉起棉被，往睡得安详的狗仔身上盖好。

两只壁虎面对扒在墙譬上，互相虎视耽耽，一只用力扑动大尾巴，另只立刻掉头溜开，那只也追上去不见了。

做小姑的看着那个的动静，脑里当下泛起了一个问题。

“大哥最近有消息来吗？”

话说出口，方才感到后悔，她不该随便挑起对方的心事，但又觉得自己对同胞手足的大哥不表示关心，在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她静待对方的反应。

“你问他吗？”漫不经意地说，像问起一个毫无关系的人。“当日走得那么坚决，有消息无消息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难道你不想念他吗？”那个故意逼上一句。

“想念？难道他会想念我吗？”

“你怎么知道他不想念呢？当日他不过和爸爸闹意见，赌气才离开家里的。”

“赌气是他们俩父子之间的事，你不能把妻儿算在一齐呀！”遭遗弃的少妇带着激动的口吻说：“三年多了，他的意思如何你也看得很清楚。只怪当初你们对我父女太好，我无法报答才答应嫁他。我明白自己天生註定的苦命，从十多岁那一年就开始了。”

话既已说开，自知苦命的朱彩娟反而镇定了许多。她顺便告诉对方自己以前的身世，这些秘密埋藏在心头多年，从来没有机会向适当的人透露，就是自己的丈夫，也不知道她本来是一位千金小姐，父亲是地方上赫赫有名的富豪，为社会为人群服务的侨领。但黄金时代在她念中学那年就消逝了，“大东亚圣战”的战火轰毁了他们光荣的一切。于是父亲领着家人离乡流浪，隐姓埋名，几经辛苦挣扎到和平到来。

“和平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妈妈早已抱病去世，一个弟弟也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找生活，只剩下爸爸和我做些小生意渡日。”她凝视着壁上默默燃烧的灯盏，像在整理乱丝也似的回忆。“爸爸因年老多病，不得不抽上几口大烟，生活更艰苦，后来有朋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明路，说是这个地方非常兴旺，人情也好，爸爸给说动了心，那么我们才来了，不然，怎会呢？”

女学生暗暗吁了一口气，现在，她对眼前的少妇另有一种看法，先前存留在心中的一点置疑也告释然了。她不禁要暗恨哥哥的愚蠢，这样的媳妇也给冷淡了，将来要怎样去懊悔哟！

“当然，当然！”这个小姑顺着对方的意思，轻轻点了点头：“像这些破破烂烂的小‘甘榜’，人都没多几个，那来兴旺呢？不过每星期多了两次墟场，看去好看，你们给朋友骗了。”

“骗了我们他有什么好处？人家都是一片好心。唉！过去不必再谈了，谈起来就心烦。

嫂嫂一手托着下巴，将手肘搁在架起的腿子上想，一面斜眼瞄向坐在不远的人，口气一转：

“碧云，现在说的是正

经话，你都知道，这里墟场没有了，生意不能做，好多人都等着找地方搬，你看我们要怎么办？”

“是啊！我也正在担心，你看爸爸的意思怎么样？”

“怎么样？他说顶多省吃省用，挨过一段时期就会恢复太平了，还到处去劝人呢！奶奶就跟他吵了不止一次。”

“我们真的非搬不可吗？”做小姑的担了心。

“照情形看下去，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太平？生意不能做，你拿什么来吃饭呀？爷爷虽然不主张，我看他心里也是很着急的，前几天还追问奶奶你是不是在放假后一定回来，以前他连提都不提。”

嫂嫂说完加紧盯住对方的脸孔，似乎从那里忽然触发到什么不祥的预感，却又显得爱莫能助般地略略蹙紧了眉头。等对方陷进沉思的那刻，她挺挺腰肢继续和婉地问：

“你快毕业了罢？”

“高中还差一年。”女学生随口回答。

但很快她猛然醒悟过来，隐隐似乎中看到一道阴影逐渐向她移近，再移近，终于把她一下裹得快要窒息了。她强持镇定，用几乎发颤的音调接下去问：

“爸爸是不是有意把留我在家里？”

“你怎会有这种想法呢？”

“彩娟姐，你不必再安慰我，现在的情形不同，爸爸真有这个意思，我也不能反对，只是我感到太意外了！”

事实已经很明显，丘碧云到底是一位聪慧的女孩，不会不进深一层去代父亲和家庭生活想一想。升学对儿女前途固然重要，但生活对整个家庭的生存更重要，假如谁是当家的父亲，当然选择后者。

她也想起当日能够远到“星洲”升学，除了她的聪明乖巧，兼且获得授业老师王先生在人事方面的安排推荐，大力在父亲面前游说，最重要就是家中经济能力不成问题。而且在种种条件齐备之下，她更需要排开一些世俗者卑夷的眼色，以及慈母关怀的眼泪。她的成行可说是充满了艰辛的。假如真的不幸就此遭到希望幻灭的厄运，那必然是一种非凡的痛苦。

“你怎会这样想法呢？”嫂嫂重复这句话。

老实说她并不懂爷爷真正的意思，不过顺便提提有过这回事，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关心他外地的女儿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她劝告对方。“明天最好先听听他的口气，才来发愁还不迟。”

“我才不愁呢！”对方立刻丢过一问。“其实家里人不阻止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心机唸下去了。”

丘碧云掠掠头发站起来。她觉得今晚上的晤谈不大痛快，却已相当满意。本来再准备多扯几句闲语方才告退，偏偏楼下那个躺着睡不下的老母亲跑上楼来。

“碧云！碧云！”她老人家挟着一张毯子，站在卧房门外唤。当见到女儿众另一道房门里走出来，她生气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已经九点多你还没有睡？”

“我在那边十二点才睡呢！”

“十二点？你不骗我罢？明天那走来精神？快去睡！这张毯子给你，今晚天气冷得很。”

“不冷！不冷！我不要！”女儿迳自走进房内，大力拉上房门，不再理睬了。

门外的老母亲站着发楞。她不明白女儿忽然脾气那么大，莫非从媳妇那里听到什么谗言了？

她狠命地向那里瞟一眼，嘴里嘟哝着转身下楼去。

（三）

天亮了。

浓雾尚未完全打开大地的帘幕，性急的鸟雀早已钻出人家的屋檐头，向着朦胧的世界娇声喝采了。卷起尾巴的狗儿大概昨晚上睡得太好，一早

就精神奕奕地到处乱跑，遇见什么奇怪的事，便大惊小怪的边吠边逃。鸡鸭们一向起得最早，等到人们从不同的好梦中坐将起来，开始咳嗽吐着浓痰的时候，那些捣蛋的傢伙已经喊得有气无力了。

小山村在千呼万唤中苏醒过来。

若依照往常的习惯，人们起来第一个萦绕在脑中的问题是生意，昨天如此，今天如此，生活平凡而简单。男人们缓缓打开门面，预算一天的收入。女人们开灶烧火，为两餐的膳食操心。孩子们哭着闹着，大些儿的，被大人连催带赶上学去。一切都像依照着计划进行。

那些少数不属于精打算盘的劳力者，或是不属于任何职业的上等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常节目，首先起床最要紧的是上茶店。他们要在那里抒发伟论，听取报告，交换意见，批评各种各样的世界大事。别人可能听了没有什么意思，感到屑碎而乏味，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他们本身并不作如是想。他们正要靠着这样来调济精神生活和获得人家的赏识。

这个‘甘榜’全部还不上三十来间店铺，其中华、巫、印杂处，茶店也有三四间，最像样和历史较久的，要数东角梁亚旺开的无招牌茶室了。也许为了这些缘故，或是一些特别情形和莫名其妙的关系，只要时间一到，许多不约而同的脚步就向那边走，就像隔晚预先购了戏票的观众，各人找着自己的座位，不必开口吩咐，主人亚旺哥老早记下各人的专好，毫不差错的把各式饮品端到客人的面前。于是各人啜尝着杯里热腾腾的液体，嚼着香酥的‘油炸鬼’或棉软的‘豆沙包’，架起大腿，面对着那些老熟人，谈着，笑着，大声说些粗鲁话，认为都是属于一种健脾养肝，提神醒脑的养生之道。非到日头快上了屋脊，几个蹲在店前空地晒日光，一边欣赏旧报纸的老头儿都愿意起身找凉快时，各人的兴致似乎才慢慢消退，而急着回家办点正经事。

假如遇见墟日，情形又自不同。那些有如逐水草的游牧者似的小贩们，有的远从数十里外漏夜赶到来，多半随身带着鱼干这一类土货，在约好的熟人家里宿一宵，预备明天善价而沽，博得厚利归去。于是那些茶店的老板为了招呼远来的客人，大门也开得特别早，往往那些雀儿还在檐头做着春梦，店主们已经燃起几盏煤油灯，表明生意开始，欢迎顾客光临的意思，居然大光灯也懒得点，那些幻想明天的生意如何好市而想昏了头，因此彻夜不能好睡的远方生意人，当然喜欢有这样一个活动活动脑筋的地方，一一打着呵欠，红着眼圈作了座上客。还有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间接生意人，大家都想在货色上或价钱上占点便宜，自自然然都赶了个大早，到来以后的落足站，惟有是半开门的茶店了。

至于原来每个早餐像赶功课一样的茶客，到这特殊的一天倒规矩起来，因为谁都明了生活不是空谈所能代替，不抓紧这一刻黄金机会，尽量捞到一些作为还债渡日的资本，那么他就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所以除了别有原因以外，他们都是自己家里随便打发早点，认认真真守着店面，一步都舍不得离开。

今天适逢墟市，但情形已经不同，往时那种车来人往，鸡喧鸭叫，门庭若市的情景，刚好是一个尖锐的对照，简直比平时还来得冷清。太阳从橡树林背后爬得老高了，大半的店铺大门只打开一半，还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出入。喜欢赶早市的村人都不知道那里去了，就是喜欢在小巷子溜来溜去的狗儿，近些日子似乎很难再看见。马路上照旧有疾驰而过的车子，那是些上上下下的旅客，到这里只会睁大诧异的眼睛，一刻都不肯停留。

尽管因地方戒严的关系，人们的心给困扰代替了闲情，而且开始懂得用省俭来适应当前的环境。但上茶店的习惯一时间难完全改变过来，因此东角那间茶室里端端正正坐

了六七个常客，他们照样高谈阔论，所不相同的是大家不像前来找寻乐趣，倒像为了什么责任问题，而勉为其难地上座般的。

其中那个满嘴金牙的中年汉，话儿说得多又最大声，这时他面前的杯子早已见底，还紧紧捧在手里不肯放下，正在教训邻桌一个微微发福的中年人。

“你二哥又打那里听来的啊？”他拉长脖子叫。虽然还没到喝酒的时候，脸孔已涨得通红：“我们来打个赌怎样？赌什么？”

叫二哥的一味搅拌着面前的茶杯子，像考虑一个问题尚未作出决定。这个本来姓赵的老实生意人，凡事必须经过一番慢条斯理，从长计议的慎重阶段，好听些的正所谓“临危不乱”，不雅听的便是“拖泥带水”。不过人缘颇好。在地方上算是老地头了。

“赌什么？”他瞄瞄同座一位茶客，缓缓向挑战者顶过去：“事情又不只关系到我赵某人一个，人家说我就听，难道你头家鸿又从那里听到什么新消息？”

“我当然有哪！”头家鸿骄傲地扫了在座众人一眼，重重把空杯子搁下。“这里的‘巴刹’不必希望了，昨天我才听到，原来他们早就有计划要这样做。”

他接着告诉在座众老乡们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邻村正在大力发展中，但是在地利上受到限制，市场一向很冷淡，本村虽然在情况上相差不远，但是每星期有两次墟场，比起那边就热闹得多，因此地方上的人不免眼红，就想到要用什么方法把本村的墟场搬过来，总是不成功。刚好这次因为戒严关系，墟场给取消了，他们就趁机向有关方面接洽，名正言顺的整个搬过去。

“就算戒严解除了，‘巴刹”还能开得成吗？谁又敢说不要等到三年或五年以后才能解除？“他补充说。然后转身向倚着柜枱发楞的老板要多一杯“咖啡乌”，吩咐必须浓一点儿的。

这个的话立刻感动了大家，谁都暂时缄默着，一面在心里揣摸话里的真实性。不过凭目前说话人的身份，大家无可怀疑他具有一定的份量，因为在座众人谁不明白头家鸿的来历，一个靠自己的才干挣起来的暴发户，平素又喜欢和一些皇家人往来的豪爽客，随时到那里都是受到刮目相待的人物。虽则说那些发财的机会已经成为过去，来得太容易的金钱也让他毫不爱惜地花得七七八八了；可是头家鸿的名头就和他的一身打扮一样，照旧光光鲜鲜，让人望而肃然起敬。

“有理由，有理由！”和赵二哥同座的那个瘦小个子首先打破沉默。他本来双手环抱着一只曲高的膝头，半眯着像是睡不清醒的眼睛，一副悠然自得，不问世事的姿态，这下突然比谁都表示出关心，倒叫人感到意外：“当局既然存心要这样做，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天下那么大，你还怕会把人饿死吗？”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引起一位老者的疑问：“大头兄这样说，应该是考虑好了？”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镶牙伯。”叫大头兄的向角落里望了望：“到了火烧到屁股的时候，不到你考虑哟！人家高佬宋才聪明，一听到风声，卷起傢档就松人，连看更的工作也免了。”

“他不同！”身旁的赵二哥反应意外的快。大概那个靠打金赚点工资的朋友就住在他隔壁，故此知道的比人多，也比较关心些。“头家那里人手不足，要调他回去总店，人家老早都准备离开了。”

“现在的金店生意还不错罢？”坐在门边另一个尖下巴的矮个子轻声问。

“那还用说吗？”大头兄把话接过去。“现在的人都喜欢囤金器，谁要是囤树胶那就是笨蛋一个！”

他是一名收购树胶商

人，租了别人的牌照在本地开了一间小小的收买店，专门零星收购当地人的产品，然后在行情起落间转手赚点小利。前些时拜了‘韩战’之赐，凡是有关买卖树胶的人大都捞了好大一笔，但他却自谦说只是“代人作嫁”好处都是别人的。不过此后搓麻将时必须六块或九块钱一仆，原本三块钱的他不来了。

“今天的行情又落了？”尖下巴淡淡问。

“落！怎么不落呢？他妈的世界又不来一次大战！”

小树胶商人说完就眯着眼睛笑，他自以为说得很幽默。其实世界大战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他想都没想，大概同‘韩战’一样只是使胶价飞升起来而已。

很快，整个茶店里不止三四个人笑骂起来。那个赵二哥狠命朝身旁的人一瞪，慢条斯理地告诫说：

“大头兄，要赚钱方法多得很，希望再来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南进时候的滋味，你难道没有尝够吗？”

“那里，那里！我不过是说说罢了。”这个没想到一句无心的话，竟惹起了公愤，急得向这里搔，那里搔，似乎没有一处地方不发痒。“就算真的世界大战，发财的也不是我们呀！”

“你这句话还算有先见之明。”赵二哥赞许地点点头。“现在地方上只是发生一点小麻烦，我们大家就要等着喝西北风，你说要走，我说要搬。大战？你还想有命在？”

“你说我是傻的吗？”被批评考不乐意了。

这当儿，一面挂起微笑像是留心听着，一面却在想心事的暴发户猛嚥下一口‘咖啡乌’，打破了他长久的缄默。他率直指出像这类谈话在此时此地非常不合时宜，简直是全无意义，眼前就有许多当务之急，像时局越来越紧张，做生意的人是不必再想呆在这里的了，他自己那幢刚盖好不久的锌板洋房，经已以最低的价钱忍痛割爱，准备去另创天下。惟有使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这块曾经使他发迹的地方，还有在座的一般老朋友，更有是他以前那页光史，如今已受到严重的考验。

“大家有想到没有？我们刚刚成立不到几年的学校。”他用当年以董事长身份上讲台时的神气问：“学生都走清光了，是不是要关门大吉？”

“听说陆先生已经来函辞职了！”茶店主人幸喜有机会插嘴，显得有些高兴。

“你怎么知道？”比丈夫年轻得几乎两倍的头家娘，坐在柜枱里看连环图正觉津津有味，一听得是自家男人的声音，便习惯地顶了上去。

“那天‘甲巴拉’来亲口说的呀！大头兄不是听到的？”他抱屈地望着小树胶商。

“恐怕人家是说着玩的呢？为什么大头叔不说话？”小太太老不肯放松黑炭头似的丈夫。

小树胶商轻轻清了清喉咙，不得不出来说说公道话。

“陆先生来函辞职是真的，‘甲巴拉’劝他留下来，这件事还没有交上董事会参详。”

“我看根本上不必怎样参详。”头家鸿说得斩钉截铁：“全校不过三几十个学生，现在已知道的已离开了整十个，你敢担保到开学时还剩几个？那时没有学生叫他怎样教？哈哈！……”

他的笑声却意外地没有带来一片喜气，除了店主阿旺莫名其妙牵动一下唇角，看了看太太赶紧走进里面忙点什么去。大头兄一向对那个存有多少的敬意，不是看在有几分钱份上，而是无论在任何事件上和自己时常站在一齐，但这次他却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值得欢笑的地方。他斜眼瞧瞧身旁的二哥，这位老实人反而表现得很苦恼，谁知道他正在为三个小傢伙担心，下学期不知道要怎样送进学校去。

终于，有人叹息了：

“辛辛苦苦建立起一间学校，眼看着它给放弃，实在太可惜！”

说话的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先生，这时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略略扶一扶老花眼镜。

“不过，无论如何困难，学校一定要维持下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老先生说完，等着在座诸人的意见。

“我赞成千山先生的话。”二哥首一个附和，并且看看身边的同伴，意思很明显。可是瘦小的树胶商人轻声提醒他，眼见学生差不多溜光了，先生也走了，董事部没剩下几位老爷了，要怎样去维持法。

那个老实人怔了一会，猛然把小眼睛一翻：

“就是让它空下来，也要想办法维持呀！”

“那还不容易，把它卖掉就解决了。”

这句突然而来的话引起在座者吃了一惊，连在里面忙点什么的阿旺伯都不忙了，赶紧踱出来抬头一看，头家鸿露出一排金牙，正在微微笑的望着大家。

“现在说这些话，不是嫌太早一些吗？”镶牙伯带点外江的口音问。他活了一把年纪，这场买卖好像现在才听过，无法不表示一下心中的疑感：“那是公家的东西，谁有权作主呢？”

“我不过是一片好意罢了。”那个又展开了和霭的笑容：“只要大家有这个意思，眼看它空在那里没有作用，不如卖了把钱当作教育基金捐给别的学校，不是一样有意义？你以为我许开鸿真存有什么坏心眼的话，不提算了。”

他提起杯子喝了一口，咂咂嘴，顺手捋捋本来已经相当齐整的头发，再看看腕表，作一个准备起身的姿势，但为了什么又留下来。

全座起了窃窃私议声。大头兄和老实的生意人做一搭，一个说得指手划脚，睡眼睁得大大；一个钉着碟子上的匙羹，不时摇头。叫千山的老先生早已扔下手中的隔天报纸，左望右望像要找寻谈话的对象。末了，他把眼镜除下，放进唐装上衣的大口袋里，坐在附近的老板娘匆匆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点点头，然后站起来。

“刚才头家鸿的话本意没有什么不好，我本人没有意见。”他摸摸唇上两撇疏落的胡子说。

“那你是赞成了？”小树胶商急忙问。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他怒瞪一眼：“不过，这事是不是急了一点？有没有想到以后要复办的问题？难道到那时又来向社会人士开口募捐吗？”

“募捐建校，天公地道。那有什么奇怪？”小树胶商又把话接过去，同时偷偷望了姓许的一眼：“为了教育事业奔走，又不丢人，那一处地方建校不出去募捐的？顶多再来一次！上次领头的人不是坐在这里吗？”他那张瘪嘴向前呶了呶。

姓许的明白是指他，过去的一页光荣史倏然在眼前打开，那时候地方刚恢复和平，第一的要务就是各人忙着安居乐业，和安顿孩子的学校。他许某人年青有为，人事方面关系好，因此在众望所归下负起建校的艰钜工作。

在他的落力奔走下，筹募到一笔为数不多不少的款子，他更自告奋勇，把整个建校工程承包下来，断断续续盖了一年多，一幢用‘亚答’叶和木板盖成的校舍才在空场上冒起来，那还是在当地父老们非常不满意的情形下促成的。

建校完成，论功劳谁都知道头家鸿。但来瞻仰过黉宇的外地来客问起建筑费都认为承包者必有很多的好处。那知头家鸿却早先言明，这笔工程让他赔本，为了公益事业，他不再计较了。不过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他忽然在建校中途和财政老刘不和，老刘也是开着树胶收购店，老许骂他假公济私，挪用公款。老刘后来透露，头家鸿曾经向他商量一些周转问题，他不答应才引起这

场不愉快。

头家鸿创校初期只干了一个学期董事长，便没有兴趣再干。他喜欢追求实际利益，最好是不劳而获这一类。所以他推了，让另一个人去肩负重任，那个人的浑名叫做‘甲巴拉’。

现在，他只是微微笑。他已习惯用微笑来表示心中首肯的意思。而且，他终于说了话：

“其实，也算我许某人多事，什么不去管，去管这些，不过是教育问题人人有责，何况又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学校，那能不关点心。这样好了，如果大家没有意见，买主包在我身上。将来有用得着我小弟的地方，决不会推辞就是。”

“我一百巴仙反对！”林老先生掏出茶钱放在柜面上，摇摇摆摆踱出大门去了。

“又不是开会，反对什么？”大头兄卑夷地望着出门的背影，大声说了句。

赵二哥伸手打了个懒腰，无精打采地慢慢掀动椅子。

“讲笑到这里可以止了。”他回头随便投过一瞥，忽然满面春风地问：大头兄，今天又三缺一吗？“

“来啊！“那个立刻像踏着弹簧似地跳起来，一边自作主张，叫小头家娘快些开柜，一边就朝里走：“还有谁来？快点！”

在座的所有茶客们面前的杯子都是空着了，经过这一嚷，所有迟迟不肯起身告退的原因，似乎都不成为理由了。镶牙伯自顾自先笑了笑，故意掩饰他内心蠢然欲动的欲望，从从容容打口袋里掏出一副老花眼镜，首先响应那个热情的号召。

“我本来不想来的，心情不大好。”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站起来。

“心情不好，‘暗槓’一次就会好啰！”一个黄肿脸皮的汉子打趣说，从头家鸿那张座头冒起身，缓缓朝里面走去。后面一个赤脚大仙般的庄稼汉，也悄悄蹑足跟上去了。

小树胶商那副特别愉快的声调，又从里面的厢房里唱出来：

“四强会议，谁要来参加四强会议？哎哟！四强变五强了！……”

茶客陆续起身，一场热闹随着小树胶商那把嗓子逐渐移到后面去。头家鸿仍旧端正坐着，脸上挂的那副讨人好感的微笑已经藏好，换作一种茫然又像是落寞的怪相。忽然他全身一震，对着柜面的小老板娘小声说一句：“记账！”不等别人扳起一副难看的面色，顺手捞起柜子上的一包香烟，快步走向人声和牌声混杂的地方去。

冷冷清清的大门外，出现一位壮硕的老年人，脚下套着一对拖鞋，身上只穿一件短装西裤和有袖线衫，十足是典型的乡下生意人。

“早哇！”小老板娘客气地打个招呼，再唱戏般的娇声向里面报告：“‘甲巴拉’来啦！”

来客摆摆手，准备转身离开，忽又像临时改变了主意，斯斯文文地跨进店里来。

（四）

在这个‘小甘榜’里，头家鸿是妇孺皆知的社会名流，但那是和平初期几年间的事。以后事业中落，人也少在公众场合中露脸，于是他在地方上的地位渐渐由一个人替代，那就是外号‘甲巴拉’的忠实小商人丘柏松。

丘柏松壮年时由中国南来，在工界中埋首奋斗了十多年，由芭场的小工爬上包工头的位置一直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止。和平后弃工从商，开设一间“大发”杂货店，因信用及人缘好，不久扩充为两间店面，生意在地方上是数一数二的。他虽然已改行从商，但一些老朋友还是喜欢呼他旧时的衔头，以便勾起遥远的旧情，他亦乐意接受。于是‘甲巴拉’成为他固定的尊号，无形中取代了他的真姓名。

(2)待续

饶恕他！

◎丁云

（1）

当我在医院病房看到他时，几乎不认得他了。

相隔有足足20年没见面了吧？对于你认识的家人，20年本来不算什么，岁月再磨砺再淘洗，仍然遗留着血脉相连的亲情与生俱来的熟悉感，不可能这么生疏，这么隔阂的。但他看来面容枯槁、惨白，灰暗的神情像是一棵枯朽快要死去的老树。他本来身材高大、魁梧有力、讲话声音洪亮，如今却颓靡不堪，鼻孔插着管子，嘴巴戴着氧气罩，咻咻地喘着气，看来距离死亡不远了。

我一时楞在那儿，20年的时空完全衔接不上了。

“这个人就是我爸爸？”

床头的病历卡写着他的名字，准没错！然后床上躺着的病人骤然睁开眼睛！他看到了我，手抖抖震震坚持拿下口罩，嘴唇颤抖，却牢牢看着我，从惊喜转瞬间化作一脸愧疚与悔恨，憋着好长的一口气，病人终于冲口而出：“明智……明智，爸爸……爸爸对不起你！”

我听到病人如此说，胸口一阵热，眼眶几乎夺眶而出。

——爸爸是个人渣！

——要诉说他的错事恶事，可谓一箩筐。

（2）

我爸爸刘叔原本在建筑公司有份总督工的工作，却跟人打架，又卷走一些外劳的工资，结果被公司裁退。但他也无所谓，若无其事，吊儿郎当到处闲荡。然后他沉迷赌博，什么非法赌窟、云顶、岑淡赌场都钻过，把积蓄赌光了，然后把房子抵押，借的钱也输光了。再借阿窿债，欠了十组八组，借一组补另一组的洞，越补洞越多，直到补不上了，阿窿自然上门，泼漆、打人、放火、恐吓。我和妈妈弟弟经常受骚扰，在恐惧中过日子。

最终他跑路了，闻说他跑去联邦，和一个女人泡在一起。

他是执意不回来了！

留给家里的阿窿债烂摊子他也不理了。

我妈妈刘嫂很惨，阿窿仍然天天上门追债！恐吓如不还钱，就抓两个幼儿去卖，还有一次纵火，把门都烧黑了，搞到我妈妈几乎精神崩溃，有一天她就拉着5岁的我和抱着两岁的弟弟，想从12楼跳下去，一死了之。

我们没有死！

是运气么？还是命不该绝？根据我和弟弟长大后，比较懂事了，妈妈对我们的叙述。“感谢主，当时刚好有位邻居阿嫂撞见我们，她喊住了我！叫我不要跳！好心的邻居阿嫂给我们一些钱买吃的，然后带着我们去教会找牧师。牧师说：我们会帮你的，不要轻易寻死，活着就有希望。”

牧师报了警，等阿窿再来骚扰时都被抓起来了。

我妈妈则暂时在教会做清洁工，她也找到了耶稣……

刘嫂枯干的心灵仿佛有了滋润与盼望！

当然，我和弟弟理所当然在教会上儿童主日学。

妈妈后来在教会弟兄姐妹的捐助下，以微薄的成本在咖啡店开了个小档口卖咖喱卜，结果生意特别好。后来咖喱卜的生意扩展到租下整

间店面，聘请了七个员工，又买了机器，大量生产，成为名牌咖喱卜，香味传遍社区，连报纸都特地来采访。我妈妈有钱了，但不骄傲，也不吝啬，经常把自己有余的帮助人，对员工也无微不至。教会凡有什么庆典活动、布道会，她都一手揽起来，包办了膳食，当起伙食婆，也免费提供她那香喷喷、口碑极好的咖厘卜。

我和弟弟都很勤奋读书，因为我们不想给别人看衰。

“因为我们曾经有个人渣父亲，我们更不能丢脸。”

“哥哥，我绝不会给家人丢脸的！”

我们两兄弟除了读书勤奋，假期里更随队到泰国、柬埔寨等地做义工。邻居一提起我们刘家两兄弟，都竖起拇指，赞刘嫂教养得好！尽管我们兄弟俩早就把这个“人渣父亲”遗忘了。但妈妈并没有唾弃父亲，还尝试跟他联络，也经常向人打听父亲在联邦的近况？他跟那个女人是否还同居？他在联邦靠什么过活？还有没有犯奸作科？偷鸡摸狗？抑或是得罪人？

但妈妈一提到父亲，兄弟俩就抗拒地走开了。

他就像我们兄弟俩生命中的过客，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了。

（3）

我爸爸是在我服完兵役、大学毕业后悄悄溜回来狮城的。

但他没有回家，而是跑去芽笼跟卖漏税香烟的伙头商谈走私香烟的合作事宜。刚好警方例常扫荡，他和一批赌徒、流氓、阿隆，非法居留的外劳，按摩女等悉数被逮捕，一并送进去拘留所。活该他倒霉，一批私烟被虏获，全归入他账上！结果，他被判了两年半牢！

他坐牢的时候，刘嫂有去探望他。

他一副嘴硬、死皮赖脸、死不悔改的模样，尚洋洋自得。说：“令爸两个半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我已经搭了路，联邦、印尼那里都有人，走私香烟是笔大生意。发财罗。”

刘嫂不死心问：“你到底要不要回家？”

他无所谓耸耸肩，廉不知耻的：“回家？你养我啊？”

刘嫂看到作爸爸的这个样子，也就不敢跟两个儿子提了。

岂知他出狱后不久，就得了癌进入医院，查验是胰脏癌末期。

刘嫂只好向我和弟弟坦白，“到底是亲生爸爸，去看看他吧！”

弟弟竟然说：“我不去看他，管他去死！”

妈妈无奈，说：“怎么这样说呢？他怎么不好，到底是你爸爸呀！”

弟弟不以为然。“我两岁，他就走了，他还算是我爸爸吗？”

我呢？挣扎着、心理上很抗拒这个“陌生人”又闯进他的生命。的确，我们两兄弟对这个爸爸的印象是模糊的、毫无联系的，他只是个“提供精子，但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如此而已！

妈妈继续催促我们，“他胰脏癌末期，日子不多了，去看看他吧！”

弟弟仍然是那句：“我管他去死！”

妈妈流着泪，对我说：“明智，你去吧！”

我没有回应，背起包包，出门面试工作去了。

那个礼拜，我听牧师讲道，说耶稣“要我们饶恕人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呃，怎么我连一次也不肯饶恕他？我挣扎一番，还是去了医院。我先在医院楼下花园徘徊，医院的园林培植花了一番心思，树木、藤类、葵类植物，小桥流水、凉亭、假山，盆栽。这些园林景致，让人心灵得到平静、澄澈、没有杂质。

没错，爸爸的确是个人渣，滥赌、酗酒、打妈妈、搞女人、干犯罪勾当，撇下他们不顾。“但我们何尝很好？骄傲、撒谎、小气、自私、不饶

恕。我们都不完美，何以敢论断别人？”

我眼前的爸爸，看来那么可怜、那么虚弱、那么绝望、那么无助、那么悔恨，竟然肯低声下气对儿子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冷漠瞬间瓦解了，紧握爸爸的手说：“爸爸，无论怎样，你都是我爸爸！”

爸爸哭了，悔疚的泪水，一次倾倒下来，床单都滴湿了。

我按住他肩膀，为他祷告。“爸，我会再来看你的，请您保重。”

我弟弟随后，也来探望父亲。

我妈妈把爸爸从医院领回家照顾，给他捧屎捧尿、洗衣抹身，念圣经给他听，煮好吃的给他吃，推着轮椅陪他去公园散步，毫无怨言。我们兄弟俩重新接纳了父亲，重新适应家里有个“爸爸”的存在——20年被切断的亲情，仿佛重新接续回去了。

我父亲是在两个月后，含笑而逝的。

死里逃生

◎宋铭

昨夜我和阿诚，我的一位老同乡，由于生活在一处的日子长久，很有默契，就领命出发侦察敌情。夜色虽晕暗，我们因熟悉密林的路径，很快就到达敌人扎营的地方，爬上一个山头去，居高临下，通过望远镜，看见敌营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踌躇间，正想绕道去另个山头，这是好像我们的行踪败露了，敌军的照明灯向我方射过来，几个敌军的前哨兵竟迅速地向我们的方向挺进，手中手榴弹高高举起，瞄准着我们埋藏的位置。一向来阿诚的警戒性很强，可能觉得情况不妙，竟用力踹了我的大腿，我一时站不稳，一骨碌就滚下山坡去，阿诚随即也翻身滚下。一刹那，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火光通天。

我滚到了山下，应该是晕眩过去一阵，过后就感到下体隐隐作痛。我环顾四周，黑魆魆的，听不到炮弹声，山林一片沉静，还有点沉闷，也没看到阿诚的踪影，朦胧中，一切是似乎是静止的。昏暗中感觉到体下是硬硬的木板，再仔细一看，原来现自己是躺在房间睡床右边的床下。啊！原来是个梦，阿诚当年进山后，我们就失去联络，多年以后，一位朋友告诉我，阿诚在一场战役中牺牲了。我张開了眼睛，怔怔地回想，庆幸没有摔得太厉害，只是股部和腿部有点疼痛，由于空间窄小，很难爬起身，只好挪动身体去到较宽的地方，扶着床沿坐上床。这一战打得精疲力竭，不久又呼呼入睡了。

早晨醒来，赫然发现海凡的近作，《喧腾的山林》，一个游击战士的昨日志，竟跌在书桌下，背页向上。啊，昨夜我竟做了短暂的游击战士，但实际上我却是一位逃兵。

29/07/2019



梦境一解脱的感觉

◎纪亿萍

意识模糊间感受到房内温度渐渐变得暖和，耳边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刺眼的光线令我皱起了眉头。我搓揉着惺忪的双眼，慢慢撑开眼皮，原来已经早晨时分了。

睡醒后，我一如往常地看着手机显示的时间和日期，早上九点，2020年。

随后我便走下楼，想要向我的家人和儿子道早安。母亲正忙碌着家务事，兄弟姐妹们正逗着我的宝贝儿子玩耍，家人被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语和举动都被逗得哄堂大笑。

这阔别已久的温馨画面，我和母亲期盼许久。终于，昨天晚上在国外打拼的手足们，全都事业有成归来，一起享用了一餐久违多年完整的团圆饭，这才得以圆梦。

“大家早啊！”

奇怪的事发生了，为什么我向大家说早安，却没一个人搭理我？明明我就站在儿子身后，但大家似乎都看不见我，在家人眼里我就像是透明了？

突然我的脑海里想起了小时候的一幕情景，儿时的我们都爱玩个作弄人的游戏——隐形人。意即有几位兄弟姐妹一起作弄其中一位家庭成员，该位在我们眼中是名隐形人，大家故意对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此时此刻，大家仿佛窜通我的儿子一起玩这游戏，而我，便是那隐形人。

刚睡醒的我，自然没有那心情配合他们。

回到房间，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我竟然站在自己身边？！躺在床上，正睡得安稳的身躯是我，那现在站着的“我”又是谁？？

满脸疑惑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神，这时母亲走进房间，一边摇晃着我的身躯，一边叫我起床。

“亿萍，起身了，我们准备出门吃早餐了，你儿子也准备好了。”

“妈咪，我起身了啊！我在你隔壁啊！听见我讲话吗？”我声嘶力竭的喊着。

见我一动不动后，她伸出那温暖的手，先是我的鼻子，之后到心脏，测试着我的呼吸和心跳……

几秒钟后，母亲的表情，瞬间从喜悦转变到哀伤的神情，眼角的泪珠泉涌而出。这时我才惊觉，原来我早已在睡梦中撒手人寰，告别人世，而站着的，是我的灵魂。

我用双手环抱着母亲，她仿佛感受到我的拥抱，流着泪对着我的身躯说：“亿萍，你可以放心的离开，大家都事业有成回来了，从今以后他们可以代替你来照顾我了，你的宝贝儿子我会如你所愿好好教导他成人，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操心了。”

这一句话，母亲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说得出口。听出母亲虽然不舍，但我强烈地感受到，比起她的不舍，她更希望我可以不带着一丝的遗憾和不舍，离开这尘世。

语毕，我的心随即放下了心头大石，瞬间感觉得到了解脱，身心灵顿时变得异常轻盈。虽然是在现阶段的年龄离开，但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和悔恨。除了那一份对母亲的不孝，在她该享福的年纪，对她老人家不辞而别，让她尝试白头人送黑头人的痛苦，更把我该教育孩子的重担留给了她……

此时此刻房内充斥着哀伤的气氛……

母亲稍稍整理思绪，缓缓地走下楼，吃力地用哽咽的嗓子向家人道出我的死讯。

“亿萍，走了……”

此时，家人无不哭得泣不成声，年幼的儿子还不知情的跑上楼叫我起床吃早餐……

正当我要离开时，家人

似乎强烈的感觉到我对这家庭的不舍，当下个个立即忍着悲伤情绪，强颜欢笑的为我送行。

“亿萍，以后你不能跟我们抢着孝顺妈咪还有跟宝贝（我的儿子）玩了！慢走啊！”

大姐说完这句后随即做出我们小时候爱做的鬼脸吐舌头，向我示威。

这句话听起来非但不会觉得刺耳或是嫉妒，反而暖入我的心坎。她的用心良苦无非是要让我可以了无牵挂、更安心的离开。

虽然大家都见不到我的灵魂，但我们像是心有灵犀般，在同一时间举起手，一起挥手告别。

这告别的情景，不像是在送逝者上路，反而更像是与即将远行的人道再见。

此时此刻的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在即将逝世的人面前装坚强，说些临终者想要听的事情，目的是要让逝世的人毫无牵挂的放下五味杂陈的这一世，让心归零，平静、安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下一世。

铃……铃……铃……闹钟铃声响了。

我再次睁开双眼，一样的房间，一样的阳光，一样的情景。我随即拿起电话，睁大双眼看着手机上的日期，竟是2019年早上七时四十分？

喜的是，老天让我趁着各位手足还在国外努力打拼时，还有时间留在孩子和母亲身边继续陪伴和照料他们。

悲的是，为什么老天在我对于工作、权力、金钱、亲情、友情都没有任何执着的时候，却不把我带走。

！刚才的2020年是怎么一回事？？

我吓得立即起身站在床边，一再确认躺在床上的只有儿子一人。之后让他起床准备洗刷，顺道确认他是否可以看得见我，刚才是否只是梦一场。

儿子揉着惺忪的眼睛跟我说早安，证明了刚才所发生的，只是一场梦……

此时的心情，悲喜交集，百感丛生，思绪甚为复杂。

喜的是，老天让我趁着各位手足还在国外努力打拼时，还有时间留在孩子和母亲身边继续陪伴和照料他们。

悲的是，为什么老天在我对于工作、权力、金钱、亲情、友情都没有任何执着的时候，却不把我带走。在梦里，对于早已看透这些七情六欲的我，并没有因此而牵绊着我，反而只有美好的回忆陪伴着我走最后一程。而我也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做放下一切，不带着一丝的悲伤忧愁，安心上路。

人生在世，一路无非就是起起伏伏，跌跌撞撞；时而繁华，时而落魄。尽管在人世中经历了许多的悲欢离愁，万般无奈，最终也会渐渐变得豁达、沉淀，然后向往安逸宁静……

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处地方，收留逝者的灵魂，让其继续逗留在人世间，直到心愿达成才上路，那该多好。

可惜这根本痴人说梦，上天已经给了人们一段生命的时间去实践愿望，绝不可能离世后再给予机会。

经历这次真实的梦境后，珍惜与知足将会陪伴我未来的人生。不强求也不奢求，来去随缘；我爱的每一位得以健康陪伴在侧，足矣。

爱，长流

◎洪伟健

她在浓稠的夜色中醒来。

身旁传来绵绵细长的呼吸声，一呼一吸，犹如星月的渔汛浮沉，在空茫的宇宙中律动起来。她伸手摸摸身旁的床铺，果然已经湿了。她拿起早已放在床边的毛巾，熟练地擦拭丈夫的下半身。她不清楚这是第几个被水浸醒的夤夜了。暖流夹着腥臊味像关不紧的水龙头涓滴而流，又似小川汇入江河，再奔流至辽阔的大海。

她温柔抬起他的臀部给他铺上新的床褥，接着再给他替换纱笼，她的动作是如此轻以至他仍耽溺在梦里头。她借着头上昏黄的柔光望着前面的老头，他已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了；他被淘气的时间小孩悄悄在全身划上深浅不一，错落有致的图案。细看之下，每一道皱纹都仿佛记载着大大小小的故事，静静地等待主人某天的勾起回忆。她放慢速度抹着丈夫每一寸被时间掠剽的肌肤，无尽的心疼与苦楚正吞噬她的灵魂，但她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来。她理解他俩的青春正在时间洪流中不缓不急地踅入崦嵫的生命终点。如有得选择，她希望丈夫比她先离开尘世，至少她可以承受那悲痛，也不愿丢下他无依无靠，苟且地赖活着。好多次，她如此祈求上天。

“我会照顾你一世的。”这是他当年对她许下的承诺，可惜如今他失去了这个能力，但没关系，那就倒转位置吧，都老夫老妻了，还计较什么呢？丈夫生性急躁且固执，尤其当他知道他必须由“包大人”陪睡时，他竟然号啕大哭得像小孩一样，哭得她紧紧地抱住并答应他会丢掉它。自此，她总在黑彝彝的半夜被他的细水长流斫断了她的睡眠航线，一夜又一夜，竟酝酿出浑然天成的作息。

他们有独子在大城市工作，却鲜少回家探望二老。他总是说抽不出时间回家，但她知道孩子其实是要逃避一丝不苟，自小一直对他严苛彝训的父亲。他曾暂住在她肚里十个月，又怎么不明白孩子的心思。那年他爱上了写诗，并沉醉在文艺世界里。但他的喜好最终被暴怒的父亲打断，尔后还把他的诗集丢出屋外。她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夜，本是语笑喧阗的屋子瞬间变成凝固着溘冷寒意的断垣残壁，父子从此展开了血雠大恨的拉锯战。

孩子关上了他的心，每天如行尸走肉地赶补习班，埋头在无数的课业堆里，面无表情与双亲共餐，凋敝的话语在一个屋檐下形成一座座孤岛。她只是一个小女人，斡旋在暴风眼中实在很无奈。她同情孩子的爱好和自由被无情剥夺；但同时也理解丈夫是爱着孩子，丛林里的弱者往往只能被活生生吞食掉。因此，在陷入翻腾交杂的内心交战后，自私的母爱最终占了上风，她选择沉默，并隐瞒孩子她那晚偷偷溜出屋外把诗集捡回来……

后来，他给父亲考到了一张漂亮的文凭，但代价是他展开翅膀毫无眷念地飞离这个冷冰冰的家。外面的生活大概是很自由吧，不然为何很少回家，也不常通电？她清楚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仅有的孩子。若世上真有后悔药，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吞下；但，可能吗？

两老的生活过得极其平淡枯燥，有时在枵然的客厅竟然可听到彼此的心跳声。偶尔到公园散步看见他人一家乐融融在享受天伦时，心灵褶缝的空虚和哀恸就会加剧，让她把丈夫的手攥得紧紧的。她不知他的感受，但更多的时候会看见他静静躺在懒人椅上，看着挂在墙上唯一的全家福，嘴巴翕动吟喃出模糊的声音。他是不是在后悔当年自己的自私而



摞下没转圜的余地，才导致今天独守空巢面对淼淼的哀切？她不想去问，但答案一目了然。

“谢谢。”一把声音把她从回忆的渊薮引回来，原来是丈夫醒了。看到她手上的毛巾他勉强从尴尬中挤出一抹微笑，然后好像犯错的小孩低下头不语。她怜爱地抚摸他的额头，他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大孩子，她不能再失去他了。她把头埋进他的胸口，闻着那熟悉的气息，任由寂静充斥着整个房间。她不求轰轰烈烈的爱情，但要细水长流的真情；这或许是她一生最后的心愿，而她也做了坚决的决定，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她在淡淡的曦光下睡去了……



◎杨祥生（中国·江苏）

草帽

那年，我被安排了工作，美名其曰管理员。管理什么？不怕你见笑，管几百亩江滩芦苇，一望无边，碧绿一片，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孤独极了。

农村讲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一晃就踏上了30岁“光棍汉”红线，整日窘得抬不起头来。站长是个妇女，对我个人事极为热心，四处托人牵线搭桥，结果事与愿违，谈一个毁一个。个中原由不言而喻，哪个女郎心甘与“芦化子”结百年之好呢？我心灰意冷，无所事事时就在沟沟渠渠里钓鱼捕鱼消磨时光。

记得端午节前两天的傍晚，天气格外闷热，芦滩里密不透风，连呼吸都憋得慌。我知道，这鬼天气水底缺氧，野鱼会浮到水面吸气，正是捉鱼的好时机。我冒着高温、顶烈日、挥汗如雨，用自己织的网在沟渠中来回拉网，几个回合就捕到半竹篓小鲫鱼。

正当兴致极高时，猛然“轰”地一声巨响将我惊醒，抬头一看，乌云滚滚而来，布满天穹，仿佛要把大地吞没。一阵狂风狼嚎似的刮来，芦苇前仰后弯，发出巨大的沙沙声。一场暴雨没头没脑泼来，我急忙穿好蓑衣，白茫茫的雨雾封锁了芦滩。接着，晚潮直往滩上涌，雨借风势，风助水兴，一排排巨浪翻动，一柱柱水波生烟，滩里水漫到腰部，我急中生智拔腿就登上高坡。突然传来隐隐约约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声音很快被雨声风声湮没。是幻觉吗？不是，从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听得出是女子声音。这龟不生蛋的地方，女人来干啥？噢，我想起来了，快过端午节，芦滩里不时冒出采芦叶的女人呃！大凡端午前，农村妇女纷纷下滩采芦叶回家裹粽子，这是惯例。几个反问，我终于弄明白了，芦滩里肯定有人，且是个女人。可遭殃透了，谁都知道，芦滩像一座迷宫，生人到此是难以辨别方向的，眼下风暴雨和晚潮同时袭来，人被困在里面，面临的后果是灭顶之灾。

救人是江滩男子汉大丈夫固有的属性，也是我的神圣职责。我置生死于度外，一个急转身，朝呼救声泅水而上。凭感觉，声音应该来自西侧的一条狭长沟里，这条沟隐藏在滩边缘，紧贴大江，弯弯曲曲，陌

生人绕来绕去总绕不到出口哽。严峻的险情容不得多虑，我昂首挺胸朝前涉水，脚下暗流涌动，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滩水愈积愈深，一会儿就浸到脖颈。我颇费一番折腾爬上沟埂上，顿时傻了眼，四周水白茫茫，连芦苇叶都压在水底，根本就没有人影，我有些犯迷糊了。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经过了短暂的冷静后，心有不甘地仔细打量四周汪洋，啊？一个白色的怪物浮现在眼前，它是什么？我狠狠地一瞥，看清了是只草帽，在风吹雨打中不停地在水面闪动，一会儿被浪头掀没，一会儿又绽放在水面，像块石头系着冲不走。我顿时心中有数，扑通一下游过去，一把攥紧草帽往上提，拎出一绺女人长发。我一个激灵，身子往水底一沉，两只手搂住女人腰，托起头仰游，屏住气拖到一块高坡上。约半个时辰，女人身子冉冉蠕动，侧个腰，趴在高坡上大口大口吐水，然后呻吟了几声，慢慢睁开眼，似乎什么都明白了，猛地大哭抱住我不放。

雨停了，天穹款款升起一轮明月，留给江滩一片动荡的白光。我朦朦胧胧看清了她的面貌：长发垂下来，遮住大半个脸，露出两只黑黑的眸子，长长的睫毛，皮肤白皙，左脸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小酒窝，樱桃小嘴。我的心怦怦狂跳，脸火辣辣地发热。

“你，你是谁？是不是水仙？是不是水龙王派你来救我的命？”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我，我是人，我是管滩的，碰巧听到你的呼喊声，就赶来了，纯属巧遇……”我喃喃道。

“啊，这么巧？其实，我当时害怕极了，料定必死无疑啰！好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你，你有什么要求就告诉我”她呼吸急促起来。

我抬起头，望了她几眼，不知说什么好，“我，我想……”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她睁大了眼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嫣然一笑，脱口就问：“你有没有成家？我的命是你救的，你有什么要求但提无妨。”

我吱吱唔唔道：“我家穷，讨不到老婆，是个光棍，你难道不嫌弃？”

她揉了揉被水浸红的眼睛，大大方方地说：“我看你心眼好，哦，我同意做你的老婆，你高兴吗？”

这喜事来得太快了，我高兴得都走神了，嘴像涂层浆糊，一个字都不会回答，只是像小鸡啄米似连连点头。

……

半年后，我俩结了婚，媒婆是草帽，披红戴花悬挂在洞房门框上。一生中，我幸福美满，住房换了几次，所有的家具面目全非，唯有草帽依然挂在床前。每次夜里凝视它，总感到浑身热乎乎的。



以古人的智慧丰富人生

◎ 许雪玲师

高中统考前，我和学生复习了高中三年以来他们所学过的一些文言文名篇，一时感触颇多。一些学生听到“古文”，当下眉头紧蹙，表情俨然被人栓着的一头牛，被迫聆听琴声，任凭抚琴者倾尽毕生技艺，结果仍然是你弹你的琴，我说我的悄悄话；你弹你的曲，我会我的周公去。一些学生则面无表情，静静坐着，眼神却是放空的，仿佛进入自我禅定境界，然而当救命铃声一响，他们的身子似电流注入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眼神也瞬间恢复灵动，着实让人啧啧称奇！当然也有部分学生，为求在考试中收获佳绩以不负父母师长的期望，打起十二分精神听课写笔记，誓把一篇篇古文学个通透，咀嚼下咽。学生们上文言文课的种种神情态度，我尽收眼底，心中泛起了一圈圈难以名状的涟漪，随着一堂堂古文课的落幕，心湖涟漪已成了一浪浪失落的波涛来袭……

曾是学生的我，当然能理解学生因读不懂文言佶屈聱牙的表达而心生厌弃，也能体会学生在学习古代语法时的枯燥乏味之心情。其实中学的我也曾在古文课中恍神，甚至灵魂出窍，清醒之后方悔错过老师指教，其中代价就是得多耗费心思“自学自通”，等到考试前夕，才捧着书猛记注释、生吞翻译。等到自己为人师后才深深觉醒，当年的自己其实并没好好领会古人的笔下的智慧与教训，故我时时提醒自己，在教古文字词注释、语法翻译之外，一定要好好传达古代文人雅士的精髓思想与处世之道。学文言文不是只为了考试得佳绩，而更重要的是“复活”古人的智慧结晶，让自己借由古人的思想及其人生经验为引导，从容地穿梭于这复杂的社会、豁达地面对人生中的处处风雨，做到“以古人的智慧养自己的精神[①]”！

古人的智慧被孤独地记录在一篇篇古文里，等着有心之人，用心之辈耐心地阅读它、了解它、实践它。然而，在这“机不离手”的社会，还有谁愿意捧起古人之书来阅读的呢？其实，许多学生视学习文言文为畏途，是因为不熟悉古代精炼的书面语言及读不懂当中的微言大义，然而随着网络的便利，我们只需上网搜索词语注解、白话翻译、古文赏析等即可贴近古人的文字，尝试去了解他们心情与想法。只要我们愿意翻开一篇篇文言文细细品读，即可穿越时空接受古人的智慧浸润以滋养自己的心灵。如今科技发达、物欲横流，社会也随之复杂，人心异常浮躁，若我们学习庖丁解牛之道，凡事顺应自然规律，避开不必要的纷纷扰扰，好好蓄养自己的精神，必能让我们在无常的人生中怡然自处，游刃有余。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也可学习庖丁解牛时的“怵然为戒”，谨慎应对；在完成一项艰巨的挑战后，也不忘了在“踌躇满志”之后，要“善刀而藏之”及时收敛自己的锋芒，韬光养晦，以免遭受无妄之灾。

一些鄙陋之辈，往往批评古人之言迂腐落后，殊不知古文中拥有前卫思想的也不少！譬如《吕氏春秋》中的《察今》，就是告诫当时君主，治国一定要明察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制定适合的法令制度，不能固守成法不变，进而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及因人制宜。反观现今一些国家的法令制度，不乏因循守旧者，而不符合时代步伐的恶法依然照搬无误，而一些国家政策也无法做到因时、因地及因人制宜，这自然导致民怨载道。若治国者能习得古人之言，引以为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能治国有道，国运昌隆。

治国不易，生存艰难，尤其是生于这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时代，光有光鲜外表，三寸不烂之舌而没有踏实雄厚的实力，始终会被智者取代，被强者淘汰。这道理早在《墨子·公输》中显露无疑。墨子凭借过人的机智与雄辩的口才，仍然无法阻止楚王攻打宋国，最终仍得凭其守城高超技艺和备战的雄厚实力，才让楚王屈服而放弃攻宋。可见，想要在这社会立足，就得自强不息，时刻充实自己，强大自身

① “以古人的智慧养自己的精神”是前新纪元学院讲师——詹缘端老师常激励学生的一句话，笔者亦常引用此句话作为学生的毕业赠言。

实力，方可突破窘境，创出一番事业。

人要自我增值，就必须靠教育。正所谓“教育乃立国之本”，荀子认为人性恶，故其《劝学》中强调透过后天学习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以完善自身。唯有重视教育，方能培养贡献社会，建设国家的英才。除了有学识以外，《论语》中的仁爱思想、《孟子·鱼我所欲也》中强调的舍生取义，也为这逐渐冷漠的社会与人心注入一股仁义温情暖流。

所谓借古鉴今，鉴古通今，历代圣贤的思想与智慧尽蕴藏在历经五千年的文言文里，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是我们认清民族根源的纽带，也是开启华夏文化宝库的钥匙。只要我们愿意拿起这把钥匙开启文化宝库，就能筑起与古哲人思想交流的桥梁，与之为友，做到以古人的智慧滋养自己的精神之际，也丰富我们的人生！

老师读古文的心得：细细品读，即可穿越时空接受古人的智慧浸润以滋养自己的心灵。读古文与白话文翻译并读，可使读者心领神会，编者是以这种方式读古文的。

有的书，知其大意即可，要求有所会意。

有的书要精读，要求领会深。——编者

眼泪

◎曾奂焜师

为了某种需要，有些人的眼泪是无中生有的，那是最不自然的，那是要学习的；为了某人的需要，有些人的眼泪也是无中生有的，那是最自然的，那是不用学习的。科技的发达，市场上有不计其数的检验品，就是没有验泪品，若眼泪也能检验出真或假，那人的眼泪其实就是诚信的代言品了。

或许你我他可随时随处流眼泪，矛盾的是，或许你我他又不可随时随处流眼泪，所以流眼泪不是最自然的事，流眼泪也可能是最不自然的事。有些流眼泪是不须学习的，不该流的你咬破嘴唇挤眼绷脸控制着情感，泪腺还是崩决，串串的眼泪不自禁地纵横流，让你掩脸欲跑。你看，一粒沙让你流泪了，与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相会让你流泪了，切蒜米让你流泪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冠军让你流泪了，小说中的爱情情节感动得让你流泪了，还有子欲养而亲不待也让你流泪了。

相反的，有些流眼泪是必须学习的，不该流的你喊破喉咙挤伤眼睛也不一定会有一滴眼泪，更不会为了安慰你而被挤出来。或许学得几近忘我的莫过于骗子的甜泪，演员的辣泪，以及借贷者的苦泪。只有大爱的泪是酸的，是最纯真的泪，这种泪你或许在眼角看到了若隐若现的两滴，其实那是从内心深处被无形的慈爱之心所浮现出来的泪。

若有一个人，你不认识他，他也不会带给你任何利益，但只要被你那敏锐的心舌辩认出那是伤痕的辛酸泪，你的内心或许也会自然地涌起一股浓烈的心酸泪。这种泪是无形的，却又能让周遭的人感染到；这种泪并不会湿淋淋的，却也会催人泪下，湿透左右人的心坎。这种泪有一种正能量，它能感化人心，提升一个人的情操，净化社会。社会需要这种泪人，虽然你从未看过他的眼眶泪汪汪，但他的心灵对有情众生总是泪潸潸的。欢乐的笑带给社会的是阳光，但慈悲的泪带给人类的是光明。

有人惧怕流泪，认为那是不光彩的，却忘了泪除了有情感作用，也有它的社会作用，道德作用和心灵作用。不是每个人都会真情地流眼泪，也不是每个人流的眼泪都具有上述的种种作用，所以能流眼泪的都是幸福的人，又或说能流眼泪的人都不会坏到那里去。我们不只为了自己的悲与喜流眼泪，也应为别人的喜与悲流眼泪，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就是大家所期盼的爱的世界。流眼泪，让人活得更真实、更充实，还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真情流露的泪，鳄鱼眼泪，真情与虚伪，就是这样的分别。——编者

天清地静里的一枚子弹壳

◎ 李殷乐师

闹市中最能同时将“人潮”与“宁静”融而为一的是什么？我想是咖啡厅吧，尤其是第三波咖啡运动后，以“精品咖啡”为店内最高要素的新型咖啡店。想像一下，即便是店内如何客满，店外人流如何云涌，总有一、两处角落，能让人置身“众”外，还自己一个独处时光。它可以是灯光昏暗的一个双人座，又或许是依着落地玻璃旁的立饮区，除了杯中咖啡的温度渐降、手中书页一页页翻过去，还有倒映在书上的窗外浮光暗暗流转外，时间近乎静止。

精品咖啡的产地亦经常让人有“宁静致远”之假想。以拉丁美洲为例，想像一下巴拿马波魁特区的Kotowa咖啡庄园，产着几乎全巴拿马最好的艺伎咖啡。第四代庄园主Ricardo Koyner坐拥海拔1650–1700m的高山地段。此山除了吸取巴鲁火山的肥沃养分，每年五到十一月吸收来自太平洋的暖风，十二至一月则为大西洋的冷风。太平洋、大西洋的气流交会，属此山最为傲人的微型气候，其风景之高冷不言而喻。

东晋郭璞〈岷山赞〉载：“岷山之精，上络东井，始出一勺，终致滫溲，作纪南夏，天清地静”。这是我读过，最能让人联想、描绘精品咖啡产区的文字。“天清地静“四字，道出“咖啡产地”种种美好想象，也让人想到“咖啡店”那份处繁华而不为其所惊的片刻静好。

然而，接触不少咖啡同好的过程中得知，那只是花钱买一杯咖啡的平凡客人如你我，过度简化的想像。为了采买最精致咖啡而深入产区的咖啡人，经常给我们带来骇人听闻的产区见闻。台湾资深咖啡学者韩怀宗老师曾分享，他在2001年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山区参访咖啡庄园时，是“士兵持枪，百步一岗戒护”。台中知名咖啡寻豆师许宝霖，在《寻豆师——国际评审的中南美洲精品咖啡庄园报告书》一书中，对中南美洲各国国情、政治动荡、内战对咖啡的影响，有详细的记载。书中甚至提起他最初欲前往咖啡产地作考察时，一度遭到台湾农业部劝阻，可见此行之危险。我亦曾听说一名中国知名女咖啡师在卢安达参加杯测会至一杯，远处传来枪声，一行人在雇佣兵送回饭店后，才在新闻上得知距离杯测会现场一公里处的某个街道上发生枪击案，总统的弟弟丧生其中。

这类咖啡产地的奇闻异事听似离我们很远，实则不然。在精品咖啡进入烘焙阶段以前，店家一般需要经过三、四道的手筛工序，把瑕疵豆、砂石等异物挑出来。大多咖啡庄园不会只生产咖啡树，一般还会投资其他农产品。我就很常在拉丁美洲的豆子中挑到玉米。曾经，相识的咖啡店同业在一次闲聊中告知，他卖过叶门的咖啡，从里面挑过子弹壳。

“这真是一支有故事的咖啡”

他耸耸肩，拧熄抽剩半支的烟，这么说道。

一杯咖啡有故事，一个人也是有故事，去挖掘，成就一篇一篇的文章。——编者

咏三国名将

◎陈静贤 师

（一）赵子龙



长坂当阳扶幼主
单枪匹马战群雄
飞龙犹如无人境
智勇双全显神风
汉水空城施妙计
一身皆胆建奇功
将军自古能常胜
唯有常山赵子龙

（二）关云长

关过单骑斩将行
羽轻义重桃园志
云刀偃月武青龙
长使后人歌颂记

恐怖分子的面具

◎曾奂焜师

今天监考一班学术成绩不理想的后段班，这也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竟然让我想入非非——“恐怖分子”。曾经教过非常“恐怖”的班级，在教育界，他们可真令善良的老师闻之丧胆的“恐怖分子”了。说恐怖，就因这种班如进入无政府状况，对他们来说校规是欺善怕恶的，不少温驯的老师会被训练成有你没有我的强悍性格。不少学校，放牛班是为没出息的差生而开设的，对一些老师而言，他们那难缠的破坏力，与现今的恐怖分子的疯狂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无理性地使用精神暴力，后者则是无人性地惯用死亡暴力。

一个十多岁的学生，会恐怖到哪里去？曾被学生轰死的老师与被老师虐伤的学生肯定不成正比，那也不过是个案处理，还不至于把学府形容成地狱般地恐怖吧！若类比差班生及恐怖分子确实有所不妥，但对惧怕这种班的老师，抗拒教导本就应该教导的学生，我想这样的老师才是“恐怖分子”，不是因为那被吓得恐怖的脸孔，而是他内心把无知却又极需受教育的学生标签为恐怖分子，这或许已撒播了未来恐怖分子的种子呢！

监考时，我观察到那些“恐怖分子”的面相，结果是无论哪种类型的脸孔，优差班都有。若我不曾教过的学生，我真不敢貌相。我不曾看过两个头的学生，一个再怎样参差不齐的牙齿，也没有一个是獠牙的；又或有一个学生的手指多了几根来做弄老师。但我很确定，他们中为了求知有过如海绵般的眼睛；他们中也有过把超于老师身高的簿子搬去老师的座位；他们中也有在教师节亲手设计的感恩卡；他们中也少不了老师生病回来后的慰问；他们中更多的是学校建设发展的校友募捐者和大赞恩师的关怀及超棒的教学法的粉丝。

恐怖分子有戴面具吗？为了避免杀害，他带着面罩砍杀人质出现在电视画面，他和我们都有所防备，这有何恐怖。较为恐怖的，我想应该是一个好样的人的面具是隐形的。在课堂上，有些学生或许你会为了他们而须持续地搞心理战术，在煎熬后竟也带来了果实；相反的，也有些学生会让你日子轻松地过，但那难于预知的面具而导致伤痕累累。最真的是时间，最实的是未来。无论如何，现在先管后教是让人气馁的，但是先教后管在未来是令人气煞的。

面具本身没有对与错，恐怖分子也不易分出真与假，若恐怖分子戴上了真面具，那有何恐怖可言；若好人好样的戴上了假面具，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啊！能看到的面具，不恐，看不到的面具才怖；同样的，身份确实就是恐怖分子，不恐，额头上不可能标示恐怖分子的“好人”，才怖啊！

“额头上不可能标示恐怖分子的‘好人’，才恐怖啊！”——可圈可点。——编者

宋词元曲

◎陈静贤 师

元曲《碧玉箫·阴阳恋》

孤落红尘
笑尽世间人
独守灰坟
泣古墓幽魂
欲断肠思量甚
最销魂往事纷
吻泪痕
梦里来想问
君
难了情
苍天恨

宋词《虞美人·情残留》

古来往事缠纷扰
悲痛谁知晓
不堪寒雨落风中
多少泪痕情意已成空
几回幽梦还同枕
无奈孤身寝
故人离去似长流
无限思愁肠断恨残留

乡间的闪光体

◎ 林俊梁师

我坐在咖啡屋，外头飘着细雨，石路被点着，我旁边的玻璃窗被覆盖着。雨珠小得全贴在上面，累积得颗颗饱满，却少有下滑的机遇。一旦一颗下滑，它们则接二连三随伙伴而下，在那么一刻，刷清了我的视线，看见了那呆滞的样子。

我在这里已有两个星期了，寻找它也不过是这十四天的事。

若再没有任何结果，回去以往的生活也不过是这杯咖啡之后的事。

我望着眼前的咖啡数着日子，冉冉上升的暖气覆盖我的脸和眼镜，稍微颤抖的身体也缓和了下来。

这咖啡屋坐落在乡间的路旁，里头的装潢，古早风味极重。柜台上的收音机播放沙哑的音乐，挂在墙上的几盏煤灯释放出昏暗的光线，还有一只外来狗趴在角落，看着少有的客人进出咖啡屋。它们对我而言只是一场风景，我并不想融入它们，只想成为一个风景外的人，用文字记录这一切，然而此刻握着笔的我，却只能握着而已。

我从小有创作的理想，在我居住的繁华城市里，利益与功名似乎抹杀每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灵感只能逃窜，我想抓却抓不住。

有一次回到宿舍，终于再次被我看见了它，它还是那个闪亮的光体，伏在我书桌的仙人掌上，一闪一闪的，可爱又神秘。

我轻轻放下公事包，慢慢地靠近，猛力跳过去捉。“痛！”在我松手之际，它飞走了，迅速从我的窗户出去。我几乎将上半身伸到窗外，它随风往上飘。此时，我看见从大街上、小巷里冒出很多闪光体都顺着气流升到黑夜的空中，往同一个方向飘去。我决定了，追！

我骑上我的小绵羊，离开市中心，边抬头看闪光体的动向，边使劲地追。我爬上山坡，到了最顶处，看着闪光体越飘越远，最后往对面的后山落了下去。我决定给自己放一段长假，到那个地方去寻找它们。

翌日，经一天的摸索，我来到不知名的乡间，这里有城市没有的风景。傍晚时分，我骑着小绵羊，看到一日的秋季在我面前奔逃。它就像乡间的小孩，跑在回家的小路上。带着风，吹起雨，颈项还绑着铺满粉亮尘土的黑布当披风，“呼”地一声，遮盖了我的眼，覆盖了我前往的路。

“啪嗒”，路边微微倾斜的路灯被点亮。飞蛾始终没有放弃编舞的梦想，在有灯柱的地方就有它的一段舞蹈，而且是用尽一生去诠释。我想，为了它，我也可以做相同的事。

小绵羊来到一段无灯的平路，月亮在此时显得特别透亮。月光在云层中散播开来，直传到天边去。小绵羊无需开灯，却可以看见晚上的夜路；这儿并不像城市里的月亮，从这高楼跳到下一个高楼便消失不见，它的光永远不会停留在街道的任何一处。

月亮投影在一格格的田地里，形成为数不多的倒影。我骑着小绵羊走在乡间路上，月亮们便在旁游走一格格的田地。每每到了田界尽处，便都不约而同越到下一格水田中。来去总有那么四五个吧！在水田中闪着，它们真像它。

一格格的田地如同并排的镜子，永无止境地排开，反射了不属于它们的世界，却照亮了我的路。

这里的人们以耕田为生，我曾下田参与其盛。脚下踩得是松软的泥巴，而非冰冷的地砖。蜻蜓会不经我允许，停在我的草帽上。蚱蜢曾跳上我的往后镜，与我穿梭在乡间小路上。我迎着风笑，举起双手任小绵羊带我走。

此刻，我坐在咖啡屋，外头还是飘着雨，我的咖啡已剩底部的咖啡渣。回想这两个星期的每一刻时光，脑海中瞬间被什么东西冲击着。电光石火的那一刻，我像抓着了什么，它就像手掌中的沙，不断随风飘逝，又不断地被我从辽阔的思索之源捧起。

此时，外来狗忽然仰起头，它的视线从门外转移到我处，我笑了笑，微小的闪亮光体已在我笔尖。外头的雨珠再次刷清了玻璃窗户，上面呈现出一张透着光且笑得有些激动的脸庞。

我突然明白我也属于我自己风景的一部分。我并非是风景外的那个人，而是将自己也融汇其中，才能从中寻找我想要的东西。

该写什么，我知道了！

灵感中光火石，却是生活的积淀。

作者遣词用字，颇有诗意。细致的捕捉，活灵活现。——编者

不一样

◎王思齐师

抱抱龌
那是窝需要的
跟着蜗走 是的
你是如此的尽责 不够
继续 谢谢你的付出
够了吗 不够
是血 是泪 拭血 拭泪

是的 谁嫌多
再多鱼点 再多 点
你好可爱 你好活该
你不会说 默认鸡是不否认

换我了

跪下 虐打 残忍
说话 痛 我听不懂

切你的嘴 吃他的肉 喝他们的血
喔 还有骨头 物尽其用
别惨叫 很吵 打 打 打
你 活该

不一羊 不一羊
你卑微 你低贱
肚子下藏着 眼泪留下
好可怜 好可怜 好可怜 都块哭出来
你卑贱 你低微
好可爱 好可爱
什么木子情深 好有爱
来 别浪费 齐齐为他们祈祷
再来 载来
好可怜 喔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别用 这不好
别碰 这危害下一代

天不言 地不语
你默认
窝做主

尽禽吞噬 他们又不一样
喔 好可爱
来 再来一点 是的
快乐最重要 是的
快乐 喔 头断了
快 喔 脚断了
喔 回来了
喔 原来 原来 原来
是自然定律

用语诡异，造句映眼；读而有所获，也算没有白费心机，也是写者最基本的要求吧！——编者

时光巨轮似水流年

◎钟佳颖（高二孝）

时光荏苒，似水流淌。时间留不住匆匆逝去的年华，在岁月的容颜刻上或深或浅的印记。光阴悄悄席卷并带走了那些陈街老道上的繁华喧嚣，剩下一抹沧桑，被世人遗忘或留存在记忆的长河里。

午后，依偎着奶奶让她给我聊聊以往的事。她先是抬头半眯着眼，眼里有我看不透的思绪，仿佛飘回到从前。一段段难忘的过去和动人的经历传入我耳畔，我的心情也因此被牵动着。感动，奶奶她凭着毅力和坚强一路走来，被这冷酷的世界打磨成玉；感慨，时间的无情，带走四季的缤纷，亦把奶奶催老；感触，奶奶话语中缅念的那个遥远年代已不复存在——

我随着奶奶的故事坠入沉思。时过境迁，回忆那条老街道，依稀可以想像当初的熙熙攘攘。长满杂草的巷子及斑驳的城墙如此萧索荒凉，是什么让那份醇香的人情味变质了？顺记杂货、发哥面档、金香米埔……“老板，给我两斤白米”“小二，来碗面线啊——”如今的城市被耸高林立的大厦填满，选择性遗忘过去那条街道的老店，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现代的超市广场里摆着一堆包装好的物品任人挑选，这城市少了叫卖的小贩和热情的顾客。人们都抱着“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生活。老人在地铁寻求座位，乘客却坐在位子上无动于衷；流浪小猫到厨余桶翻找食物，却被冷酷的人们吆喝赶走。我想问，这世界怎么了？人情味和同情心都去哪儿了？

现今的科技日新月异，少年们成日不是沉浸于网游世界里，就是低头刷着手机。过去那些年代，孩子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公园，汗水滑过一张张活泼俏丽的脸庞。夏日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星星点点洒在孩子们的身上，让这酷暑的日子也感染了一线生机。网络与科技的发达确实为人类提供方便，也带来了更多娱乐，但孩子或许更应该接触大自然，敞开心房，别被网络的枷锁囚禁而错过了这世界许多值得回味的事情。

感情抵得过时间吗？听着奶奶诉说着她与爷爷的点滴，我的眼眸蒙上一层雾气。是啊，以前的人们生活得很苦，却苦中带乐。每天过着简朴充实的生活。他们的快乐很简单，工作小休时一起分享的盒饭足以驱走劳动的心酸。虽然时间将奶奶与爷爷分割阴阳，可奶奶的心仍怀着无尽的缠绵与缱绻。可是现在，为何感情都变得越来越脆弱？很多爱情似乎因为红灯绿酒而破碎。权利、金钱、地位、声誉，却背叛了各种感情。是否人类越进步，就忘记了初衷？是否人类越强大，越不在乎感情？

我的出神，被窗台上的风铃，一声声唤停。时间的奇妙，就是让人淡忘了一些事情，然而总留下身边最真挚的感情。一眨眼，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一弹指，沧海桑田恍若隔世。过去追不回来，只能把握现在。不求故友不变、时光不老，只求诚心就好。时光巨轮，似水流年。但愿我们学会珍惜每一天，活得精彩，瞻望未来。

似水流年，人活着永远看前方。今天有今天的潮流方向，就看自己有无能耐去把握今朝。——编者

一句激励我心的话

◎吴彦芳【2019高三忠】

一曲终，他微红着眼眶，看着台下为他喝彩鼓掌的粉丝，听着宛如天籁的掌声。泪水无法遮盖他眼中的笃定和光芒。他看着台上同样激动的老同学，台下某个角落为他自豪的昔日恩师，一字一句，缓慢而坚定地说："我们坚持了十年的东西，终于被人看见了。"那一刻，我记住了这一句话，记住了这一个画面，记住了这一个人。

十年，是十个春夏秋冬，是一百二十个月，是三千六百五十天。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多少为梦想奋斗却始终不被人看好的辛酸，道尽了多少苦尽甘来的欣喜。我把这一句话听进耳里，留在心底。我从这简单的一句话听出了他的坚持，听出了他的努力，听出了让我铭记于心的道理。

有的时候，我觉得课业太繁重，学习压力太大，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一摞摞的作业本和没有达到预期的成绩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每当我深陷迷雾之中彷徨无措时，心底就会轻轻地响起这一句话，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我的脑海中，让浑浑噩噩的我快速清醒。我知道，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有这样一群人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坚持了十年。他们从不轻言放弃，即使身陷泥泞沼泽，生活的压力像一座小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压得几乎无法呼吸，他们却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依然伸出伤痕累累的手，努力去摘遥不可及的星星。他们花了十年从沼泽里爬出来了。满身的泥泞和血迹斑斑的伤痕遮盖不了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比起他们，我更像一朵被精心呵护的小花，一点不值一提的压力就足以让我苦不堪言。我没有经济上的压力，生活环境安逸舒适，这样的我又有什么资格轻言放弃呢？他坚持了十年方能被人看见，而我又需要多久才能找到属于我的舞台呢？他们的那句话无时无刻鞭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不断前进，因为我知道人生没剩下多少个十年供我随意挥霍。

说出这句激励我心且意义非凡的话的人是一名音乐剧演员。他和他的伙伴们是一群可爱、可亲、可敬的人。这些音乐剧和歌剧演员是一群用声音追着光的人。他们的职业不被世俗看好。家人的反对、卖不出的的票、空空如也的观众席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像一只迷路的骆驼，在漫漫黄沙中傲然挺立，绝不倒下。他们用最认真的态度、用最完美的表现来完成每一场演出，哪怕台下的观众寥寥无几，哪怕收到的掌声稀稀落落。这一切的努力和坚持都只因这是他们的梦想，这是他们坚持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梦想。他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自我介绍时名字的前缀永远是"我是音乐剧演员"。我敬佩他对自己职业的这份热忱，我羡慕他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朴实无华的一句话给了我追逐梦想的勇气，坚定了我向梦想迈进的脚步。这句话将见证我一步一步地

（文转第91版）

我懂得了感恩

◎萧恺瑜（初一和班）

感恩亲爱的父母，给我挡风遮雨的家，给我做香喷喷饭菜……”小学的感恩节又到了，还是老样子，学校不忘播着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个个音符像鸟儿般向我飞来，使我对这首歌产生了莫名的厌弃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重听这首歌曲，我竟然觉得这首歌好好听，不时还哼了出来。歌里的词唱得好有道理，当下，我想了想对自己问了一句话：什么是感恩?

感恩，对我而言就只是送一份小礼物给老师罢了，可能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不过现在的我认为感恩这个东西比千斤重的石头还重几万倍，比任何一件事情还来得更重要，就因为那一件小事让我懂得了感恩，让我知道了感恩是什么……想着，想着，不受控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却任凭它放肆地爬满我的脸。

犹记得那只是一场小型的荣休仪式，却让我深深地铭记于心。那是个阴天，天空上布满了乌云就如同我的心情一样。上了中学的我被迫去欢送我的小学老师。当时我认为我已经上了中学，不用再面对我的小学老师，却忘了她是曾经在我背后默默鼓励我，给予了我最大支持的人。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找了一个空位坐下后，就看见了一位脸上挂着满是慈母的微笑，眼睛还眯成了一条线的老师，她正走上台上一坐下就朝着我对我微笑。她不就是我的小学老师——庄菊英老师吗？她手里捧着好大一束的鲜花，可在她眼里，她捧着的都是学生们满满的感恩之心。

随后，仪式结束了，我才捧着我的小礼物，三步换做两步地快速走到老师面前将礼物递给她。她对我笑了笑说道：“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感恩的心。”语毕，我走上前去，抱了抱她，对她说：“老师，感恩有你。”那时我手中的礼物无比地重，好似添加了我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想到这里，我破涕为笑，内心豁然开朗，瞬间体悟一些道理：感恩，并不是件很难办到的事情！它承载着每个人对自己仰慕的人所表达的感情。只要抱着感恩的心去面对每个人，事，物，一切都是那么地美好啊！

（文接第90版）

走在我选择的路上，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我会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不再害怕未知的阻碍，如同我不再害怕路上的绊脚石。他们用了十年把无人问津的票变成如今开售后三分钟被人一抢而空，他们用了十年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我也愿意花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去证明我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我有能力抓住我的梦想，我有能力实现我的梦想。

耳畔响起一把把或平静如水、或慷慨激昂、或高亢热情、或低沉优雅的嗓音，我会带着他们的话，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带着坚持不懈的意志，一路从山脚爬到半山腰，最后登顶巅峰。总有一天，我会翱翔天际，我要傲视群雄。十年，我等得起，我坚持的了，我会用我的成功向他们致敬！

槟华花鲜，芙蓉花美
——读槟华独中、芙蓉中华学生作品

◎莫 钊（中国·广西南宁）

阅读槟华独中、芙蓉中华学生的文章，觉得自有来味，沉浸在心，于是伏案挥笔写出自己的心歌。

学子的作品多是点蘸校缘、校情，同时是笔饱墨满的，《槟华缘，槟华倩》系其中一篇。文章一开始就从为庆祝“百年校庆”开展的“百年树人植树礼”的活动写开。这样的着笔使文章很快就切入“树木树人”的主题。开笔涉题，是短文章的常见和高明。接下，由此引发校缘情怀。——从植树生发到学校对学子培育树人的转笔：因景生情，自然得当。于是作者的思路展开了，倾下汩汩的学子情：我们是花，是小树；学校是土壤，是绿洲，是灯塔，是第二个家；老师是园丁，是导师，是领航人。深情激荡，溢着学子的殷殷心香。然而到这里只叫人感到去“槟华缘，槟华倩”的旅次只是到公共的大路上，尚未进入专道。作者似乎感受到读者的纳闷，于是便笔锋一转，闪出“独立、能干、关爱、优雅”的条幅，槟华独中到了！这八个大字是槟华办学的理念，于是槟华的画面在读者眼前徐徐地展开：

作为纯女生的独中，观念上与粗糙的劳务是分离的，但独中却视为己任。每次活动都把椅子收放到该放的地方而成为别校闲时聊天的话题。


槟华缘，槟华倩


烙印

“我”原不爱活动，不喜欢参加比赛；在独中的培养下，“我”成长主动参加比赛，主办比赛，领导比赛，发展专长。

槟华还发挥一个思想教育基地，一个不畏强权，不惧霸凌，为华族利益挺身而出的民族英雄林连玉坟地的教育。它营造独中学女的灵瑰与筋骨，续写出华族百年树人故事的新篇章。

读到这里，读者感到独中给人的独特、新鲜和满足。跟着作者笔墨一路走来，视野开阔，情感愉悦，没有白搭。文章取材得当，旗色鲜明，语言明净，如出花女孩的清纯。

文学是人学，是形象学，要塑造有情感、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鲜明地活在人们心中。《烙印》文章不长，约2020字，在这2000多字中除去前面作人物出场的铺垫和引子及后面收笔的议论外，写“同窗人”的笔墨仅1450字左右。在这样少的文字中，作者还

能把“同窗人”有个性地表现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记。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是作者对人物采用剪辑式的选择：写“我”开初与“她”同窗共学的描述；写与“她”别后一个“四月天”见面的影状；写“数年后”在“书铺里”见到“她”的述说和“她”已出书的作品。这里时间跨度不小，经历的事也很多，但作者只把这时段有代表性的人物影象选辑集束，如影视上摇镜头的组接，绘画中画面连隔的结联，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话语，收到少而精的效果。再的是标识物的使用。文章中有“一截嫣红的头绳”、“追逐飞舞的蝴蝶”句出现几次。前者是“她”的标识，后者是“她”喜爱追求的标识。这些标识不时地出现如一条红线把情节串起，严紧结构；在视觉上有增强和加深的复合作用，以鲜明印象，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文章言简意丰，有语言厚度。《烙印》的语句多有话中有话，或弦外之音，韵外之意的。如她“期间的碎发用一截嫣红的绳肆意束起，竟然和书中所述所有美好的词句相差无几”。这句既描写“她”的装束，

（文转第94版）

【仿宋词元曲】

◎曾霓（高一爱）

宋词《虞美人·冬愁》

空中迷雾身中幻，可自知寒暖？
雪冬霜至又归来，燕雀聚迁何处怨声哀。
孤风暗地街头宿，日日冰针触。
问天情意几愁浓？恰似一生思恋万回重。

元曲《天净沙·寂境》

朝阳绿叶青葱，夜深流水萤虫，
午夜檀香飘动。
亦实意弄，竟朦胧渗其中。

【仿宋词】

◎卢家文（高一孝）

宋词《虞美人》

项刘相对何时止，人命亡如蚁。
将兵日日思妻儿，回首故乡盼战止安兮。
壮心奋烈留名义，芳史流长志。
问天寻地奈何宜？恰似一霄无尽海涯离。

【七言绝句】

◎卢家文（高一孝）

军神传

神将白起歼雄国，
大汉兵仙灭楚军。
军神李靖平萧铣，
兵神鹏举破金群。

（文接第93版）

也描绘了“她”的相貌。“她”相貌是美丽的，因为只有“美丽”才和“所有美好的词句”为伍。“她是寡言的，娴静地捧着一节指厚已有些泛黄的诗集，那道风景竟是让人不忍触碰，生怕打碎了这份宁静”。这里既说明“她”寡言、爱诗、爱静的性格，也表现了“她”的勤奋，为理想、为爱好而奋斗的修练。“她在花丛中追逐一只正欲小憩的蝴蝶”。这是“她”行动的描写，也可诠释对“她”心中美好理想——“诗歌创作”的执着追求。这些话语平添了语言的厚重。由干作者对人物刻画有这样的手法运用，所以“我”的“同窗人”的形象不是“单薄”、“扁平”的，而是个朴实、勤奋、有理想、有成就、美丽而立体的姑娘，令人尊敬和企慕。

读着作品，感到作者的深沉思想。文章在表述内容的过程中有对生活积淀的熔铸，对事物观察的评议，因而令人细读。这表明作者有较深的功底修养和深入生活的积极思考。祝她在文学的跋涉中更上一层楼。

* * *

吴以恩的《好人没好报》开笔对生活中从善从恶问题的论析，写得入情理，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

文章从一位曾给我们带来温暖的同学消逝的事缘起，引发纵横，逐层推进。首先说明从善是一种选择，不计较个人得失；若计较得失，甚至用受到的坏报来转给别人，只能导致社会从善成为奢侈，人人自私自利的效果。继而辩证的说明从善蒙受委屈甚至痛苦是酿着好坏转化的“大暴雨”，迎来生活的阳光；既然是暴雨后的阳光，那么人就要拿出勇气，选择从善，提升自已，造就福利；放眼开来，生活就是矛盾，人生就是闯关，只有不怕失败，坚持不懈，才完全一个个的闯关“游戏！”文章议论这个“从善为人”的议题时，能纵横开阖，正反联通，深入浅出，圆其所说。文章的最后一段，从哲理层面上说明世事都是对立的统一，失败和成功都是成长的养份，是财富；不要回避，不要唯一，要一如既往，从善向好，“为世界带来温暖”。全文这样环环相扣，不断推进，又加之以情理的圜说，使作品显示感人的魅力和严谨的逻辑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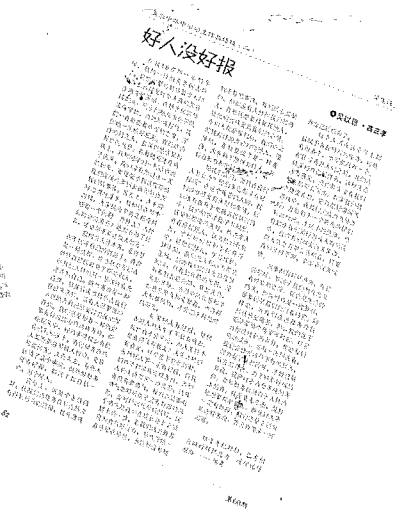
议论文是逻辑抽象，作者作为个十多岁的学生，在文中运用辩证法论述，同时左右逢源，如水渗透，实属不易。相信他今后在评论场地中取得好的成绩。

《情，无处不在》也是议论。作者借助现在无处不在，日夜相见的“电脑”来发声，而后驾驭思想，驰骋于人情世界。

文章的开笔很时髦，贴近生活，但作者赞扬夸饰的不是“电脑”，而是“人类史上最有智慧的物种”，是“电脑”无法代替的“人情”。文章这样为“扬”先“抑，欲“扬”故“抑”的手法，给读者于开篇见到大反差，引起注目。开笔颇见匠心。进入作者的视圈后，引导读者进入“人情”的到处。

如果说《好人没好报》是对“为善”、“为恶”的演绎，那么《情，无处不在》则是对人“情感”、“情染”的阐释了。情，无处不在，有父母情、兄弟姐妹情、朋友情、师生情。尽管各种情的交往不同，但都似水流长，流在人们嘴上心间。文章有述说，有议论。述中有情，议中有理。层次


情，无处不在


好人没好报

清楚，眉清目秀。而在这个公众议题中，作品又有自己的色彩，自己的见地。如在议论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时，作者写道：

“每次看到有关兄弟间为了功利自相残杀，我就不禁感慨：兄弟情还比不上利益的引诱吗？作为一名幼子，我非常幸运拥有一名姐姐，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不上色彩，她就像一位先锋，总是走在我的前端，她的经历给我许多借鉴，让我少走许多荆棘丛生的道路。年龄相近的我们也常分享趣事，进一步的拉近我们之间的姐弟情。”在论朋友情中，作者又写道：

“真正的友情是不在乎名与利的，在他们面前，我们大可放下戒备，不需过于讲究礼节，客套话”，但“在你需要帮助时却不假思索地给予帮助，两肋插刀是不在话下的事。纯真的友谊可以是同窗，也可以是操场上的球友情等。友情的真挚在于如水般清澈、平淡，就像一缕花香，越淡越使人留恋。”

且看：姐姐是“色彩，是“先锋”，是前端的“借鉴”，是分享趣事的“亲近”；好朋友之间“可放下戒备”，“不需客套”，“不在乎名利”，需要帮助时“不假思索地帮助”甚至是“两肋插刀都不在话下的事”；真挚友情“如水般清澈、平淡，像一缕花香，越淡越使人留恋”。这些话都是自己的真切体会，自己的真情实感，没有半句套语套话，但它自有温度和热度，令人难忘和动情。所以说文章是作者用自己的笔尖犁开一路的情结，是用自己的心音写出一首感人的心歌！

看着同学的文章，见到大家的脚步和影姿，让我们一起鼓劲，为华文增添辉彩。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第61期2020年4月号）

-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律师订购120本分赠全国独中图书馆
- 大马前国会议员陈胜尧医学博士订购160本分赠全国国民型中学图书馆
- 雪隆福建会馆订购140本分赠马大深耕文学课学员及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学生。
- 华人文化协会RM500（订购70本赠新纪元中文系学生）
- 张小慧订购40本赠吧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 陈加仁订购125本，分赠各中学，每间20本。
- 雪隆潮州会馆RM500。
- 梁振雄RM100。
- 林木春局绅RM100。
- 林敬发RM100。
- 谢伯校M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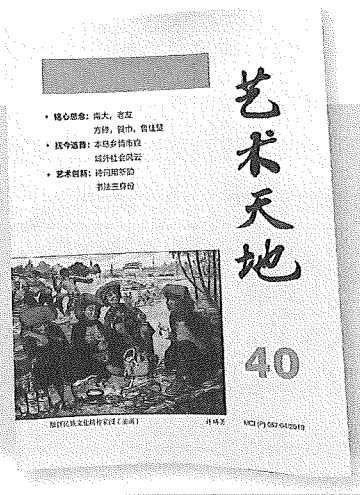
编后话

-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马华新文学史家方修先生专注马华文学史及相关史料的研究，他也写了为数可观的杂文、短评、长论和诗词等。他的作品，自成一家，充分展现了可贵的人文精神。这是林万菁先生的话。
- 《方修的生活与文学工作》，甄供先生精简的叙述了方修先生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工作。虽未曾谋面但驼铃先生深深体会了方修先生的温热心肠。柳舜先生写青年时期的方修先生好学不倦，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识，处世为人崇高品格。
- 黄侯兴教授论甄供杂文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甄供的杂文有精辟的分析；黄教授知识渊博，文学功底深厚，理论博大精深，将甄供杂文精髓，如数家珍，读后获益良多。
- 时光易逝，转瞬间，诗人高青（郭洙镇）已离世两年，邀得冰谷先生撰写有关高青的文章，是为纪念。
- 本期发表的散文，包括芙中老师的作品，各有千秋，读者不要错过。
- 《论爱薇小说女性家长的的建构》是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生陈菁菁的硕士论文。
- Covid-19新冠肺炎，横空而出，人们一时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重症区的当政者立马行动，雷厉风行，却有别有居心者冷言冷语，说三道四，这是现实，小人之心者处处有。
- 本期续刊载芙蓉中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三）可读文章多，老师作品掷地有声。及时刊登中国广西莫钊先生的点评。
- 本刊所发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与本刊无关。
- 作者来稿须标明真实姓名与地址。
- 未获得本刊印章签署认可的任何事体，本刊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 请勿一稿两 投。文责自负。
- 有的篇名是编者所加。
- 《爝火》邮址：juehuo@yaho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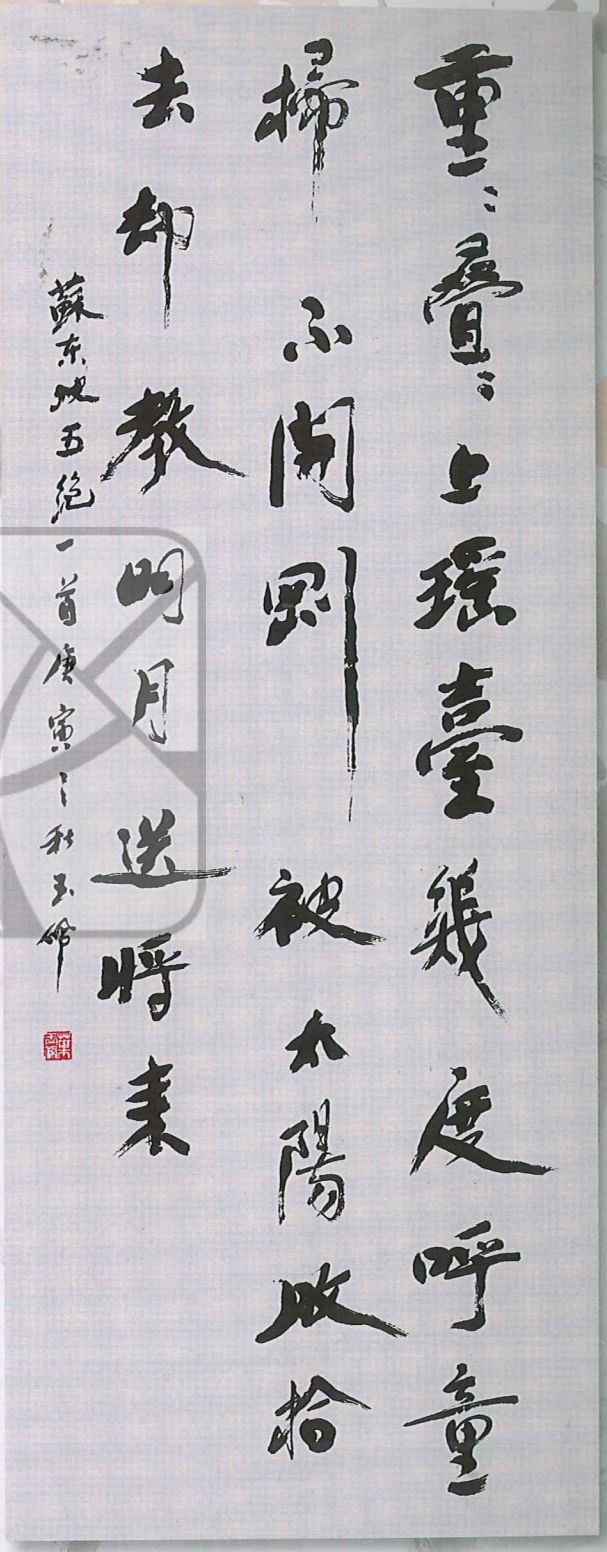
《艺术天地》4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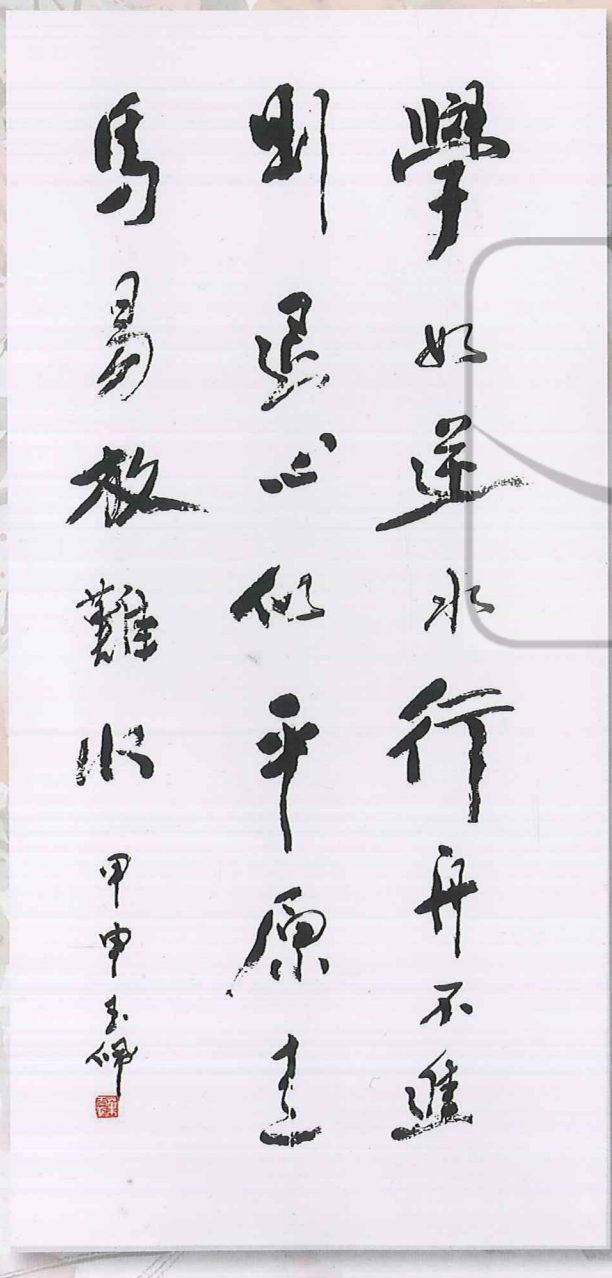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Blk 895, #06-942,
Tampiness Street 81, Singapore 520865
定价：$8.00



叶玉佩书法作品


重二叠上瑶台几度呼童
扫不开则被太阳收拾
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苏东坡五绝一首庚寅下秋玉佩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心似平原走
马易放难收
甲申玉佩

陈胜尧医学博士
书法作品

